



小黑小說集

黑

蕉風文叢



馬電圖惠好;

蕉風文叢
小黑小說集

黑



2012年7月128日

蕉風出版社出版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M \$2.50 senaskah

一九七九年六月出版 ● 每冊馬幣 ● 二元五角

目錄

走江湖的夏老頭

亞珠

我找到了愛情

那朵畸形的菊花

第四封信

(貓)和小鳥和螞蟥和人

胃

開玩笑

他是媽媽的兒子

他的草稿

跳躍，還是在軌迹中

拐杖

傳奇

零

他的畫像

都爲了昨夜

黑

73 69 63 57 53 49 43 37 35 33 31 29 23 19 11 5 1

論小黑的小說及其中心人物	小黑談小說	附錄	謀之外	困	父親	墓（我沒有爲孀立墓）	其實，今天不是祖母的生日	一個單身漢和鎖	多麼無奈的月亮	黑	老人	月亮
139	131		123	117	111	107	101	93	87	85	83	77



序

小
黑

這序以後的二十八篇小說，有長有短，長的也不算長，祇有五六千字，短的倒也真短，六十六字而已。是我六九年至七八年的十年小說選集。十年是個不短的歲月，足以令我從一個被老師教導的學生發酵成今日教導學生的老師。我的小說創作，其中的變遷毋寧說是有的。事實上我自己感覺已經渡過兩三個階段。我在馬大唸書的時候有機會認識了悄凌，她給了我無限的自由，寫自己喜歡寫的東西。所以可以創作得很是快樂，雖然在寫的過程也屬辛苦。原來創作就是這樣，作品能够得到編者的信任，也就越寫越勇。如果編者有他一定的嗜好，不能寬宏大量容納其他類型的創作，已直接謀殺任何有興趣創新的作者。更遑論栽培新秀了。那時候我對寫小說沒有抱着甚麼野心。不過當時還在大學裏讀數學，不免想嘗試用最簡短的文字寫繁複的小說。恰巧蕉風又開放，所以才放膽的寫了幾篇。寫得也不是好，祇不過堪堪能夠滿足自己，從中取得樂趣。最近幾年，興趣又再轉回傳統，所以又再變換風格。從一個泥沼中拔出自已，再陷入另一個。誰知道甚麼時候我最終要走哪一條路呢？我寫小說興趣也不見得很濃，一年難得有幾篇短篇。到頭來，有一天我竟然會悄悄地擱下筆不寫，也是有可能的事。世事殊難逆料，又有誰真能從凌亂的掌紋看見未來呢？寫小說本屬無聊，出小說集更屬無聊的傻事。祇是既然摸弄起這玩藝兒，能夠有機會出版自己的小說集為走過的路留下腳印，是件快樂的事。所以我要謝謝蕉風悄凌的幫忙催稿以及當我在困苦中始終陪伴在身邊的太太。

（七八年十月）



走江湖的夏老頭

小鎮裡人少，芝麻小事都是談話的材料。夏老因為祖籍北京，又會耍功夫，所以他未南來之前，我們就知道半個月後要和北京人做鄰居了。當時的心情確是不尋常。很興奮，因為鎮上一路來都沒有一個來自北方的人。

然而夏老並不像一般北方佬那樣高大。這是頗出我們意料的。他五短身材，肩膀很寬，胸膛相當厚。邁起步子，總似母鴨般一步一步的，穩重而沉着。他的聲音有點濁；但宏亮。只是有時罵起孩子，連珠砲滾將出來，除了一句「他媽的」外，我便不太聽得懂了。不知是否心裏先有成見，我總覺他舉止間很有點男兒氣概。不失北方人的豪邁。他帶有一位年輕的太太，祖籍江蘇。這女人一張扁平的臉，除嗓子高外，並沒什麼特徵。四個小孩：最大的只有九歲，最小的還在襁褓中，也和他們的母親一樣，平平淡淡。

夏老搬來三個多月，就是不見他出去工作。平日只見他在屋旁整理花園，倒也忙得很。也許是北京人獨具有栽花的精神，他倒也培植出好些花苗，紅肥綠瘦，煞是好看，兩株木槿樹更是蔭了好大一塊地方。下午天氣熱，就見他打了一張帆布椅在這片清蔭下躺著。手裏搖着一枝竹籐兒編成的扇子，抽抽烟沉思，很是悠閒。我起初不見他出外工作，以為他初來一切未有頭緒，忙幾天後就會出門幹苦工作去的，因為他家裏除他一人以外，實在想不起第二

者賺錢養活他們。看到他那逍遙的神態，也曾猜想他有一筆積蓄，是來這小鎮寧靜度晚年的。照說他這般年紀，六十左右的人了，養老幾年原也是應該的。不過，心裏對他們的生計還是有點狐疑（我實在閒慌了）；一個武人，能有多少積蓄？

夏老和我家並沒有什麼來往。有時年老的祖母和我打柴回來，經過他家門口，偶然他讀祖母老當益壯，然後勸她休息讓我一人捐外，很少談過幾句話的。懇切的長談更沒有。只有一次，他意外的和我談了許多。

那天，我砍了一段木薯樹在地上栽。那節截木的形狀很怪（我就是喜歡它的怪趣），而且又老。正當我蹲下身子要把它插進土裡去時，便聽到他渾濁的華語響自背後：「老了，怎麼有用呢？」我忙轉過頭去，夏老就站在我背後，他的小兒子就坐在手推車上。我當時很有點赧然。想起他屋前屋後美麗盛開的花朵，更是不好意思。他又問起爲什麼我偏選古怪的樹木？我是否很怪？然後就是呵呵大笑。這一笑便拉短了我們間的距離。他以後又告訴我一點當年他的足跡。他走過甘肅、雲南、江浙、福建和廣東。馬來亞從南到北更是走了不下三四次。他也住過泰國和台灣。走過的地方確是不少。從行說到食。又說北方吃麵算斤，連喝酒也不像我們南方，一小碗一小碗的。當時，他曾稍停一會，眼中依稀現出無限的依戀。他又談起北方冬天的寒冽。形容得不只和書上所看到的差不多，而且更有聲色。我如今還記得他當時會這樣說：「噯！冬天麼，牙關打拍子自不用說，就連耳根口唇都裂哩！喝酒取暖當然是好法子，到底抵禦不了沁人的寒氣。總之你得一邊喝酒，一邊烤火才是辦法。他說得好精彩（當然我沒能將它傳達出來），我不由地神遊故國了。

有時天陰，夏老就會穿起那一件舊舊的灰色外套，套一雙長靴，頭上覆一頂小鴨舌帽在泥濘的道上緩行。他那並不高大但很魁梧的身軀，再加這一身服裝，的確有點北國風味。這樣的氣候裡，他多數不在家。我當然不知他究竟去哪裡，就連他的大女兒也不明白他的行踪。不過，大多時候他傍晚回來，腳車の後座總有一截山豬腿，或者幾隻頗碩大的野鷄。他大概熬不住屋裡的寂寞，打獵去了？

過了數個月，我便聽說夏老要開餐廳了。我聽後真高興，想想他能够在市上賣幾碗食的，總是好事。心底裡不由衷心祝福他。又聽祖母說，他的本錢是由星洲的兒子滙來的。他原

有一個很美好的家庭在新加坡。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都在中學教書，生活不錯。這些都是他近來才對我說的。由於他不肯羈困在家裡，幾年前就離開他們，出來跑碼頭，而且把老妻置在星島，娶了目前這位比他年輕二十多歲的女人。這些日子來，他的孩子也還湊點錢來給他。他也就靠自己的一點積蓄和孩子的湊款過活。他的孩子猶能想到老父，可說很孝道。也難怪他每次接到孩子寄來的信件，總是笑得攏不來口脣，一半因為錢的湊來正是雪中送炭，一半也許是老懷堪慰吧。

夏老並沒有開餐廳；不過却是在鬧市裏一家咖啡座前擺個攤子炒起咖厘麵來。我不知道他的生意好不好。不過每個晚上我踏脚車出來兜風散心的時候，總會看見他的爐子邊站了幾隻小毛頭或是一兩位大人和他指手劃腳地談着，他一邊手炒着鍋鏟子，忙得不可開交。看起來他的生意不錯。朋友R和咖啡座是間壁相隔，也說夏老的攤子常很熱鬧，而且賣的東西也不貴，一角錢麵就是滿滿一碗。他應該有一個美滿的晚年了吧。我心裏在想也默默祝福他。

一天傍晚，我在理着屋前的花兒，他推了小兒子在我跟前站住。看着我在裁剪花兒的枝葉，我們搭訕起來。因為幾天沒見他用脚車推一鍋鍋的咖厘出去，就不解地向他問起為什麼。他頗有點沮喪也有點感慨的告訴我：生意垮了。因為他們外行，所以有時一天賺他兩元有時賠他三元，連母錢都賠光了，只好索性不再擺。他說話時聲音又濁又沉重。一抹夕陽斜斜的映出他額前歲月刻下的創痕。我不禁為他傷心起來。難道說一個武人的晚年是這樣難過？夏老以後就不再出去做活了。他還是依然故我，種花喝酒。到咖啡室去談天。他似乎還很達觀，無憂無慮的。但是，假如細細的觀察，還是會發覺他的眉宇間陰然有愁意的。這時，他的生計也許是他的兒子繼續維持。但也極有可能是他在外頭零碎掙來的，我知道得不多。

有個晚上，夏老突然拉開嗓子教他的二女兒唱起鳳陽花鼓來。他唱得好悲沉。似乎在低訴自己的身世。（有一次他告訴我，他原是給母親賣出來跟武師走江湖的）。接着他又找出一柄花棍在廳中用兩枝棍子夾纏着耍起來。確有純熟的一手。一時間招引了許多小朋友。他也不再唱下去了。幾天後，我去七哩外的四叔家，就聽二堂弟說有一位五六十歲的老人在學校課暇時教他們啞子背瘋和鳳陽花鼓。又說這老人是在我家斜對面的。經他那麼一說，我就

非常肯定是夏老了。因為夏老和二堂弟的校長是好友呢。校長幫助他是很自然的事。他就靠這點技藝來維持自己的生計麼？我常想。

聽說夏老也會醫治一些雜症。有一個晚上，就有一位印度婦女在幾位同胞的陪同下，包了一輛車從五哩外的小村落帶了她的兒子到夏老家裡求治。那孩子才只有四歲大。因為跳桌子站不穩跌將下來，扭壞了肩膀，腫脹好高。他會到醫院照X光，但沒發覺什麼，不過老是疼痛。據說他們還是慕夏老的名前來的。當晚，孩子被夏老拿捏一陣後，就被帶了回去。我當然不曉得孩子好了沒有，不過那晚以後却是不見他們再來了。此後我不再見有什麼人登門造訪。是否有在外面診治，那就不大清楚了。

過了一些日子，夏太太也到五十哩外一座城市她的哥哥的咖啡座工作。放下夏老一人在家裡伴三個孩子，聽說她是去幫忙洗碗的。一天可以賺三兩元，家裡又少了兩口子（她帶了小兒子同去），把錢寄回來給夏老做家用，倒也勉強打發日子。老夫少妻，當時她嫁他不知到底爲了什麼。現在由她出來養活幾口子，她會有什麼感想呢？有一次會偶然聽她和一位鄰居說：當時嫁他因爲年輕不懂事。以後真不能熬下去，她只好出走了。設使她確有這個想頭，我更爲夏老感到悲哀。

這段日子，夏老心裡一定很難堪。他的性情忽然變得好暴躁。也不再見他在花園內忙栽花了。有時市上回來見不到孩子們守住家門，總要把他們拉回來痛痛快快打一頓。然後又再騎腳車外出。回來時，孩子們學乖了在門口呆，他就抱起來一個一個逐次親頰。他的心也許矛盾極吧。

這樣的日子過了三個多月，便聽說夏老要喬遷了。大家都說他把這屋子賣掉，在妻子工作處買了一座小屋子。結果，一天晚上夏老便到我這巷子裡來向每一戶人家道別。我對於他的離去，多少有點依戀。我到底在他身上發覺許多東西。

次日清晨，一切東西搬上囉哩之後，他便向着四周圍觀的男女老少拱一拱手告別。猶如要畢一場功夫，答謝觀眾似的。大家都笑了。他便在笑聲中離去。想起那晚上他所唱的鳳陽花鼓，有這麼一小節：「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着花鼓走四方。」不禁黯然神傷。他當然沒賣兒郎，但是什麼地方才真正是這走江湖的老人的驛站？

亞珠

高中畢業之後，四處奔波的結果，終於靠一個親戚的介紹，我來到離故鄉四十哩外的一個小山城中工作。我是在一間雜貨店中幫忙包裹東西的。這不是一件繁重的事。不過每天早上六點半鐘起身以後，梳洗完畢，就得開門打掃，把夜裡搬進店中的鹹魚蝦米一類鹹品再度搬出來擺在門口。一天的生意就此展開。

小山城裡只有七間雜貨店。但人口却有好幾千，而且附近又有好幾個村落。村裡的人也都吃我們這七間店的糧食。所以我們的生意倒也蠻好。因為村裡的人買東西總是一角幾毫的，有的有時早上忘了購買，晚上八九點才來敲門買東西也是常有的事。所以晚上八點鐘我們的店板門嵌好後，總留下一個門口便利市民來買東西。每一天都得忙到晚上九點鐘左右關了大門之後才能休息。總的來說，這是件輕鬆但很費時的職業。一天雖說要工作十多小時，但總比呆在家裏好，所以我很快就對這份工作產生好感。

這一天中午，天氣非常熱，沒有一絲風。也許是氣候熱的關係，竟然沒有一個顧客。我們幾個夥記便也樂得清閒，聊起天來。

店裏本來有老板的一個兒子工作。因生意好，才又請來我和另一個年青小伙子——青來

幫忙。三個青年人，沒有了年齡的距離所產生的隔閡，海闊天空自是談話的材料。

正談得不可開交，忽然一個女孩子腰裏挾了一個三歲左右的男孩走進店來。那女孩也許是十五歲，匆促間也沒看清她的眉目長得如何。

你要甚麼？我朝她走過去。我們店裏原也賣些糖菓的。我以為她手中的小孩要這些。

她未待我開口之前，已先向老板的兒子叫起來：

生意好呀。忙呀？然後逕自笑了。

她尖銳的聲音揚了起來，很不調諧。我在想：三人在「拍拖」，生意還好甚麼？

我這時才看清楚她有一排白的牙齒。她的眼睛大得驚人，但稍嫌突出和誇張了。她的咀也相當寬。鼻子扁扁大大的。如果要我打分只得四十分多一點。平凡得緊。

哦，當然好呀，妳急什麼？怕不夠本要誰麼？小蠻開她的玩笑。

她似乎在這時才注意到我的存在，眼睛便不晃的注視我。弄得我這個慣看女孩子的男孩都發窘了，而她却不以為意。真粗魯呀，我在想。

你叫什麼呵？你是新來的，是不是？她說完，逕自在罐裏拿了一粒波羅蜜，然後朝小蠻

說：一粒，嗯？

他麼，叫阿牛，哈哈，小蠻替我回答。

她看看我魁梧的身軀，然後自言自語地說：嗯，牛。真像牛一樣壯。

我真驚訝這孩子的不懂禮節。

她捉起小男孩的右手，嬌聲且造作地說：向蠻哥哥，牛哥哥說拜拜。

然後一扭一扭，走出店口了。

她來得那麼突然，走得那麼快，但她的粗野造型已印在我的腦中。

我從小蠻的口中知道她叫亞珠。手中的男孩叫亞偉，別人家的孩子。

小蠻拍拍我的肩膀！小心。然後哈哈笑將起來，我也不知笑裡是什麼意思。

第二天星期五，在吉打州是休業的。我們的店因為開在小山城裡，雖然只開一個門，還是做一點生意的，但到底比平常蕭條得多。加上發糧的日子早過，益發清靜了。

青回家去了。要到晚上才能回來。小蠻也和老板出去辦貨，店裡只留下我一人。我看左

右無事，便把塞在米包之間的純文學找出來。拿了一把椅子在門口兼顧店也看書。

你看書呀，亞牛。

竟是那個聲音。我把頭一抬，果然是她站在前面。

她穿一條阿哥哥褲。太窄，顯出她渾圓的臀部和結實的腿，她的胸微微挺起。

你看什麼書呢？她走過來。哎呀，密密麻麻的，怪不得你要戴眼鏡嚟。

我看她造作，頗起嘔心。但又不好意思讓她站着，不說話。就只好和她隨便搭訕起來：平常妳也看書麼？

哦，怎麼沒有呢？

我每個月都看南國和婦女與家庭呢。

你祇注意電影呵。婦女與家庭整本都看？

我祇看小說罷了。還有就是一些明星的服裝 patterns 啦。她的 pattern 發音還準確，這點頗使我訝異。

那麼妳對依達一定很不陌生了？我對她忽然產生了一點興趣。婦女與家庭就有依達的小說。

呀，那還用說，什麼垂死天鵝、神女、女神與哀歌、別哭湯美，差不多我全看過呢。還有，楊天成的我也看了不少哩。她似乎有點驕傲。

妳也看報紙上的小說？

當然囉，岑凱綸的女人世界和俊人的逃不了的情郎都是我最愛看的。

我正想說幾句，剛好有個馬來人買東西，我便撤下她，招呼客人。

她還想等馬來人走後才說下去，但手裡亞偉不安份起來，她只好抱着他走了。

夜的小山城很寧靜。但也沒有什麼去處，街上最熱鬧的車站，也只有三家咖啡座裏的電唱機播放出來的音樂，有點吵嘈。我們這條街，晚上一上了八時半，便頗為落寞了。店在晚上八點上門以後，我習慣地出來街上散散步。然後便是在店內看當天的報紙或者小說。

和亞珠談話的次數一多，她竟然與我好像很熟絡了。有幾個晚上，她還拿了幾個英文詞語來問我。那些都是三四年級應讀到的詞彙。而且她問的都是好突兀，沒一點系統。只是就

眼前所見的發問。我一直就懷疑她不是存心做學問來的。

而且，他找我發問的時候總都是晚上。老板在的話，還不打緊，不在的時候，她又老某得特別久，我心裏自然惶恐非常。孤男寡女，難免人家說閑話。所以，老實說我並不希望她晚上來。

這個晚上，她又穿着睡衣，兩隻手插在衣袋中走進我們的店裏。我看老板不在，正好是和她解釋的時候。而且又真怕她又久賴下去不走。

你下次千萬不要晚上來，好不好？我想我是不該和她含蓄的。萬一她裝蒜不明白，或者真的不明白，那又要很長的時間呢。

我們又沒有什麼，是不是？你怕誰來着？她撇一撇唇。

「我們！」我慌起來，忙說，就是只有兩人才不好呀。

那麼以後我不來了。你這樣怕事。她扭着大臀部，好像鼓氣走了。

我深深吁了一口氣。

亞珠的家就在雜貨店隔壁。只要走到屋後。他們談話的聲音就可以清晰的聽到，唱歌更不用說了。這些日子來，我經常都可以聽到她唱：愛你愛你，深深愛上了你。想起了他，忘不了他。星星你該知我的情意，昨夜淚珠伴我到天明。她的音色並不好。而且又是拉開嗓門子。放聲高唱，更加粗俗了。但她還會特意加重「愛你」，「忘不了你」幾個字眼。一若要把整個自己的感情注入其中。她是在用感情唱歌。她或許在思春了。但是，却不知是那一個哥哥的福氣？

這一天又是星期五。吃過晚餐，已經是六點左右。亞青和老板他們都在店中，我便抽空到附近的小廟宇散步。

廟宇是建立於一九〇〇年的，已有六十九年的歷史。菩薩的金身，也許自奠基以來就沒漆過，因了烟熏顯得非常黝黑。廟的一旁是一個很高的白蟻堆，已經蓋有一個亭子，上面寫着拿督公幾個字。

這些東西，當作地方文化物件看待，還有點價值，若視為神祇禮拜，除了有風俗意識外則迷信得緊了。

看過一會，我便轉身出來，剛好見到亞珠手裡抱了亞偉正照面走來。你也來拜菩薩？

你來拜菩薩嗎？我聽她的語氣，應該是吧。

亞偉很可愛。兩顆單眼皮的眼睛，雖然不大，却是明亮照人。扁小的鼻子，笑意濃濃的小咀，別有迷人的活潑氣息。

我拍拍手掌，叫他一聲，他給我一逗便咕咕的向我撲來。

我張開手從亞珠的臂彎下抱過亞偉。但手指稍一不慎，忽然觸着亞珠微隆的前胸。我慌得連耳根都紅了。

你？亞珠輕輕的嚶了一聲。

我突然見到她眼中朦朧的似乎有一層霧。我更慌了。意識到火種被剔起以後的危險，我又怎能不防患於未然？

我忙把手中的亞偉交還她，匆匆地走了。更顧不及亞珠的驚愕或者憤怒或者自尊了。

以後亞珠並沒有終止來店裡。但是也却不是來找我。我常見她和亞青搭訕。

我心裡也坦然許多。

但小蠻却給我一個外號：木頭人。阿蠻說這是亞青告訴他的。而亞青又這麼告訴他：這是亞珠觀察的結果。然後亞蠻又哈哈大笑。

我也笑了。

這是早來的春吧！我想。



我找到了愛情

（如果再見到亦和他說話，我就活活把亦打死。他怒氣沖沖的推着腳車向前走，頭不停的轉回來。黑黑光亮的臉，高高的顴骨閃閃的反映着陽光。他躍上了車背，狠狠的。）

狠狠的，歪蘭較着冰刨。一圈又一圈。她的手是一副很好的機械。咔嚓咔嚓。兵叮嚙兵兵。四輪的冰水攤不平穩的左搖又右擺，玻璃杯碰着玻璃罐。玻璃罐摸着玻璃缸。四四方方硬硬幫幫的冰塊，旋呀旋呀旋呀輕柔柔輕輕薄薄的雪花就飄下來了。那棉絮棉絮的就在破了洞的鐵碟子裏疊起了。一湯匙紅荳，一湯匙辣椒。小小印度男孩的兩顆烏烏亮亮的眼睛打着訝異的問號。玻璃杯又推推就就了。咔嚓兵兵咔嚓兵兵。兵兵兵……

那樣躍眼的石子。一個老印度婆肩上的紗禮繞呀繞，就繞過了胸前黑黑扁扁的奶脯，繞向肩後。乾乾的奶脯偷偷擠出了黑髒的紗禮，很委屈的拉長了臉低垂在可憐的肋骨的胸前。一步一盪。一步又一盪。一步……

——他的手環過她的肩膀。妳真美麗，我真歡喜。

咔嚓。雪已經不飄了。都已經高高的疊在刀盤下。輕輕的捏。狠狠的捏。老印度婆的奶這樣長。年青時不知道多麼健美。啊啊。健美。她一定是找不到愛人。或者她的爸爸一定很封建。要不然，她現在也許不用這樣圍着一條髒髒的紗禮赤着腳盤，走過熱熱藏人的髒石子。

澆一小杓子的糖油。再澆一小杓子。再澆——

一條瘦瘦的癩皮狗擺擺盪盪的搖過來了。可憐的狗啊。尖尖突突的骨胳都快要撐破薄薄張紙似的全是爛瘡疤的皮了。擺着搖着，窄窄的皮臀已經深深的沒入爛蘋果的垃圾桶裏。

這條狗很老了。

（這個印度婆很老了。）

唉，她們年青的時候又是怎麼一個樣子呢？

雄狗和雄狗，團團的在雌狗身邊嗅她聞她雞巴。亞蘭每天都看見這個情景。

啊愛人。愛人，愛人。啊。

微笑常常就不期然的浮漾上她的脣角。

亞花常常說：亞蘭妳怎麼這樣羞勁的呀？一天到晚賣冰水，見過不知多少個男孩子，爲甚麼到現在還沒有勾到一個呢？

亞花說着說着，就一邊有意的摸摸自己很有凸凹曲線的身裁。

亞蘭望着望着亞花，爸爸就會剎那間闖進她的腦裏來了。

爸爸，爸爸的眼睛雖然是小小一顆的，生氣起來却是好怕人的光亮。他瘦瘦的手一揚起來，大塊大塊的木柴就向你毆過來，從不想打破了臉，不美麗了怎樣？毆斷了手，嫁不出，又怎麼辦？爸爸生來就是這樣像火般暴烈的，劈力八拉，燒起來都不管你的好歹。一年前，姐姐賣冰水，賣着賣着，就把自己的身體賣給一個中年男人一齊走了。爸爸因爲這件事氣得半死。見到亞蘭和妹妹亞香更是罵。她們的媽媽如果勸你不要這樣對待孩子，他便轉過頭：妳懂？妳懂個屁！現在不教訓她們，難道又要丟多兩個？整天只是罵人。亞蘭好不生氣。輕輕的碰倒了一個杯子，也沒有破，他就會像坐在針做的椅子上的跳起來嚷着：如果破了怎麼樣？怎麼樣？現在都沒有破嘛。亞蘭輕輕的說。沒破？要等破了才說是不是？是不是？如果破了又——怎麼辦？爸爸像一隻突然給人用滾水燙過的癩皮狗，一直叫一直跳。然後狠狠的把亞蘭的長頭髮向後一扯！哼！哼！亞蘭也重重的在心裏哼了一聲。對爸爸，她只有三分懼怕，七分厭恨。零分尊敬親愛。這樣的爸爸！亞蘭狠狠的咬着牙齒。

亞花說：要不要我介紹一個給妳？

亞蘭笑了笑：「慢慢吧。」

亞花便驟然若有所悟：「啊。妳的爸爸也是的。」

「也是的，妳的爸爸」。亞蘭狠狠的想。管得人家這麼嚴。這麼兇。也難怪姐姐要跑了。跑了更好，更加自由嘛。不知道姐姐現在跑到那裡了？又怎樣了呢？

姐姐是姐姐。我是我。怎麼因為姐姐偷走，就約束我的行動呢？

她轉過頭來看亞花，越看越羨慕她。亞花在樹膠廠裏工作。認識很多男朋友。每個晚上都要拉她出來搖電話。然後到車站上去站。站着站着就會有一個男子騎一輛威士霸或者豐拉九十C·C。停下把亞花波的一聲載走。亞花跨上座位，很高興的搖手向亞蘭。亞蘭就只好快快的踢着自己的影子，踢到自己的床上去。

每個晚上亞花都這樣出去。而且差不多每次載她的男孩子都換了人。偏亞花的爸爸這樣好。不管她。

但願我的爸爸像妳的就好了。亞蘭說。

我爸爸一世人不能下床走路。妳要嗎？亞花搖搖頭，有點感觸的說。

管他。他的腳斷了不能走路才好。誰叫他這樣嚴呢？亂亂管人家。亞蘭眼睛看來看去。路上行人真多。一輛一輛美麗豪華的汽車壓着喇叭示威似的馳過了。它們的燈光刺得亞蘭眼疼疼的。

——妳一個人站在這裏嗎？

亞蘭微微的笑了。嚴，又怎樣呢？

亞花才走不久。車輛追着車輛，「哼！」「哼！」「哼！」就刷過了身邊。亞蘭看呀看的，硬硬要看清車內浴在淡黃燈光裏的人，其實那些人都是很遠很不熟悉的地方來的，看清楚，又怎麼樣？

妳一個人站在這裏嗎？

亞蘭的心很激烈的抖起來。是誰呀，聲音那麼的輕輕又沉沉的呢。亞蘭猛猛的轉了頭。可馬上又轉回來了，那雙熱熱的眼睛還有那個常常扯脣角笑的咀巴呀。

亞蘭的心畢畢不畢畢不的跳。她高興死了。

但她還是壓低了嗓子盡量不使有感情在內：啊。

他一看見亞蘭，咀角就扯扯，笑了。亞蘭很喜歡他這樣看她。每次她們一走進公所，他就是這樣的笑。

站在玻璃門裏，亞蘭尤其喜歡他無名指上閃閃光芒的金戒指。他的手指很瘦很修長。長過我的，亞蘭比比自己的，喃喃的說。金戒指閃閃的閃呀，那隻修長修長的無名指突然就變成亞蘭的啦。亞蘭捏呀捏自己的十隻手指，一陣冰涼和一陣痛，才想起自己是站在玻璃門裏。他的就是他的。我就是我。唉。亞蘭輕輕的用手指理過了平平貼貼的髮，百無聊賴又很自覺富有儀態美的聳了聳肩。

她們一踏進公所亞蘭就蹙起眉頭：哎呀。亂死了。哎呀，麻將的聲音，拍劈拍劈的從十張桌子上傳來。亂糟糟的。亞蘭輕輕的束起了自己的心扉。但很快就舒暢了；只要她看見了他看她。這樣多的人，亞蘭就是有本事。兩隻眼睛一滴溜，很輕盈的就由衆多人頭裏將他牽出來了。他喜歡解開了胸前的鈕扣，讓紅紅的襯衫敞開了，挽在白白的臂彎里。白白的，是呀，白白的胸，白白有細細的孔的背心，白白襯紅紅又襯黃黃是那麼叫人喜歡。他頂上那條不很細小的金項鍊輕輕的躺在他胸前，黃黃的光芒閃爍又閃爍，佻皮的向亞蘭眨眼睛，扮鬼臉。亞蘭把全部精神都貫注在眼睛裏，看呀看的，就是看不見金項鍊是掛了一個甚麼嘛。啊。看着看着，他的眼睛就來啦。啊。亞蘭不得不忙忙把眼睛移開了。她的心輕輕又急急的跳。跳。跳。那對黑黑的眼睛。躲在那片透明的鏡片後面，就是那麼輕輕的從桌面向上一揚。多麼亮。多麼叫人喜歡呀。你那對會說話的眼睛。像黑夜裏的星星。閃耀着——

你要死啦。這樣衰呀。亞蘭吃吃又咕咕的笑然後就嘟起了脣，對着話筒嬌嗔。

他的右脣角常常叨一根烟。那烟斜斜翹起來。如果我是那根烟，亞蘭常常想。臉便馬上熱燙起來。嗯——

咕咕咕，亞蘭不知道爲甚麼就是這樣愛笑。狠狠的一巴掌，不能自持的時候就拍在亞蘭渾圓渾圓的屁股上。亞蘭痛得跳起來。妳去死啦。把我的夢都敲碎啦。亞花不讓她說完就用手封住了她的口，很注意的聽話筒裏的聲音。微笑，就慢慢的爬上她的臉頰。

玻璃門外那些人，時時舉起手狠狠拍在桌上。一聲兩聲輕輕的嗒就會傳了過來。他們的

口又張又開，又開又張。像專吃小魚醜惡的「歐士卡」魚。但他在亞蘭眼中却又是一頭漂亮的綉球金魚。看了可真叫人喜愛的。亞蘭看了又看，就吃吃的抿着咀笑了。

亞花對電話筒噴的一聲輕輕的吻，就擱下它，她輕輕的用手理理根本不散亂的長頭髮，笑了。

亞蘭很羨慕的問：又是那一個？

肥阿立囉，硬要拉我去看電影嘛。亞花勾起亞蘭的手臂膊，用手輕輕的推開了玻璃門。一陣又一陣的麻將聲，便一起轟轟烈烈的壓過來了。

亞蘭掉回頭給他一個甜甜的微笑。他扯扯咀角也笑了。笑得那麼是時候。

銀幕上有太多溺死人的十七歲的愛情。亞蘭看見柯俊雄輕輕用手指梳理張美瑤柔柔長長的髮，然後低低又低低的訴說心裏能纏死兩人的話，心就熱到半死。腳伸了又屈。屈了又伸。街上，十七歲黃金的愛情更加泛濫。和她一般年紀的女孩有太多留了長髮，剪短裙子，半倚男孩的肩膀，在街上踢毽。踢毽進她不能解放的心坎裏。年青活潑美麗可愛十七歲的歌手穿漂亮又漂亮的衣裳唱十七歲的甜甜的愛情。甜死了亞蘭。亞蘭活在一個到處是十七歲愛情的世界裏。只她沒有。

只她沒有。因此亞蘭並不快樂。

亞蘭躺在床上一直撫摸自己的臉頰。再細細輕輕的摸過自己冰涼的手臂。她想着想着，忽然笑起來，臉熱熱的燙人手指。

我也有了。她喃喃的自己說話。

我愛上一個人，他體貼又有情，對我真情又真意，打動了我寂寞的心。

那個人又扯了咀角，笑了，很會心的笑。

亞蘭瞪瞪凝視倒懸的天花板。我剛才和他說了甚麼？啊，我剛才說了甚麼啊？

他的手這樣熱。他的咀這樣笑。我看看都看得樂死了。亞花。男朋友。啊啊。我已經不記得說了甚麼又說了甚麼。我的手這樣握着他的。亞蘭左手把自己的右手，姿勢換了又換，一直要回憶一點東西。雖然她沒有記起甚麼，但是喜悅就像頭舒懶的小貓，蹣着脚步，輕輕的輕輕的，已經走進了她的小心房。

亞蘭今年十七歲，她今天晚上覺得自己已經在嘗愛的滋味了。她含着笑，拂着戀愛慢慢跌進夢的陷阱。

夜空滿天的星斗，閃呀閃呀閃。俏皮俏皮的說：我知道啦，亞蘭。我知道妳有男朋友啦。亞蘭便吃吃的笑起來。他說：甚麼事情這麼好笑呢？然後他的手就環住亞蘭袒露的肩膀：妳冷嗎？哎呀，亞蘭。妳真好幸福呀。這樣一個溫柔體貼的男孩子都給妳找到啦。小星星總是那麼俏皮。走到那裏就跟到那裏。海（口旁），小星星妳呀，不要壞，吃吃吃。亞蘭輕輕把頭擱向他的胸膛。妳要輕輕的依偎在他有力的臂彎或者堅實的胸膛。妳要學會向他輕輕的撒嬌呀。一個署名慧的但不知是男還是女的作者在婦女版上好有經驗的告訴亞蘭，還有其他一些編織綺夢的小女孩。一些幸福的。他輕輕的用手理一理亞蘭的長髮。他微微的笑了。亞蘭。亞蘭。公園裏很多一對一對的人。女孩兒頭枕男孩的胸膛。長長的髮絲撩撥男孩兒粗粗的鼻子。啊，這熱帶上的少男少女。這些幸福的。要輕輕的要慢慢的走。她是一個好情人。亞蘭擦擦自己的髮。亞花說：亞蘭妳不好這樣優。這樣死心眼兒。男孩子都不是很簡單的。妳知道嗎？亞蘭眨呀眨兩顆亮亮的黑葡萄。妳不是妒忌我吧。亞花？亞花吃吃的笑起來。我這樣多男朋友，怎麼會來搶妳的他呢？妳有，我高興都來不及呢。他知道我穿得不好，買給我好多布料。他知道我吃的東西少，帶我吃好多小攤。他愛我深深。他很好嘛。很好就不好，妳明白嗎？亞蘭說妳真的對我好？亞花笑笑。妳真的對我好，是嗎？他笑笑。不對妳好，對誰好呢？小鬼。啊，愛神的箭射向何方？射向少女的心坎上，亞蘭輕輕的哼。啊愛神。他聽了就輕輕的笑。輕輕的笑。大胖，以前你都不那樣急，怎麼只這次却耐不住性子？我跟你說，慢慢來，穩重一點比較好。難道你不同意？他托托眼鏡。取下來。嘿，你這副沒有度的眼鏡戴起來騙女孩的確HANDSOME許多。你不要輕聲送我的帽子。有甜頭，我們一定分享。不要急，O.K.？不要急O.K.？亞蘭。有一天我這裏公司的事一完決就帶妳去我的家。哈哈。我的家，妳一進就不能，啊不，不肯出來了。亞蘭，那是一個很美很舒適的家啊。亞蘭挪了挪長長的髮。嗯。小星星。妳們可不要羨煞我呀。不要妒忌我啊。妒忌我，有這樣一個好情人。妳爸爸好像不喜歡我，是不是？他拍拍亞蘭的肩膀。很無意但又很謹慎的測探。管他呢。亞蘭很怕他因此生氣而停止輕拍自己的肩膀。我就不喜歡也不怕他。你管

他做甚麼呢？他的咀角又浮上了那叫亞蘭痴迷又痴迷的微笑。他看了又看，緊緊的看。看到亞蘭都感到自己赤裸他的眼下。怪忸怩的。然後他更笑得醉死人。他很開心。因為他知道亞蘭的爸爸不喜歡自己但亞蘭却又喜歡。

亞蘭的爸爸一來冰水攤刨冰，他就跟着來。天天都這樣。亞蘭見到他自然一直笑。他東說西說的談了一堆又一堆。談話的時候，他的眼睛斜斜的溜了溜亞蘭的爸爸臉上的神色。老頭子的臉緊繃起來，越繃越緊，他也就越說得多。笑得越大聲，亞蘭有時候也納罕他爲甚麼這樣粗野的。晚上他們走花園他的聲音總是那麼輕柔呀。但亞蘭馬上又會想起他這樣才是一個真男人啊。對女孩，他溫柔；對男人，他粗獷。亞蘭想開便笑了。這樣的情人呀。亞蘭的爸爸喉核跳了又跳，跳得急促，痰一直吞得快。却不說一句話。眼睛恨不得把他吞下來。他很不喜歡自己的女兒和這樣的男子說話。臉皮嫩嫩，十指修長。咀又那麼蜜糖樣會說話。這樣一個男人，看了都生氣。他更生氣他不把自己的存在當一回事的儘與亞蘭談得天昏地暗。他看着亞蘭的爸爸臉差不多已經變成豬肝色便笑着走開了。亞蘭的爸爸就對亞蘭熱熱的鷄巴又甫基媽的罵了又罵。

可是他還沒有走。他折回冰水攤斜對角的咖啡店坐下看亞蘭受責罵。微笑便又滾上他的咀唇角。

爸爸的聲音這樣高，這樣粗大，爲甚麼不會嘶破喉嚨呢？爸爸的手這樣的用力揮舞，爲甚麼不脫臼呢？爸爸爲甚麼不再用大大塊的木柴打而用軟的皮褲帶呢？大大塊的木柴打才够力呀。才可以打死我呀。打死我吧。打死我吧。要不然，你也不能收服我的。啊，我知道了。大塊的木柴難得打幾下，是不是？啊。爸爸的臉扭曲了又扭曲，多麼難看呀，你，你是吃人的「歐士卡」魚。你不是繡球金魚。你生我。但不懂得愛我。他懂，雖然我不是他生。他的手只輕輕的攬我肩，捧我的臉。他的咀只會輕輕的吐着沉迷人的話，然後親親我的頰。你不是爸爸。你不是你不是。令父說過幾次不要妳和他說話。爲甚麼妳偏不聽？打死妳。打死妳。他有甚麼不好？你說。他愛我。我愛他。我們相愛就好了。你管不着。妳想要學妳姐姐了，是不是？妳想跑了，是不是？令父就要看妳學得到嗎！媽的臭鷄。養妳們這樣大。就來氣妳老父。令父要看妳有多大本事。令——

——阿姐阿姐。阿姐爲甚麼要跑？怎樣跑？

亞蘭突然更木然了。她的爸爸的皮鞭扯了又抽，叫了又叫。她的媽媽說你真要打死她？是不是？是不是？但這些都像兩三百年前的動作和聲音了。亞蘭聽不到甚麼。但想到很多。她想起了姐姐。

他一個人嘿嘿達達的笑。伸長手，大胖抽走了他手裏粉紅色的信箋。看看，然後他也笑了。我說慢慢來，耐心的放餌，總要叫魚兒上釣。是不是？他說。大胖臉上的肉一團又一團曲起來。還是你有本事。還是你有本事。

那張粉紅色的信箋哭着躺在桌子下他的腳邊。

第二天地方新聞版有一條小小的新聞：又一個少女學唱今天不回家。板城陳亞蘭離家出走。



那朵畸形的菊花

斜陽篩過屋旁的矮棕櫚，洒一片黃金在她的髮上。

她彎腰修剪屋前的盆栽。短短的髮，在後腦處用一根膠圈束了起來，只那麼一小束，可憐又可愛，可以看得見白白的頸上，長着短短柔柔的髮，她側着臉問我，我只能清晰的見到她高聳的鼻樑，想着多幾天便不能再見到她了，心里真不知是甚麼滋味。

有徐徐的微風吹來，她一綹兩綹的髮垂下了，飄飄。

萬年青的葉子又黃了，她說。略抬起頭，朝我這裡笑一笑。

我沒有說什麼。只看見她雪白的牙齒和雪白的百褶裙——也許我的唇角牽動了一下。你還記得第幾次我說這句話嗎？

我知道她在盡量使我開朗。雖然她不一定很了解我傷心爲的是什麼。

十次了吧？我說白裙襯着她柔滑的腿，越落得頹長。眼睛不留意的溜過她的臀部，忙掉開去了。我不該這樣看她的。

小毛利走過來，我在牠美麗的背上撫摸着。牠伏在地上，舐着我另一隻手。

毛利也和你熟絡了，她笑得微微。記得你說第一天來我這裡，牠對你好狠？

那天。那不陌生的一天。怎能忘記？

學校的園藝是她一人負責，那天她忘了一包花籽在家里，要我去拿來。我跑下了小山坡，越過大草場，來到她住家。屋裡沒有人。我拿了她交給我一串鎖匙，對準把門啓開了。毛利便從百葉窗下一張小桌底衝出來，只尖銳的吠了一兩聲却非把我吃掉不可似的。多兇狠的狗！我退後三幾步，雖然牠的鐵鍊短，沒叫牠咬着，却也已嚇一大跳了。

還不是？兇得很哩。牠現在倒和我好了。我笑着說。總有淒淒的滋味。

她是一叢清麗淡雅的藍色日本菊。近來常不能自己的這樣喜歡她。功課却偏要搞錯。比如故意把魚的肚子畫得朝天或懷胎十個月，或者青蛙的前腳長過後腳，畫得不成比例。這樣好讓她個別的指正我。那時候便可以站得挺直，看她如羊脂白的頸或者肩上的細髮那麼平均有緻的長着。如果摸一摸會不會溜手呢你說？我真想又真怕試試啊。

有時她俯下身來幫我做實驗，偶然她雪白的乳罩會映進眼簾。thrilling啊，喜鵲。但每當這樣的時刻，我都閉起眼，不敢看她。我不敢，喜鵲，不知道爲什麼。有時看看她垂着柔柔的不太長的髮在黑板上解釋課業的背影，白色的乳罩映着薄薄的衣，常叫我遐思半晌，但很快的我便明白自己是在Commit sin，便別開頭去了。

她對每個同學都好。但我知道她特別愛惜我。就因爲我明白，所以我不能讓自己犯意淫的罪過。可是我見到她，自然又會有種愛戀流出來，一瀉千里。不知怎樣是好？

放學了，看見她纖細的身軀一步一步的走在山坡上兩旁的綠蔭裡，都叫人很憐恤的。：

.....

她這時已轉過身子，面向我。我看得見她臉上綻開花時的美姿。那雪白的牙齒啊。

我不知道凝視她有多久。總之，她的眼睛好明亮和慧黠。如果她再小幾歲，或者我早出世幾年，我不會落得這樣迷惘。但那時又會不會有這緣份，相處在同一間學校？我想，我該滿足的了。

你該死啊，八哥，想想她的年紀是你的姐姐，她的身份是你的老師，她待你的摯友的感情，你怎麼敢偷偷的愛戀她？.....

我又把眼光掉向花盆裡的芍藥了。

畢業後，你就不讀書了？她問。

不是不讀，是沒有機會讀呢。我開玩笑的說。有一點酸楚。

不要悲觀。試試看，也許環境會爲你的毅力而好轉。再退一步說，我一定叫徐先生替你找個工作。無論如何，你可得抓緊機會啊。

她蹲下去整理一盆菊花。

——這些畸形的菊花，恁小朵。

我看到徐先生在她的眼瞳中閃着光采；我不該再留戀小小的菊花了。

琪琪，去了爸爸那裡，寄張照片來啊。我朝地上玩積木的琪琪說，同時向她看了一眼。站起來，伸伸腰。再打個呵欠，讓眼淚流出來。這樣痛快些。

告訴 Uncle 一定寄一張美麗美麗的，琪琪。她笑着督促小小的琪琪。微笑永遠掛在她唇角。琪琪這樣小，會什麼呢？

你要回去了？她送我到門口。我反鎖了柵門，一陣猶豫，我說：老師，給我那朵小小的菊花，好不好？

她擷了一枝有五朵小花的花幹交到我手中，笑着說：也祝福你考試成功。

我笑笑的接過，便告別了。

晚上，我買了一枝白錨。極希望搖晃的心靈能找到一個海港拋錨，避一避風浪。



第四封信

那些來人 曾夢想

為岩石上的黃金死亡

黃金 黃金 黃金

—— Old Turkey Buzzard

每天早上去學校，他總要遇見那個老人。老人赤裸上身、背佝僂、頭髮蒼蒼、雙目無神。他的頸間繞了一條垢褐的大毛巾。左手拿一個大大的包袱，右手裡則手提鍋和錢。走過他身旁，他總是細細的顫抖顫抖的自言自語。

大多時候他只投老人以一瞥。有時他會對他生出一種奇特的感情。在他不正常的世界裏，花綠的鈔票會是什麼東西？他也很想知道。

給妹妹的三封信

(上)

從屋簷下把腳車推出來，關了鐵柵門，我便有一種走在長路的感覺。來到腳車道，那許多許多白衣白褲、白衣紅裙的男孩女孩，熙攘熙攘的湧了過來，更提醒自己是走在人潮中。我們都為競爭而存在。我更想到有一天如果不得急病而死，若稍一鬆懈，也必為人潮碾斃。

再細想下去，心裡真有點害怕。但想想大家這樣重複印刷這些事都不覺怎樣，也就坦然而野
心倍增了。

(中)

剛才我熨衣服，汗流滿身，像從悶熱的大便所出來一樣濕。這一身汗，從一年前幫媽媽
衣就開始流了，但到現在還是沒有流完。媽媽都已經升天做佛啦。我越想越氣。隔壁阿芳看
見我會熨衣，便搖頭擺臂的驚叫起來，她說我比她強，她身為女人還不會呢，我告訴她學一
學就會的，她說她沒有力，她工作會氣喘。我聽了很不舒服。她今年讀 *Form 3*，比你大兩
歲。但妳每天都洗爸爸和祖母和二妹的衣服，而且從來不抱怨辛苦。(我知道我知道。)她
的身體也比妳強，我不信她會衰弱到不能洗衣。她能够這樣說，只因爲生在大富之家，還不
用爲環境低頭然後再想辦法創造環境。我們都是生長在一條破洞的船上，得漏夜修補以揚
帆。她則有的是時間和金錢，能安逸的乘坐豪華的遊艇，夜黑了，再出來看燈海。

我真不知道怎麼說。總之，我們都得用功努力自愛自勵，然後才能過日子啊。

(下)

我從車站旁那家茶館教完補習回來，小巷死了。巷旁的屋子高高冷冷的窗口吐出一圈一
圈黃色燈光，只有人要死了才有的那種眼神。街燈那瘦瘦的鐵桿上張着隻眼，鬼魔似的探下
來。寂寞寂寞寂寞。我突然想，如果我現在能躺在那些窗後的墊子上抱個枕頭舒服舒服的看
幾本心愛的書，不必爲人補習，不必想如何用精神用勞力掙錢，該是多麼好，但我沒有一分
鐘的幻想。哥哥從來就不做夢的，你還記得嗎？早些時候我去那間熟絡的小書舖看書，那個
老板問我讀那一班，我告訴他讀數學的，他有點驚訝，說我是自己的興趣的叛徒。我當時只
笑了笑。又有一天不知道他爲什麼有感的說：老弟，錢爲身外物，看開點，這朋友真對我煞
費苦心了。其實我又何嘗喜歡過數目字？但現在的情形是有理的知識就多少比較容易找個工
作。我不想畢業就失業，所以我讀理，我想賺更多的錢，所以我讀理。哥哥現在已經很現實
了。已經失去知覺失去良知。出賣自己的興趣，追求以前覺得骯髒現在發覺可愛的錢，有時
想起自己已經變了，一百八十度的變了，哥哥真想哭啊。但我沒有哭也不能哭。李潤福的日

記亦看完了沒有？妳記得順娜出走時留給她哥哥的一句話嗎：我要賺大把大把的錢回來，哥哥。不同的是，現在是哥哥對妳說。無論如何，我都要從我的學業上賺回安逸和寧靜。那時候我們就可以一起過比較無憂患的生活了。妳高興嗎？

兩篇日記

九月十三日

告訴我你眞的不想女孩？亞才從地上鋪着的一塊地板坐正起來，下頷頂着膝，有點奇異的問我。

我說：你看過W A Q T沒有？裡面的第二女主角間不敢愛她的愛人爲甚麼一直憂慮？男的扶着船桅告訴她：Fate is laughing at me（命運正嘲笑着我）。

但阿才不明白。他每天都談他表妹水樣的皮膚，蛇的腰肢，大竹籬皮聲給他誘惑。有哥哥賺錢給他讀書，他不用担心什麼。他當然要明白了。他的眼睛眨了眨要我再說清楚些，我已經做我的功課去了。

十月十五日

走過那條黝黑巷子，河突然斥責我近來活得很消沉。我只能把手插在褲袋裡，靜靜的走着。

——爸爸近來周轉不靈，要在十二號才能再寄多十幾元來。這裡的十五塊錢你先拿去伙食用吧。

——爸爸，如果家裡沒有錢，且不用着急寄錢來。我這裡像洩了氣的皮球一樣輕鬆，你不用掛念吧。

——芹喜，今天十五號了，你只繳七月的學費。上兩個月及這個月的還沒繳清。幾時你才能有钱？最遲下星期日，如果再沒有繳的話，我只好暫時吊銷你的學籍半個月了。

我的歌要怎樣才能唱得眞正使人覺得興奮喜悅而不是噙着眼淚的呢？這是這些時候想着的。也難怪河要說我頹廢了。

詮釋

我走在阡陌與野草之間。朝陽在我的背後升起。我的影子抽拉得長長，口香糖似的那麼富有彈性。踢着野花野草，也同時在踢自己的影子。我是不是每天都這樣踢着自己，走向墳墓？

鳥聲蟲聲和風聲在附近輕鳴。細細的，柔柔的沁進心房，霧薄薄的裹我。

不遠的地方，有座座的灌木。似小丘又像饅頭，一個銜一個那麼長長的列成一隊，橫過了這塊小小稻田。青翠蔥綠。饅頭與饅頭間，突起了一瘦瘦高高的喬木，有好幾棵，但都已經枯萎了。剝光了綠葉的枝桠，一枝兩枝，寂寞的探向天際。那天，竟然高得無比。

走過了齊腰的蘆葦叢，三角的空心桿劃過我的手臂。野草躺在腳下。這裡不該叫稻田的。那麼的一小塊地，竟然有那麼大塊地方荒蕪了，長滿蒺藜野草。而且阡陌與阡陌的分劃，也狗咬似的那麼不平均。真懷疑種田的是否淨靠這塊地生活？

有個年老的馬來人揮動一把長柄的七字形鐮刀，撲擊水面，在鏟除水草，每揮一下，水花便低低的濺起，極富旋律。

阡陌旁邊有一株不高的樹，葉子似小小的傘披下來，勉強投下一錢圓蔭。樹根有個小小的煙袋，還有一玻璃樽的水。我走了過去，立在樹下看老人工作。

他那麼忘我的割着水草，水草是他的敵人。他和水草結不解緣。我索性坐了下來。我的心中突然有一個奇怪的想法：他每天都重複這一上一下的工作？一年？十年了？

老人，你好勤力啊。我向他表示大聲的喊。人老了，耳聾免不了伴着固執一起來。

我還走得動呀，他也大聲的回答我。（我是不是聾了？）聲音出奇的嘹亮。

然後他又幹他的活兒去了。我自翻開手裡評論Robert Frost的文集。

一會兒，他停了工作。涉過水向小樹走來。他捲起的褲筒齊膝，還是濕了一大片。打開煙袋，他抓了一縷爪哇菸，用Lokoo草慢慢地捲。

今天是甚麼日子，你沒有上學？你是讀書人吧。

我逃課。我看看他捲菸的指法。笑一笑。

他打開火匣，吸了兩口，一縷白白的淡藍的烟從鼻孔游出來。那麼悠閒，擱上匣，他問我爲甚麼？

我看看他額頭深積的歲痕。縱橫交錯，形成一幅油畫圖。胛骨深深的凹進去，可盛兩潭清水的。

一年只靠這麼一小塊地生活？

是的，他說。吹吹煙，他再指一指遠處一座小小破爛的浮腳亞答屋；你看到那些香蕉麼？再加那幾隻在鬆土的母雞和低頭吃草的母羊，已經很够我抽菸吃飯了……。

妙呵妙呵，一羣小鳥飛過了。寧靜是老年人的心境。老人只有一個單純的意念。沒有野心，人與物融洽，只有和平與平凡才是屬於這裡的。如果我們都在這樣平淡的生活，那該會是怎樣呢？

我在這裡出世。然後活了這把年紀。我想必也將在此老去。他陷進遐思。不，我從來不埋怨住在這裡，拿這把鐮刀。雖然有個時候，我年青時也想過離開。但年歲一大我更加覺得自己附屬於這塊土地。這塊貧瘠的稻田，它沒有令我致富，却也叫我過了平淡恬適的一生。伴著這塊地，我領略够生命的死亡和滋長。

他慢慢的揭開自己的過去，間或繼續停止，沐浴在其想中。我的手按在書上，望向那藍天，聆聽亦不聆聽他的談話。我自己已跌進沉思，心是被挑撥的緊旋的絃，劇烈的動盪。

這些日子一直想將來賺大錢，做一個轟轟烈烈的人。一刹那，老人所享受的寧靜平淡給了他的充實感染了我。突然間我想：如果我飛，飛出云外，飛出九重天，再來看這隻爛萍菓（戴天語），該會有什麼感受？

有一天我必定得離開這裡，到時候就沒有一個人會知道有這麼一個我的存在。而李白和杜甫也只活在歷史中。我們都不過是比牛或者羊或者豬狗貓雞鴨長命的一頭蟲；赤裸的蟲（謝清語）。甚至長命不過小小的烏龜。我們只是走同一條路的過客。我凝視枯了的喬木梢外的藍天。藍天突然離我遠遠，高不可及。我探一探手，但只有走在巨牆上的一隻螞蟥那樣渺小，我把手縮回來，摸一摸自己的頭和髮。好像我已經不存在了。

天空恆藍。綠草長青。我站了起來，拍拍身上的泥土，非常激動的感謝老人。然後我走回來。不管他的驚愕。

朝陽已經昇高，放射的光芒已很刺目。迎向朝陽，我心一片充實。

我想我該重寫一封信給妹妹了。



（貓）和小鳥和螞蟥和人

一隻小鳥斷了頭（貓咬的？貓咬的。）。
許多螞蟥啃噬牠。一個人走過，拾起鳥屍丟進
火堆。鳥屍和螞蟥都燒死在火中。地上還有亂
竄的螞蟥。那個人用腳抹一抹，螞蟥都死了。





胃

那個人叫了一盤炒粿條。他的肚子已經很餓了。他舉起筷子一段段的揀出荳芽。他揀出蝦。他揀出臘腸片。他揀出了蛋碎。原來他並沒有吃的心思。他用荳芽排了一個句子；

為什麼要有胃呢？

他很深沉的向伙記招手。那伙記走來了。他說：你們這一盤炒粿條有七十八根荳芽三粒蝦。很不祥，知道嗎？他付了錢就逕自走出飯店。

天色快暗了。（有一對夫婦恩愛的推着手推車過來。他回頭向他們望一望。手推車裡的孩子可愛極了。他想。）每一回他的肚子餓，他就發脾氣。就不想吃東西，虐待自己耶？飄流在外多年了，才有這脾氣的。日子一長久，脾氣更易發作。因為他實在厭倦了飄流的生活了。那肚子一餓，他就會想起他的家。而家已遠在幾百哩外。此刻吃飯該會看見那幾張熟稔的面孔了吧？他一想到這裡就傷感。心情就不好了。就要發脾氣。他的全事朋友諷刺他：在外這樣久了，還不能適應嗎？他對他們說：因為你們都不是人。只有我是。有一天他對醫生說：求求你把我的胃割去吧。醫生詫異的說：為什麼？胃疼得厲害麼？他吼起來：放屁！我的胃太好了。我只是不想餓它，我已經飄泊了好幾年，幾百哩。我要割掉它，割掉它！他停歇後，輕輕的問那醫生：為什麼我們要有胃呢？為什麼呢？我們爲了它得遠離家鄉，在遙遠的異地地相思透支。為什麼呢？他已經淚眼滂沱了。他奔馳回去寄宿的小樓房。在信上這樣寫着：爸爸不要把土地賣掉，我要回來了。我真的要回來了。在信上這樣寫着：乖乖，我看見一個可愛的小孩。我嫉妒死了。讓我們也有一個家吧，好不好？好不好？我已經疲倦了。



開玩笑

他在外面流浪。他許久都不肯給家人他的訊息。有一天他突然寫信回去說他的船想泊港了。希望他的爸爸注意幾天內海上的浮屍。年老的父親最初心碎了。後來他想，反正這許多年都沒有他的消息，有他也等於沒有。現在他自殺了，也還不是一樣嗎。他的臉因此看不出一絲表情。第七天的黃昏，海上果然飄來一具，屍體。屍體已經浮腫，面目已全非。攔了一天，根本沒有人去認領。他想，這應該是我的兒身吧。他認了又認，詳細的端看良久。無奈屍體已腐爛得太厲害。他實在不敢肯定。但往後的想，算了吧，怎麼會不是呢。事情那有這麼巧，他既已自殺，就該是他吧。難道會是另一個對生活厭倦的年青人嗎。他想：兒子死了，自己尚且不收殮，真太過意不去啊。當天他就去認領那具浮屍。他的親戚朋友聽到他的兒子已經自殺，都紛紛前來表示哀悼。許多人都淚盈盈呢。好好一個年青人，怎麼會自殺呢。他們都深深表示惋惜。哭一陣，鬧一陣，他的兒子就下葬了。事情完了。他的兒子却回來了。他站在家門口。他說：爸爸我後來沒有跳海自殺。我只是開了一個玩笑。但是他的父親很生氣他的名聲壞了：既然死了就是死了。為什麼要回來。哀悼過他，對他深表惋惜的親戚都不愿見他。他並沒有放在心上。他就是奇怪為什麼會有另一個年青人厭倦了人生呢。為什麼不會向他看齊把人生當一場玩笑呢？

開



開
元
正
統
元
年
丁
未
月
一
日
刻

他是媽媽的兒子

他在五百哩外的報章讀到母親棄世的消息。那個早上他就去向老闆申請回去。老闆很訝異。十年來，他從沒有回去過。爲什麼突然要回去呢？老闆說。我們的機關，一天都少不了你。他想告訴老闆回去的緣因，但是想想，他放棄了。爲什麼一定要有一個理由才可以離去呢？爲什麼一定要有這樣的邏輯？但是他到底沒有回。因爲他發覺，整個機關的事情，的確是太需要他了。他一走開，有好幾個部門的工作就一定要延遲下去。他不能走了。他被機關縛住了。他沒有自己了。他躺在床上，靜靜的抽煙。他的房很寬很白。一點裝飾都沒有。只有牆下一株細小的白花，孤獨的在壁瓶的水中殘喘。這株花是摘來插下去的。過幾天，就要凋謝了。然後他會再換上一株。凋了再換。他已經習慣這樣做了。他在濃濃的煙草味中回想媽媽枯瘦的手牽着他在熱鬧的菜場中擠。那時候，他還小。有一次被擠脫了。他跑去買一個老人炸香蕉糕。香味太濃了。他捨不得離去。好一會，媽媽才找到他。他却拉着媽媽要買香蕉糕。媽媽已經慌死了，再加上一氣，就朝他的頭砸了下去。他哭起來，媽媽還是買一塊給他。饑嘴的孩子。想不到吃了那塊糕後，就長大了。他臨要離開媽媽的時候，媽媽叮嚀了又叮嚀，不要忘記回來啊。不要忘記回來啊。他說嗯嗯。媽媽已經哭了好幾次。又笑了好幾次了。媽媽已經哭了幾次呢？十年沒有回去。爲什麼這樣狠呢？爲什麼？他從床上躍起。却又想到明天要出席一個重要會議。他又倒了下去。

他淒厲的叫一聲：

媽——



他的草稿

側寫

他一回來就坐在地上。

他把衣服都脫光了，只剩下長長的底褲。手和腳無力的攤開，疲憊和飢餓便爬上來。父親在桌上一邊扒飯一邊含糊的說：「你不來吃飯嗎？」

他含糊的嗯了一聲。

閉起眼睛，他看見很多星星。還有幾個圓圓胖胖紅紅光光沒有笑容又裂開咀笑的臉。

他死命的捏自己的手指。實在痛了，才放開來。攤開來看，沒有工作過的蒼白細嫩的巴掌與修長的手指，有一點點殷紅的血色。他再痛痛的捏了一會。才把兩隻手臂交疊，枕在牆壁上。

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

睜開眼，他凝視氣燈良久，才把視線移開。有好一陣的盲然。他看不見什麼。

氣燈有三百五十支燭光的強度。所以，它可以呼呼的叫。

我只是一根白蠟燭。

他突然吃吃的笑起來。

蒼白的蠟燭。不亮的。

妹妹吃飽了，很親熱的偎過來。他抱起她坐在大腿上，輕輕的梳理她柔順烏亮的髮。

哥哥，你今天去那裏？

我去找一個經理。他分開妹妹的髮，試束成兩根小辮子。哈哈。我推門進去經理室，看見一個男人在裏面坐。我就說親愛的經理先生，你好呀。我就是那個你要見的 plastic 啦。那經理便慢慢又傲傲的把頭從報紙上抬起來。眼睛睜得大大顯的。我以為是頭髮散亂了，忙掏出梳子扒了扒。一邊說你不要那樣來看我。你的眼睛就像石彈子那樣圓那樣晶瑩。再轉兩下，我就會喜歡得要將它們挖下來啦。親愛的經理，我什麼都能做。只要你給我機會，就是要我和這位秘書談談心，談談情我也能。那個裙子短短、白白大腿迷死人的女秘書便狠狠的瞪我一下，塗了藍眼膏，裝了假睫毛的眼睛。我樂死了。經理說。好吧。你會記賬嗎？我說我的書法在學校拿過第一呢。（第三哪，小妹說。）但是字體美不是第一條件，經理說。我說最少你得承認字體美麗看了爽快。經理不理這個了。我勝了第一場。他再問：那麼你會駛車吧？你的應徵函那麼說。讓我看看禮申好不好？我說這要看看駛的是什麼車。腳踏車我可以踏着在 Penang Road 橫衝直撞絕不碰倒漂亮的姑娘。車禮申嘛，我沒有。應徵函是要騙騙人的。是嗎？腳踏車是不必擁有禮申的，是不是？囉囉我駛過一次。但那是偷偷駕哥哥的老板的。不過，我敢肯定，經理，你的車給我駛的話，絕不會撞進大溝渠。哈哈，經理的眉頭拉攏了過來。我說，你這樣蹙眉頭，本來就像猴子的臉，就更像更不 handsome 了。親愛的經理，我說的是老實話，請你相信我。經理的眉頭更加蹙深了。他說，你這樣會說話，倒不如給你去推銷員。我不管他是不是揶揄，我說那樣最好最好。我可以叫人家高高興興的變成哭喪的臉。然後，經理你的風痧肚痛丸就有了好銷路。還有，經理也可以賣一些美容膏。因為，苦澀的臉頰須要這些油膏潤滑又潤滑。你說是嗎？經理。啊，親愛的經理。經理頻頻的說：是，是。是呀。不過，我們批發的是洗衣粉，洗衣藥水。你來應徵之前，沒有看清楚嗎？我說我寫的應徵函真多，最少也有二十封。那裏有這麼好的記憶力去記它呢？洗衣藥水，那更好了。更方便我推銷。我捏起鼻子學女人的聲音說，你聽聽我的怎麼樣？阿姨要買洗衣粉嗎？我們這種新出的洗衣粉含有很多去污巨效的 Biozyme。Biozyme 是餓鬼。它

能吃掉衣褲裙上的血和咖啡和墨汁和精液。還有你的腸和肚。自殺的時候死得也更快。沒有痛苦。阿姨……

他擦擦眼睛，還繼續說下去。

他的父親剔着牙縫，微笑的看着他。

他的妹妹說：看，哥哥，你的口水都噴上眼角了。這樣大顆。羞羞羞。

妹妹的話

哥哥近來是瘋了。他要發脾氣的時候，就扯開喉嚨大聲的叫。臉黑黑的，就像一個錢。做事情就閉着嘴巴，緊緊的，半天不說一句話，他什麼時候都會打人。他這種無理的壞脾氣，叫人生氣，也叫人害怕。

但是，有時候，五分鐘後他又會莫名其妙的笑了。他會摸摸我的頭髮。吻我的額，或者，用短短的鬍鬚擦我的臉頰說：我們做朋友吧，好不好？

然後，他去沖涼，就要大聲的唱歌。唱的都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別唱吧，美人。別唱那淒涼的」、「或者意大利的「負心人」。都是有頭沒有尾。有尾沒有頭的。可拉得高高的。聲音的宏亮，連兩間房子外的阿香也聽得到。有一次，阿香就問我：為什麼妳的哥哥這樣子的呢？我只好笑笑。不知道怎樣答她。因為我也要問哥哥，為什麼他是這樣子的呢？——一會兒罵人，一會兒唱歌？

老人的話

我每個清晨荷鋤去稻田都看見那年輕人。他總是只着一條短短的褲和T型的白背心，一個人默默的散步在我的田埂上。他的頭，低低垂下。或許，他看脚下踩過的龜裂的土地裏蘊藏什麼——有時候，縫隙裏的確會有一兩隻蚱蜢的。但我不相信他是來捉蚱蜢的。他不散步的時候就靜靜的佇立田埂，抬頭望向那些遠遠的，輕輕的白霧遮迷了的山巒。他的眼睛看着看着，往往就會閉起來。好像一直沉思一些什麼。但他的頭還是那樣高高的抬起，很自負的樣子。每隔一天，很早很早，他就跑着大步，跑過我的屋子。他赤着腳，頭髮既不梳、鬍子

也不刨。齷齪死了。呸吧呵呵的呼吸，急促又急促。總要跑了十多圈，背心都汗濕了，才一步一步的拖着回去他每天都走的小路。或者他先坐在地上一會，挑撥着泥沙。他有這樣多這樣好的精力，如果發揮在我的耕地上，不知道要收多少的米穀？這個年頭，奇異的年輕人到處都是。這一個也許就是其中之一？

女朋友的信

你的頹喪，我可以諒解。所以，我不訝異，plastic。

我們都是智識份子。都有抱負。都有一點點東西要發揮。但是，太多時候，這個社會就像要戲耍我們，不叫我們有那麼好的機緣發展自己所學過的。因此，很多像你這樣的智識份子，學非所用，就往往在一連串的挫折以後頹然、氣餒了。智識份子，嚴格的說，其實本來就生活在象牙尖塔裏，不知道塔外陽光多麼的強烈。有些更以為曝曬陽光的日光浴，蠻是時髦的。真正浴在陽光中，才明白它是多麼的熾熱。可不是玩兒的啊。這時才醒然！噢，社會原來是這樣的。心理未先有準備，這種發覺便來得突然。太突然了，有一些接受不下的，便雪樣的溶解了。頹喪死了。你就是這樣的一個。我深深感受你所感受的。我不怪你。一時的挫折，難免會落落不愜意。呢呢喃喃的 grumble，或者憤世嫉俗的言語行動，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可以諒解的。我只不過是想對你說：我忍受你一些日子（就允許你兩星期吧，好不好？）的頹喪。過了這期限，你要再不丟掉那種不應該有的神情，我就要生氣了。plastic，我就要生氣了。

他的草稿一·嶄新的

我真想知道，如果我在這瞬間從這裏消失，世界又會是怎樣？

我的存在，沒有人留意。

我的毀滅，也將無人質疑。

我只是我。

我只是一个 plastic 人。亘邇千萬種的。

是的，我是一個所謂的人。

八十萬年來有幾萬萬個人自這裏消逝了呢？沒有人知道。知不知道，那些人是誰又是誰？也沒有人知道。

或者李白或者莫扎特或者毛澤東或者——，多麼著名，多麼偉大，多麼呼嘯一世，終了必也將土化。

那麼，我又是誰？

他的草稿二·枯黃的

我走在空蕩的樹林。

空蕩蕩的樹林外是空蕩蕩的藍天。沒有一朵即使飄浮不定的白雲。

一座大樹林只我一個人。

偶爾只有一對松鼠在禿枝上騰躍。

還有一兩隻黃色的鳥，飛越頭上，不甘寂寞的叫。

那個天空，更遠更高了。

但，我不懼怕一人會孤獨，在這棵棵光禿的樹林中。

縱然環境遷易。

我依舊是那個伸手要遮蔽艷艷的太陽，

踩脚要傾斜地球軌道的！



跳躍，還是在軌迹中

炸肉丸。一鑊的油，七八九十顆。密密麻麻的。浮上，沉下。摩肩又擦踵。肉香，輕盈的飄漾。猛猛的吸一鼻子。狠狠的咽一咽口水。却聽見妹妹遙遠的喊：哥哥！HAR死了。再咽一口口水。再吸一鼻香。再聽見妹妹一聲喊，再咽再吸再叫嚷。鑊底突然破了兩個窟窿。油洩了，揚起一廚房灰屑。鑽進眼睛，一陣痛楚，看不見什麼。肉丸便於剎那間不見了。妹妹拉了拉我的手臂。七點了。哥哥，黃狗死了。

搔搔頭髮，我說：死了就挖個洞埋葬，曬什麼？

（肉丸已消逝）

真他媽的，早上死了一隻大黃狗。

阿七和我，跼起脚跟稱豬籠。五個豬籠六十斤。

enam puloh

印度司機低頭記下。

六十二啦，老哥。阿七扯扯咀脣，笑。

六十。老叔。我堅持。聲音竟然大得自己也訝異。

我說六十二，老哥。

我正要開口，但想起什麼，便突然爆笑起來。朱律掉下灸了一下大拇指。

老叔，六十你不要，六十二斤的話反要少了兩斤猪肉。不要忘了，豬筐越重，扣得越多。沒有增添。哈哈。

阿七也想起了。訕訕。

我突然發覺阿七的臉紋縱橫，蒼老得叫我想哭。便軟然的說：好好，六十斤啦。好了吧？那隻黃狗有多大隻？

踏油，吐幾口黑烟。痛苦的一聲哇。緩慢的，羅囑才爬上山頂。

這山好陡。對面的車子都是在剎那間湧現山頭。

我的羅囑已老邁疲乏。

我以為拖不上了。

路邊，滔滔的霧和煙輕輕的罩着日夜不停息的炭窖。不很少的亞答棚，一座連一座。天燠煙，黑了。

兩天前我一個表弟來這裡工作，暈倒在炭窖裡。司機在獨語。

有幾個工人在霧中扛樹幹進炭窖。衣服破又破髒又髒。

我劃一根火柴，用手圈起，口上的朱律忙攆過去。風大，火柴未燃亮朱律，先熄了。再推開火柴盒，却發覺盒底只剩半截，但已缺火藥。

捏扁火柴盒，用食指狠狠彈到馬路邊。

一陣風從車後捲回來。風中，混淆有豬糞難受的味道。

這些豬囑明天要殺光。

二十隻豬。

二十條生命。豬的可憐。啊啊。

可憐的人。我們有比豬更忙碌，然後死去的生命。

我感到痛快的淒清。

剎那間却煩躁死了。脫光身上染有豬糞的臭背心，把半截身體伸在車外。吹着冷冷的

風。

早上死了大黃狗，我責罵妹妹不要嚷。

風勁勁的吹，把髮壓向腦後。硬張開眼。不能。只好眯成線。

黃狗的口水涎着口腔，長長的拖滴地上。牠的臉扭了又扭。下巴伏在地上，臀部高高翹起。然後長長又尖尖的叫。

豬的叫聲更淒厲。

媽媽死的時候，眼睛不肯關闔。

快點！

突發性的粗獷訝異了司機，醜惡的張露褐紅的牙齦。

長鳴兩聲，囉囉跑快了。

一個老婦，搖着兩隻扁扁的乳房，兩片口的臀肉鬆開步跑。悲哀。

一個老漢，叉着兩根瘦瘦腿兒跑。可憐。

天天這樣拖。十七歲到今天。四十八年。爸爸，在田裡。媽媽在地下。

那個人的眼睛雖然小，睜開來却像舉丸那樣。你沒辦法也得想。拳擊在桌面，茶杯吓壞了，顫抖又顫抖。賣囉囉，押地契，都是路。為什麼沒辦法？他的父親壓低了嗓門；不用這樣嘛。欠你五百元，莫說我是你堂叔，就是朋友，幫我不爲多。用不着這樣大聲怪叫，是不是？拍拍胸膛，勃勃幾聲。我不管你是什麼堂叔。我現在要的就是那五百元。五百元。爸爸賄賣自尊。他緊緊的瞪着那人。好久，便笑起來。不要拍胸膛。慢慢來。要不然，內傷了。再要把藥費算進五百元裡，怎老父更付不起。門旁有一根木棍。他看見了，臉皮跳跳又走過去，他在木棍上摸了又摸。又摸。但是，他的手還是移開了。

車身搖盪。一條蛇企圖爬越路面。司機的車盤向左又向右旋。破破。

ha ha na' mati

然後華麗的印度人說：五百？他的父親點點頭，和印度人再細聲的說了些什麼。一會兒，華麗的衣裳就消逝在樹林中。他的父親轉回頭向他視覷笑。他認識那印度人是誰。偏他父

親以爲他無知。所以他便沒說什麼。他強迫自己要那樣偽裝。因爲他不想叫爸爸難堪。拖到死，還是付不出五百元的那種。想想。沉默許久，他還是忍不住提醒父親：簽名以前，要看清楚契約上寫些什麼。那樣，他就走開了。也許背後有父親訝異又痛苦的目光。

路旁，兩個警察闖出來。華人，馬來人各一個。

路上沒有藍色停車牌。馬路邊也沒有藍藍巡邏車。這是那裡來的警察？禮申在那裡？馬來警察很兇狠。

寄去更新了。司機的口齒因爲緊張，竟艱澀了。

你知道沒有禮申在身邊，要中三萬？

是的。但我們要掙飯吃。

就不能停這七八天？

司機的臉扭曲了，很難受的。朋友，我們都全在討飯吃，放鬆一點吧。

那個馬來警察不再說甚麼。拿起筆桿在手裡的簿子中記寫些鬼東西。

現在把車開去警察局。他說。鐵面無私。

司機失望的向我看。

我一直不說話。緊握的拳泌汗。

但我拳頭放開了。

輾斃那條蛇，也許牠冤魂不散。我笑笑。

我跳下來，走近華人警察。

老兄，大家幫幫忙吧。

沒辦法，你的司機沒禮申。我實在不能幫甚麼。

路旁有棵龐大的樹。蹲下樹頭，我摸了四張一元鈔票，用木屑和石子輕輕壓住。

怎麼樣？多多幫忙。下次再請你一杯黑黑不加糖的咖啡。哈哈。

我走上囉囉。反射鏡中，華人走去樹頭看看，再折返。

寬恕他一次。他說。他的拇指屈下，只剩四根手指。他就用這手掌示意那兇警察。

司機還在等甚麼。扭一下他的大腿，才知道發動引擎。沒用的東西。

車子經過警察局，我招呼司機停下。
但我坐在車內，沒下來。

我細細的看局裡進進出出的警察。

我想起很多。都是些利害關係。

好一陣子過去，我才又囑咐司機開動囉。

四塊錢，我們逾重的車又走在大路上。還埋怨甚麼？我不該埋怨甚麼的。真的。
我突然想起黃狗雖在壯年，却猶未結婚，便倉促的死去。
還有瘦瘦忙死的媽媽

蒼蒼忙老的爸爸

印度司機可憐的表弟

長長的短命的蛇，短命的豬

阿七與我兩斤猪肉的爭執

和

一錢吃不到的肉丸。





拐杖

他在屋子後面的空地上坐。

他的拐杖交疊在地上，哭。

夕陽西下了。

西下的夕陽突然紅得那麼殘。那麼殘。爲什麼呢。

迴光返照。他說。

耐心的等我，太陽。

他轉回頭來，突然發覺天上還有個猙獰的月亮。藍白色的冷笑。他生氣了。他心寒了。

他想罵那個初昇的在夜晚就要放射光芒燦爛萬千的月亮。但是他在顫抖。他的心在絞痛。他便罵不出來。

他在憤怒。

他在自卑。

他在回憶。

他在心痛。

他可是不在幻想。



所以暮色就沉沉的湧起。

月亮越來越明亮。把他的影子清晰詩意的點綴在地上。

他就越來越生氣。月亮是太猙獰了。

蚊蟲在他的髮上挪揄。他胡亂的拍打。一隻也沒拍中。蚊蟲是太狡猾了。

汽車聲突然在屋子前嘎然而停下。他知道，是他美麗的太太回來了。他聽到她打開籬芭門的聲音。

龐——

他在門外喚。多麼女性啊。

他很悶。沒有應她。他的心痛。

龐——哎，怎麼啦，你。外面露水重嘛。

她解下束髮的膠圈，髮散開來，更加嫵媚。

他都看在眼里。

我們進屋里去，嗯？來，來，我幫你。

她拾起地上的拐杖，但他由她手裡拿走了。他拉着拐杖，相當靈活的驕傲地走進客廳。

她看他坐下來，便走進廚房。

你喝杯什麼？我泡好立刻給你，嗯？

他聽到她叮叮鐺鐺的弄飲品。

他想像她鼻上的幾點汗是多麼誘惑人。

她是一個溫柔的妻子。他想他該快樂的。

她是一個溫柔的妻子。他想他該痛苦的。

所以，他快樂，他痛苦。

他重重的嘆了一聲。

龐，

嗯？

我——她捧着兩杯飲品出來。

嚙了一口。

你不要生氣的，嗯？她說。你知道，我今天去孤兒院。

她喘了一口氣，想聽他說什麼。

他沒有飲好立克。也沒有說話。

我們可以養一個孩子。你說是不是，龐？她挨着他的肩膀。

他想：我的尊嚴呢。我的尊嚴呢。

他沒說出來。

她的太太很體貼。我們一起去領一個，好不好？龐。蹦蹦跳跳的，好活潑的一個孩子啊。

我一看見他就喜歡上了。

他難過死了。

但是他說：娜拉，我突然好想說個童年的故事呢。

她很訝異，爲什麼他這麼說。但是她是一個好太太。所以她很熱誠的說：是呀。你一直不肯告訴我那些的嘛。

我現在就要說了。他試一試眼睛。我家的樹林裡有一叢矮灌木。我和我的朋友都在那裡玩。他們舉我起來，叫我王。我高興死了。有一天放學，我望見灌木叢了，我便衝呀衝的往那裡奔。我想我的同伴們一定又要把我舉起了。又唱一些胡謔的歌了。又要叫我萬歲萬歲萬歲了。我衝進灌木林裡，却不見一個人影。我以爲他們一定是躲起來了。便大聲的喊：我來了。可是，真的一個人也沒有。我便呆呆的站在那裡。想那些笑聲呢。那些胡鬧呢。爲什麼都不在了。

他說到這裡便不再說下去。

他微張着莫名其妙的眼睛。

我很疲倦了。他拄着拐杖站起來。我想好好的休息。

他走到房門口，突然回過頭來：

你當然知道，我後來斷了兩腿。嗯？



傳奇

他切下幾片檀香，輕巧的疊在香爐裡。然後用口輕輕的吹。餘燼把檀香燃起，飄起了曼曼娜娜的烟。

這是一個美麗可愛的早晨。

吱啞吱啞，母鳥正在屋簷上空教小鳥兒們學飛呢。

一老婦從通道的房間走出來。兩手一邊輕擺着髮後小得可憐的髻。

龍道長，昨天晚上您沒有睡呢。

嗯。

他將小刀子掛回牆上。取下一把剪刀，已經鏽了。

小刀子太舊了。鈍死呢。

啊。

剪刀也是。

老婦人燃了一柱香。用手掌扇了扇。扇熄香頭上一點小火。

他細心的剪剔燭花。白白的燭淚已經長長的流滿一個燭架。火舌原有兩吋高，剪去了一

小截燭蕊，就黯許多。

但很快又亮起來。

昨晚上你從樓上走到樓下又從樓下走上來。樓梯呀呀响，吓死我了。我還以為是賊呢。啊。真對不起。

他剪好了燭蕊，便下樓去。

樓下靜悄悄的。一隻碩大的白狗伏在地上、睡着了。

喏。

這樣已二十三年。

他在窗口處坐下。閉目養神。精神實在太差了。昨晚怪夢遽起，真擾人。

擾人的夢啊。

矮矮的牆，都築上方格子的鐵鋼。一眼可以望見遠遠的路口。

大白狗搖晃着來，挨着他的脚睡。

揉着胸口，心還是沒有秩序的竄。

睡不好，眼很酸痺。星星在胃。

星星在胃。月光光。月光月。月光已因血而慘然。肚子餓得很。摒鼻息，擠壓在死屍下

。抹上面的臉腥又腥。日本兵一具死屍又一具的踢翻來，瞧一瞧，刺刀再在屍身上戳一個窟

窿。咕哩咕噲說了幾句話。走了。

那一次沒有餓死，就二十三年了。

一個老人銀鬍飄到肚臍。緩緩而來。你真太狠了。

祖師爺，他痛苦的叫一聲，就醒過來。

他想解釋什麼。

老婦人從屋後出來對他說：粥煮好了，道長。

大白狗汪汪吠了幾聲，直朝外面奔去。小徑上，有一對年青人正向道觀走來。

狗只是吠，不敢咬人。

白眼，回來。他對牠輕喝。

兩個年青人不一會兒就來到他跟前。女人手裡抱着一個小娃娃。

歡迎。歡迎你們。他微笑着領導他們走進觀裡。

三個人坐在大理石桌前砌茶。

空氣太死沉了。

你們是遠客吧？他找着話題兒和他倆談。

我們？啊，遠，好遠呢。青年人品一品。

又一陣寂寂。青年人好像有什麼話。想了想，還是說了：道長，您，不是姓何吧？啊，

冒昧。請您原諒。

他頻頻搖頭：敝姓龍呢。臉上還凝朶微笑。

青年人大失所望的回頭看那少婦。兩人都沮喪極了。

又扑空了。

耐心的找。總會找到的。

你們在尋覓親人嗎？龍道長按捺不住，終於問了一聲。

爸爸。我的。少婦短短的答了一聲。小娃娃抓亂她額上的劉海。她輕輕梳攏好。

額上有一道光亮的疤刺痛了他的眼睛。

但是他並沒有說。

他實在想不到。想不到啊。

他細聽着少婦告訴他一則小故事。說他父親在戰火中遺棄她時會有一張字條塞在她的肚

兜裡。字條說她的父親是何道長。少婦還說……………

他聚精會神的聽。頻頻的流露出全情。

少婦講着講着就哭了。

怎麼辦。怎麼辦呢。她越想越哭得厲害。爸爸會不會在戰爭中死了呢。

不會的不會的。他也要流淚了。祖師爺會保佑他的，孩子。

他們哭了許久。

後來他陪着這一對失望的年青年人走上了小徑。目送他們走在斜陽裡，走向暮色中的小鎮。暮色太重，他兩眼也朦朧了。



零

嗯？

八點了。

沒有課？

嗯。

有。不想去。

昨晚下雨。

所以很冷。去開窗好不好，please。

昨晚夢見老虎吞噬我。我在老虎的肚子裡踢。老虎說求求你。求求你。我才跳出來。

荒謬。

本來就是。

抄講義時我就是這樣想。讀書原來是爲了賺錢。有幾次一邊抄一邊哭，一邊哭一邊抄。翻身。伏在床上。床的彈性好，人陷在軟軟的墊子裡。

有時想人家找妓女是不是錯。錯。



是的。

你已經完蛋。

我就是。

算了。

拉開被單。躍起。跌下。彈了幾下。學紅印第安人叫。

唱：

我是老虎

我是老虎

唱走了調：

我是老鼠

我是老鼠

他媽的。

什麼？

手在肩上背上戲弄。我們不是同性戀。是不是？

同性戀太普遍了。

你做太太，我是丈夫。

我是丈夫，你做太太。

哈哈

哈哈

印度是古國。但印度強盛不起來。印度現在很衰弱。

一個印度老人睡着了。頭歪向左。骯髒的髮髻髻的鬍髯髻貧窮的臉。

火車緩下了。又加速。叫了好幾聲。擺蕩。口水下掛。映燈光閃閃。

聽過一則故事：

老人那年把自己貶為豬仔賣出來。工作在甘蔗芭。監工的英國人鞭長。每一隻P.A.都有紅紅的鞭痕。



要把自己忘掉把自己當成已是牛已是馬的工作。記不起賣身出來時，媽媽哭斷了幾根腸。記不得老婆的嚎啕。發糧的日子，英國人叫來亡命的賭的經營人來叫亡命的賭的玩意兒。招來十四四十歲的烟花女。抽你的血。沉溺其間，忘了自己忘了自己是牛馬。花掉自己的血。和汗。除。債纍纍。再和狠狠的英國人簽賣身契。四年。五年。十年。革不掉亡命的嗜好。就革掉了自己的命。許多許多豬仔一踏出家鄉，一揮別媽媽，就完了。完了。苦澀的生命。爸爸這樣說。

印度老人的口水還沒有流完。

急馳的窗外，黑黑的田野有幾盞燈燃燒。燃燒什麼？

可是貧窮燒不完。

小的時候沒有看過火車。十二歲那年，媽媽死了。出殯那天，陪着媽媽的棺在囉囉上走到一半，囉囉停了。停了好久。因為太陽很大個，又穿黑衣，所以知道。後來，有一聲尖尖怪怪的笛聲叫起來，聽了大跳。讀了六年書，知道已六年的火車就隆隆隆的轟了過來。過去了。第一次看見火車，原來是這樣的。那列火車很長。為什麼火車頭的衝力這樣大。想不通。想不通。車廂連綿幾十個。還有笨重的人。笨重的貨呢！

蚊蚋燈環。數了一圈又一圈。

（印度人的睡態難看死了）
（自己的呢）

小學畢業，爸爸用藤條趕他上中學。中學畢業，他說：我要做火車頭。爸爸。爸爸想了想，說：那麼我做油屎吧。反正我們還沒有使用汽油的火車呢。笑。和爸爸一起。含一點點的淚。上大學。親戚朋友全學說他中了馬票。他說是啊。不然怎會有錢讀書。他把許多不知道什麼意思的眼光收起。凝鍊。凝成一頂方帽子。帶在頭上。

是火車頭了。是嗎是嗎？

大家散了以後，房子突然寂寞孤獨起來。抖不開的。

躺在床上嗑花生。花生嗑開時清脆的響聲叫他想哭。

以前以前和一個小全學去田裏偷花生。回來以後七手八脚的煮。熟了剝開來吃，一顆又

一顆却都是水。花生還沒有長熟啊。兩個人便頻頻罵才學來的他媽的。一脚把煮花生的水踢翻。水潑在火堆上，烟和灰飛揚起來，蒙了一頭。一臉。白白灰灰的，變成老人了。兩個人抱在一起笑。

就長大了？（那個小全學而今在那裡？）

脚高高舉起在赭黃的牆上劃圈。劃出許多圓的輪廓。劃出許多過去。劃出許多無奈。劃不出丁點未來。

啊啊。

C說：想不到都有方帽子戴了。

A說：第一天讀小學，還要銜塑膠奶頭呢。口水流了一衣襟。

B說：沒有朋友，孤單死了。人家一欺負，就哭。一急，尿就流出來了。那個老師又急又氣又笑，我還記得她。

床上花生殼凌亂如思緒。還沒來得及收拾，已經睡着了。

醒來以後一直不能忘懷長長的行人道。行人道，方方正正的石塊鋪砌。多少風多少雨，每天每天都走它。

車在身邊飛馳。迎面而來，由後而去。

一邊走一邊想，人家坐汽車，自己走路。可是自己有書讀，許多全學却被遺棄門外，擠不進來。

該知足不該？應該的。

許多事情都要看得淡看得開。

年青的講師說這樣的實驗報告，太叫人失望了。

其實，實驗只是要懂得原理懂怎樣的，是不是？他說。是的。他又自答。我明白一切我所做。報告，只是懶惰做罷了。

所以你不及格了。這一個報告。啊啊。

走出實驗室，走在黃昏的行人道。相思樹多情撩人。有時也會撩得心亂如麻，如醉如痴。

。想一想到遠遠的人兒。看一看淡淡的孤影。

街燈，亮得太早了。有時他這麼想。

有幾顆星更來得早。

但情已木化多時。許多瀟灑，許多浪漫。多已成歷史。怎麼也不是以前的情懷了。

再要瀟灑，再要浪漫，都等日後罷。

夜夢醒來，常要扯脫了幾根髮，才相信自己原來是自己。

許多掙扎，許多艱辛，都爲了促使自己成長成熟。這樣想，心始開朗。

悶不住的時候，會叫起來：不要讀了。不要讀了。

同房的會淡淡的說：真的回去的話，不會爲自己的決定而痛心？

才又記起火車頭的方向。

可是那種純却已消失在日子的摩擦裡。在凌亂的講義中。

大學所獲，只有一樣：不要帶純、帶真看人生。純與真只留爲己有。想擁有理想，就得

武裝理想。

帶帽子。攪鏡自照。爲自己而笑。傻笑。笑得那麼帶點淒清。有全學淌淚。一顆又一顆

。太興奮了。把纓撇向左。撇到右。儘是笑。從沒發覺自己竟然是這般好看的。捨不得放棄

自己。鏡中的自己。一個全學來，踢了一腳。

小心。這條命以後可以賺底薪八百元一個月了。

想不到自己突然這麼活潑。

是卸了什麼？

是獲得了什麼？

是遺失了什麼？

輕輕一嘆。都是都是都是。

印度老人醒了一次，說是不是快到站了？

還遠呢，他說。



他的畫像

他還想睡的。

雖然。他還是醒了。

做了一個夢。

怪誕的夢。奇異的夢。荒謬的夢。

變成一隻爬蟲。

醜惡的蚯蚓。軟軟濡濡的蚯蚓。

儘往土裏鑽。以泥爲糧。然後再排泄一圈一圈的泥。

日子過去，他吃的又是自己放出來的。

因此他嘔吐又嘔吐。

一條蠕動的蚯蚓。

唯一的本事，就是匿藏在泥土中。

見不得陽光。濕濕的。陰郁的。

我是一條蚯蚓。

我是一條蚯蚓。



我是一條蚯蚓。

就醒了。

房的那一角，一面光光長長的鏡子。

有一個蒼白瘦削的青年愣愣的在鏡子裏發呆。目光軟軟。蚯蚓。蚯蚓的目光。臉有一陣顫抖。有一陣斷斷續續的壓。

痛苦就爬上來了。

伸手在臉上撫摸。輕揉。

（鏡子做着全樣一個動作。）

捏和戮和絞。痛的感覺透過他的臉頰。

他把自己的髮掀起。

（他把自己的髮掀起。）

脫了幾根。

（脫了幾根。）

然後，他笑了。

（他笑了。）

然後，他哭了。

（他哭了。）

有一隻蜻蜓，醉死在玻璃桌上。

薄薄的透明的翅膀，很安祥的舒展。

瘦瘦的腰。

那隻蜻蜓，他很記得。很很記得。

熄燈以後，牠就來了。

儘往細細密密的鐵絲網撞。

扑扑。扑。

月光透過紗網。牠的翅膀篩着月光。



他在黑暗的一角，靜靜的看。牠的掙扎。

他的掙扎。也許。

他看見了自己。

牠被囚在這一個房裏了。牠已被囚困。

牠當初如何進來，也許牠自己不知道。牠只是糊糊塗塗的進來的。

牠現在就在懊惱。懊惱爲什麼自己要進來。

牠被囚了。

所以牠想出去。

但是牠已經躺在玻璃桌上。

牠，死了。

有一個骷髏裂着白森的牙，笑。

骷髏說：你隨我一起走吧。

然後把手向他伸出來。

他看見那一對骨骷髏的巴掌，叫起來。

他害怕恐怖的骷髏。

一個妖嬈的女郎說：你來吧。來吧。我還有大把大把的鈔票。我有大把大把舒適的生

活。

她向他走來。他聽到舒適的生活逼近，就拔起腿，跑了。

他也熱愛生命。

他也想自殺。

癱軟的躺在床上。

牆上的鐘，清晰的得啦得啦的哽咽。

人都是赴死亡的約會的。

都是都是都是。

房東太太過了中午不見他下樓，上來敲了一次門。

他沒有應。

她討着開他的門。不能；他上鎖了。

她呢呢喃喃的走下去。

他這麼早就出去了。

他去了那裏？

——我去了那裏？那裏？

他很悲哀，就爆笑了。一聲緊接一聲。氣竭了才停止。

房東太太驚訝的停在梯階上。

你還沒有離去？

我還沒有沒有沒有。

他叫起來。就哭了。

他這一天什麼都沒有吃。

他啃吃一些自己。在床上。

黃昏的時候，他跳着，下了樓梯。

房東太太半張着咀，睜着兩眼看他麻雀似的跳出大門。

她實在不明白。以爲他會軟綿綿，從樓上像麵粉團滾下來的。

夜晚，他從街上回來。叨了一根烟。脅下揀了兩根粗糙的木條。

釘了一根十字架。

平放在樓板。他睡在十字架上。

他的手攤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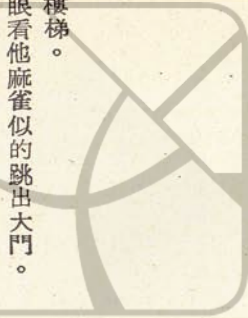
眼睛緊緊的閉起。幻想一些空漠的事。

有一片空白。

有一片黑實。

一個影子，緊緊附貼的腦壁。

太陽穴的筋脈在跳躍。



他急促的搖亂蓬鬆的髮。

他扭曲了臉。

爸爸和媽媽：我早已經死了。

有一個人，他不知道為什麼會站在這塊醜惡的地上。

有另一個人，也不知道為什麼會站在這塊醜惡的土地上。

有一天，兩個人相逢在一起。就生下另一個人。

世界上因此到處都是人。

牠們天天搖着尾巴，搖來搖去找東西吃。

他們還打架。他們還繁殖。他們老了。他們就死去。

死了，又有一批新的人出世。

呆子我兒：汝母病重，見字速歸。父字。

煙屁股一點殷紅。點在報紙上，有一陣淡淡的煙冉冉升起。「母病」兩字就燒掉了。

一個字一個字的點。一個字一個字的燃燒完，報紙是千孔百瘡。

走出咖啡座，沉沉的暮色把他緊緊的包裹。他的兩手向前划。一種划水向前游的動作。

暮色重了他划不開。

天際閃爍。一顆星。一顆星之外，又是一顆。又一顆。

小的時候頭皮。沖涼不小心，頭撞毀了四方形水井的一角。嚎啕大哭。血沿着後腦，滾

出來。媽媽抖着一雙沾滿粗糠的手跑進來。什麼事什麼事。哎啊啊怎麼辦啊。

媽媽從自己頭上拔下一綹長長的還沒有梳攏的髮。剪斷剪短了。拌着咖啡粉拌着白糖，

按在癢癢溢血的窟窿。

窟窿以後成了一塊平滑的疤。

遠遠的歌飄過大草場：你怎麼能忘得這樣快？

仰臥。空曠的草地。人兒星星的點綴。曠漠的天空。星星密密。



都爲了昨夜

(不要太勞神讀書。臉色怎麼這樣蒼白呢？Madame Leong 說。父親說。祖母也說。)早上我起來一次。剛好牆上的鐘敲三下。我瞪着一室黑黑想一些不該做而自己已做過的事。那一陣急促的心跳與手脚的炎熱都已成歷史。我又蒙着頭在朦朧間賒時間。不知渡過多久，才要睡去，就好像被甚麼吵醒了。我推開窗，窗外清清的寒意瀉滿一房。綠更藏在葉葉間微笑。

這樣好睡呀，Madame Leong 邊忙邊向我打招呼。我喚你七八次了。

我搔一搔頭髮。昨晚下雨呵。

我知道你晚間要讀書做功課，遲遲不肯睡。早上又遲遲不捨得離床。噯——

我的頭擺來又擺去。嘔，嘔。然後我吐了一盞盆的痰。胸口有種要嘔吐的難受。

我把切薄的麵包捏在手裡，它縮起來成爲一小團。不知爲甚麼有一種慾念硬要它捏成這樣才過意。

這些麵包真和乳房一樣白和軟。

你說甚麼？Madame Leong 沒有留意我的話。帶點奇異的看看我手裡的麵包團。

沒甚麼。我說真欺。是嗎？我的嘴裂了一下，應該會裝成很笑臉吧？我還是不能避免跌進自己製造的深淵。

杯子裡黑濃濃的咖啡映出一張臉。那張臉突然很木然。嘴唇張開了，顯出黑無底的喉腔。一塊白麵包塞進後，黑腔便自然的搗上了。

一副機械。一副機械。我突然有種要哭的感覺。

我的頭有點昏眩。昨天晚上睡不夠了。

今天不去上課了。

去床上躺吧。Madame Leong 在我的額上按一會，然後移開去。

我拿了一本簿子，躺在安樂椅上。很想寫些自己感到的內疚和煩厭的感受。凝視窗外深遠的藍天，我一時竟不想記上它，讓心裡的痛苦一直在絞拌。

泥泥突然走到我的跟前把褲子脫下，然後他咕咕的邊玩他的下體邊笑。他祇有四歲。

泥泥！我要拿刀子把它割下了。快穿上褲子。Madame Leong 在掛改簿子，時時抬起頭向泥泥叱喝。

泥泥把褲子穿上，彎腰向我擺擺屁股，謔笑着走開了。

這孩子。Madame Leong 說。手淫就是這樣養成的。

我沒說甚麼。我只是感到很赧然。她把我當成人看待。這好像一把劍刺向我本來已洩血的心。好深，好不能補救。

我躺了一會，便到屋簷下推腳車上街去。鐵柵門關得慢，波妮早擠着從我的腳旁溜走。

她搖搖身體，抖落幾根黃黃的毛，晃着尾巴，無比歡暢的奔向垃圾桶裡翻食的癩皮狗。

波妮

讓她去嘛。一個嫩嫩的聲音响自左側。看看原來是雜貨店裡帶小孩的西子。

不讓她出去，那裡有狗仔呢？她謎謎的笑。

（我也知道阻攔他們是違反自然，但……）

我看看她的臀和前胸。它們都開始渾圓了。

或許我應該笑；但這不是笑的事情。我很漠然的騎上腳車踩向街去。

巴利邊圍了好多人。男人尤其多。有個男聲嘶喊甚麼。我靠攏去。地上七零八亂的攤着好多盒盒裝的藥丸。賣藥的胖子汗濕了滿身，還是張着喉嚨叫。他手裡有一疊男女性交的照片。有一張是個赤裸的女人騎在一個男人身上。

這輛是 Austin Minor

大家笑哄哄。哄哄笑。我退出來，踩向別處。我的心情很壞。（我並不清高。）

（……遺精…… battery 放電……小弟的藥丸……陽萎也……一度……七度……十度不疲倦……）

（兵。兵兵兵。）一輛車從身旁滑過。我忙把車手轉向路旁。

踩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穿過大街中街小街，頭條路二條路……戲院書舖布店車站，還有……還有。

轉進一條小巷，發覺它很陰霾很晦。巷子邊三三兩兩歇了幾部三輪車。空氣裡流蕩着精液味道。巷旁整排亞答屋都很破落，披上暮色蒼茫的色彩。每座屋前都有幾個女人圍坐在一起，吱吱談甚麼吃吃笑甚麼，都妖冶粗俗又噁心。

一個女人看見我向我招手打招呼 'Bang bang, mari-lah kita

她的前額已經有日子的疙瘩。髮有些蓬鬆。眼瞼沒有神采。

想起這件事，我的身體開始顫慄。我越想越怕越愧疚越想哭。我的脚加速，腳車向前疾疾滑去。有個老馬來婦人走過，後面跟着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女人。她的嘴旁叨着一根烟，眼睛斜斜睨來。衣服的胸口開得低低，兩粒褐色的奶重重的擠在一起，要突出來的。紅色的海軍插在深深令人窒息的乳溝裡。她們走向我身後一棵大樹下等候着的三輪車。

彷彿聽見那個女人在咕噥甚麼。

我蹬出巷口，眼淚已經簌簌滴下來。



他在陰暗的角落抽火水。一下兩下。有一口兩口擠了出來，濺在手腕，也濺在地上。他靜靜的抽着。

一樽快滿了，他停止原始的動作。氣燈在門檻邊。他旋開加油蓋，用一個塑膠漏斗導引火水進氣燈壺。空的肚子激起了清脆的迴响，多得多。貪婪的。倒得快了一些，空氣被封鎖住了，火水便溢出漏斗，再濕了他的左手。嘖。他輕輕的吐了一口自責。將漏斗略微擡高，火水像日子飛逝，消逝在無厭的多多聲裏。

我說過不要搬進來的。她的眼光看着他的動作。怨語是一條新抽的絲，從口中吐出來，長長的。

她在廳裏轉了幾圈。不愜意了，便頻頻抬頭看那管無采的霓虹燈。

他沒有說什麼。

他將打風泵拔出來，然後一下一下慢慢的抽。有秩序的。一、二、三、……的數着。他也覺單調的。只是沒有表現出來。

你會的。噢？她蹲下來他身邊。

電流突然中斷（突然中斷），她沒有意料過的（她沒有意料過的）。剎那間她得從現代

的文明回去原始的黑暗。她怕。她怕。這是一個無形的是退也是進的浪潮，她有說不出的恐怖。她受不了。

拿火柴給我。好嗎？他略微把臉側向她。又低頭斷續打他的氣。

她站起來走向廚房探索探索。已經陰霾了。兩手是雙觸角，她在靠窗平坦的灶摸索。不小心，手肘撞上電鍋。砰碰，翻了。

電鍋電水壺電風扇電燈。都是列隊受檢閱的士兵，擠過她的腦壁。這時才想起懂事的十多年來所享受的現代文明。

她已不記得這些。

呀——

——啊。

不應該在廚房裏找火柴的。她不需要火柴的，這些日子。燒飯的時候，把米洗了放進鍋裏，就可以去廳裏聽立體的唱機旋自己心愛的歌。不必担心飯燒焦。有時趕着泡茶給他，水在壺裏燒，她打了一個圈子，已經都多的冒氣。那裏像以前用柴燒，生個火已經要了五分鐘。屋頂，鍋與壺都燒得黑黑。既不方便又氣人。

這代的人真幸福。

我去那裏找火柴呢？她旋來轉去，腦子也跟着打圈圈，很想找個靜止點。

噫——

他打好風，再檢查一下那座有好幾年沒用的氣燈。搬來郊外兩年，一切都逐漸由電代替，氣燈差不多給他遺棄。或者氣燈遺棄他。如果不是那個紗罩還在，如果不是家裏有燒屋外的垃圾用的火水，今夜準得在黑中渡過。他不怕黑。誰沒經過一段黑的日子。只是過慣了白晝的夜，突然間要接受一個無燈光的晚上，他也真不太喜歡。也想像不起有多大的難受。

他蹲着，但不見她來。他立在門外。那片稻田。遠遠的遠遠處那片已經綠墨的山。夕陽殘死，仍不忘記把最後的餘喘灰白一小片的天空。籬外是一條馬路，通向北方。馬路過去，田的左邊那片郊林，葉子落了，都禿禿暮暮。暝暮的光禿和欲老的灰白交織纏綿良久。他轉回身。灰色的牆上，玻璃窗上霍然有瘦瘦長長的影子。朦朦朧朧。寂寞孤單。他錯愕。

他想起自己。

她找不到火柴。她想起阿侵。更不能找到火柴了。

（那個臂膊是堅韌，胸膛是鋼鐵，騎了拖泥機在稻田馳騁的青年。原始的孔武。）

阿侵阿侵阿侵。

她不知道自己怎樣找到打火匣的。握着它在手裏，才想起來已經擁有它了。

他的步子由慢加速。由速減慢。來回踱着。有一種揮不開的沖激在心中。他的拳頭緊握，但捏不死什麼的。

他注入槽子半槽火酒，把它點燃了。藍藍的火簍昇上來，輕輕的舐着紗罩。慢慢地紗罩也一閃一閃的有了亮光。

對着這燈光，他視而無睹。簍火的搖曳，就像往事在迴射，有時清晰，有時模糊。他全不想用心去分析它。

如果阿侵在就好了。

他無語。火簍已經沒有剛才那麼高昂。當它漸漸熄下，他即緩緩的旋開紗罩突然燒起來了，黑黑的烟沖上他的臉頰。她尖銳的嚶了一聲。他忙把奶子旋回去。自己也沒料得的。呵呵，他笑了。笑的滋味他都不知道。他又討了一次。這回紗罩的火雖然依舊熊熊，他已經不再那麼慌張。她亦不再輕嚶。但依然撫搓胸口。

不要討了吧。讓阿侵等一會回來才上。她半帶央求。

那個現代原始青年的阿侵。

他把奶子旋扭。煤油化成牛毛蓬雨噴下來，着了火，便開起一陣黑烟。他把奶子關小了一點再放開。一陣黑烟，又一陣火。斷斷續續，已不再有黑烟了。紗罩發出亮光，呼呼的叫。但他把奶子關了。

爲什麼？她驚愕。

但他頹然。

黑，剎那間從遠從近逼進屋宇。是赴赴的侵略者。



月亮

輾側；
向左，
向右，
平臥。
他醒了。

睜眼。睜開眼。睜開眼睜睜。

月亮蒼白。蒼白的月亮。被誰撕破了半邊，猶自浮懸夜空。斜斜抿咀冷冷的笑。

這個月亮，冷冷的看他呱呱哭着出世。

這個月亮，冷冷的隨他三十年。看他踏有時售空有時半滿的冰琪琳箱，十多哩外回家。

車把吊七吊八的舊罐和老鐵珍，搖得叮叮鏗鏘，叮叮鏘。

這個月亮，戰火爆發時，冷冷引他背着孩子，涉過齊腰河水進黑森林避能殺人的子彈。
這個月亮，冷冷的笑。現在。

他的左手拍右手，右手拍左手。左手右手又拍瘦瘦的大腿。



月亮在那裡？

月亮在那廂。

他照進了我的房，

他照上我破碎的床，

還有我破碎破碎的心上。

月亮。月亮。

兒子走出來。左手搭樑，右手叉腰。只是不說一句話的看著他。咀唇咬得只成一條綫，喉核一上一下，激烈的跳動。一隻小青蛙。

他望著兒子。兒子望著他。好一會，兒子走了。

走了，兒子。他突然好想看兒子那顆大得怕人的喉核。

天天這樣，我的心亂死了！兒子在屋裡叫。

他搔頭髮。張開嘴巴。

圍着的孩子們都大聲笑。

他偏促在雞窠一角。手抱膝，喃喃地自說自話。孩子們圍着，看他。

他的手低垂，頭似宰了的雞頸，軟弱無力。髮是一堆髒雞草。

沒有氣力地拖着出家門口。

孩子們跟着他。

他斜躺在躺椅裡，斷斷續續的呻吟。

阿炳，你給我兩塊錢買烏狗吧，阿炳。

他的十四歲的兒子咬着唇，不說一聲。半倚桌角，楞楞看着爸爸。

早上六點。他低垂兩手，從小路回來。

他破洞的背心，前後都有泥巴。

他的臉頰，泥巴乾了，黏着鬚腳。

酒氣從他的口腔呵出，半凝在空間。

每一個大人小孩都知道他酗酒。小孩喜歡他；大人不喜歡。

薄薄的掌曲成瘦瘦的拳打在桌子上。×雜種子阿財真有出息。一個月給我一百元飲酒嚼黑米。都不管。

（胖胖紅紅的阿財）

（瘦瘦黑黑的兒子）

他的右手和左手搓着桌上的大啤酒樽。酒樽已空，便前後左右搖搖蕩蕩起來。然後滾着滾着就碎在地上。

芋頭臉上的皺紋都擠在一堆。你的阿立，怎麼樣？

他的手只顧剝炒花生。然後一粒一粒丟進喉腔裡。

玻璃杯內還有一兩個沒有破裂的泡泡。頭一仰，吞下了。

茲領到古阿立先生地租四十元正（D E C）。

經手人刁阿財

十二月卅一日

閣下尚未繳清之門牌稅及廁所稅，經釐列如下。如閣下於七日內未能從速付出，本市議會將引用本國房屋地產法律第一二三條法令，將閣下之房產當市拍賣。

門牌稅（七月至十二月）\$60/-

廁所稅（七月至十二月）\$12/-

地方議會主席

依士邁·敏·卡新

哥哥：

我先借右借，借到半死才算把大部的書借了。現在就剩下面幾本科學的書沒有借到。它們却是這樣貴。我想買又不敢。但是學校幾天內又要上課了。你幫我想辦法，好不好？

- | | |
|--------------------------------|--------|
| 1) Ordinary Level Physics | \$8.60 |
| 2) Introduction to Biology | \$7.20 |
| 3) A New Certificate Chemistry | \$7.20 |
- 還有，爸爸不知道是不是還齣得那樣厲害？

妹妹上

一月五日

站起來，淡淡的月光把他的影子抽長了，寫在凹凸不平的柴堆上。
他走進膠林。月亮還是欲笑還休。月光點點滴滴的篩下來，在他袒露的肩、身上。

風穿過，撩起樹葉的嘲笑。笑寒了他的心和身。
世界這樣冷。

他咬着牙齒，兩手插進破褲袋內。走着，走。
月亮冷冷的笑，現在。

他的老婆第二天早上出來，發覺晚上由窗口丟出去給他的被單蓋在一根木頭上很委曲的
向她打招呼。

流水急急捲成漩渦的河。爛爛的泥巴地。密密莽莽的野樹林。破破陋陋的小廟宇。他的
兒子緩慢又急促，急促又緩慢的尋覓。

阿冷伯已經去跳河。

阿冷伯已經在林裡上吊。

阿冷伯已經凍死在廟堂。

阿冷伯……

他，失蹤了。

晚上，月亮還是一樣地昇起來。



老人

他的鄉村是古老的。

一個清亮的早晨，他年青的兒子說：爸爸，香香已經有孩子了。怎麼辦呢。我們都還沒有結婚。他沒有說什麼。他坐在農地上抽紅烟。太陽後來越升越高。越高越熱。越熱脾氣越躁。熱風來了，手臂那樣長的菸葉向他羞了又羞。那麼許多人。他生氣極了。推開腳車趕着回家踏。兒子正在磨膠刀。他自廚房抽出一把菜刀就往兒子的肩上劈去。兒子早就料到他會殺他。一旋身就避開了。他們扭打在一起。兒子實在不敢動手。但他迫得厲害，兒子年青的脾氣也發作了。手中的膠刀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割破他的喉嚨。血湧後，他說話了，我劈你，其實是要你還手殺我。我老了。我是太老了。



黑

他們是一羣孤獨的人，生活在孤獨的黑暗裏。他們有黑暗中寂寞的自己。都過得很死寂。對面有一個年輕人却精力充沛的豎立了一株燈在他們跟前。燈太亮了，刺盲了他們的眼珠。因此他們都恨死那一株電燈。也恨那年輕人。每次時間一到，他們就爬進被窩裏，讓那株燈自己去亮。黑暗裏，一個老人說：這樣不是辦法。另外一個也這麼說了。他們於是在黑暗裏做了一個決定。他們走出被窩時，街上已經沒有人了。只有遠處淒涼的狗吠聲。他們的心都沉下了。他們之中任誰都沒有在年青時想到老年會是這樣難過的一個心情。他們都哭了起來。哭一陣後，大家便動手鋸那一株街燈。那株燈自始至終都傲然的不會顫抖過。等他們鋸完了，街燈才突然倒下。壓死了他們中的一個。其他幾個便慌亂的竄。都絆在電線上，死了。在那個冷冷又孤獨的黑暗裏。



多麼無奈的月亮

倦之一

渡輪時，排了一條長長的龍。今天忘了拿月票。他站在長龍裏，可以看見碼頭上的鉛簷下圓圓的貼了一個白月亮。他把臉別過去，不去看它。但是心裏還是有它的存在。他嘗試幾遍，還是不能不難過。煩悶。長龍緩緩的向前移進。輪到他時，他掏了三角錢放在售票的櫃上，然後就要推動那旋轉具走過去。推不動，給絆住了。那個售票的馬來人敲了敲桌面，乾躁的說：

Tiga Puluh Lima

他恍然記起，羞澀的笑了。

來了一艘渡輪。疏疏落落的走下幾個搭客。一張張呆然的臉，都寫滿了冷漠。

他混在人潮裏。魚貫擠進去。

踏上甲板的時候，他偷偷的向右邊一看，赫，那張月亮的臉依然是貼在天的那一角。

他畢直的走向船舷。

船長慣常的說了幾句話，也不知含糊糊的嚕唆些什麼。哨子一吹，汽笛波的一聲啊，摩多就緩緩開動了。

涼涼的海風，帶着鹹味迎面吹來。

海是一張深藍的布。船舷鋒利的把它剪開了。

他閉起眼睛，也可以想像浪花是怎樣濺開在船舷的。總是那麼習慣性的一下一下，不算大也不算小。濺開了，就隱去。等渡輪駛過，就出現一面細細長長的平靜。看不出曾經有過波紋。有過浪潮的拍擊。

海。每天駛進多少艘的輪船，大大小小來自不同的遙遠的國度。也許有緣份，就在海港上那麼的碰一碰頭。也許就在夜的啤酒裏做成朋友。過了一個晚上，又走上各自陌生的路。

海上有霧。看不見遠方的船隻。

其實，每個人所走的路容或有不全，還不都是在朦朦朧朧中摸索。不能預料明天是什麼色彩。也在朦朦朧朧中庸庸碌碌的死去。

生命，來了，算了。去了，也算了。

月亮貼在海上的天空，離海只有幾尺。仔細的看，它似乎要掉下來了。

他已經好久沒那麼正視過它。

那時候他還年青。和妻正在熱戀中。他們才新婚不久不知道哪裏來的充沛的精力。製造詩意的心情也特別濃。他們天天都起得早。趿了拖鞋，就踢達踢達在朦朧的街上。燈柱瑟瑟在霧中。一圈圈金黃色的霧圍着燈光。他們居然就有那種想醉死在金圈圈裏的優氣。他的優氣更濃。車開來了，車前的兩盞燈透過霧氣，就是那麼可愛的兩個黃橙子。他竟然就想那麼一衝過去，摘下來，妻牽住他的手，叫起來：

哎——

他轉過頭來，對妻傻傻的笑：

騙你的嘛。

妻逗着他的胸。他躲躲閃閃，哈哈的笑了。

他愛妻。愛得那麼執着。因為這個愛，他編了許多的快樂。以前，還沒有戀愛還沒有結婚的時候，雖然偶然知道什麼是快樂。但是快樂在婚後，又有另一層微妙的意義。婚前的單身漢的快樂，正如單身的王老五，那麼的無牽無掛。婚後的快樂，却更繁複起來。

那時候，他是 bulldozer，力大無窮。愛把無色的日子染成瑰麗。日子在他手裏，就像一塊玻璃，叫他磨成三棱鏡，有美麗的快樂。

他懂得將月亮塗上鮮艷的色彩。高高的懸上自己的窗口，農曆十五前後的幾天，便和妻坐在床上，附在窗口看它的轉移。

時間就這樣過去。

一幌就那麼七八年。他依舊是中學部的教員。過得沒有風也沒有浪。平平穩穩。厭煩極了。早上他從妻的懷抱中溜出來就趕出板島到半島上。吞了些粉筆灰，再由手指吐出一些數目在黑板上。這也是一種生活嗎？悲哀充塞胸間。人就是這麼一個奇怪的東西。唸中學的時候一直嚮往吃粉筆灰。高中畢業那年申請 M·T·C，被遺棄了，竟然哭了一個晚上。以為一腔熱血從此給埋沒了。想過魯迅的孺子牛。也的確是誠心要為那些學生們牛馬自己的。好不容易的奔波，第二年到底被錄取了。却哪裏想到會弄到這樣的情景？

有一個早晨，只上了半節課，從黑板轉過來，猛然發覺圓圓大大的一個月亮正優優的在天的一角看他。竟然呆了。竟然在倉促間想起昨夜在全一個月亮的注視下和妻做愛。那已經很老套呆板。那麼熱烈一陣子，便疲倦下來。妻的臂雪白渾圓，映現在他的眼前。像月亮，像月亮。

月亮！他叫起來。

學生們都訝然的向他投來詢問的眼光。

你們看，月亮好大個。他說。

學生們都站起來向圍牆外探望。有幾個學生更放肆起來，索性走出去看。

隔壁的學生也騷動起來了。

校長從樓的那一邊匆匆趕來，大家猶不肯散去。

他只好對校長訕訕的笑。

還是那個月亮。還是那張似揶揄、似全情又似無情的臉。其實月亮貼在天的那一角，已經好久了。他早上起來的時候，就看見得它了。今天起特別早。每個晚上他都把小鬧鐘撥在六點時响。但他自然會在鬧鐘响之前的十分鐘醒來。天天這麼樣。鬧鐘對他其實是什麼

意識的。只是他愛聽那麼一點清脆的聲音而已。今天他起得早。早了許多。才知道是農曆十五了。習慣了。一個月就有那麼的幾天，那麼奇怪的幾天他會特別早起來。小房子就在小樓上。床對着窗。可以看見窗外的天空翻着魚肚子。沒有一片雲。沒有一隻鳥飛。附近的屋子都沒有樓。可以看見它們的屋脊：紅紅的瓦片。是一個清冷的早晨。他躺在床上，那麼一仰頭，就看見了那一面大大圓圓的月亮貼在窗的那一角。像個燈籠。又不像。燈籠沒有蒼白的。蒼白的月亮。蒼白得像——像妻的避孕丸。他凝視一會。果然是像。鬧鐘清脆的响了。妻還是那麼無意識的摟着他，細細的打鼾。他還是有倦意的。撥了撥髮，也只好下床了。

他出來的時候，妻還沒有醒過。倒是一推開門就見到月亮在等他。它默默的跟他走。街上很冷淡。寒意一下子侵進身體，許多早已經滙集着的感覺都湧上來了。車站上那株街燈映着一個孤單單的影兒。他呆視良久，等那一個售賣麵包的印度人那麼叮鏗郎的搖着車鈴踩過去後，竟然抬起頭來對着月亮無助的流淚了。

看見那個月亮，就很同情自己。如同看見自己可憐的形象。天天重複呆板的生活。也不知道是爲了甚麼的活下去。丟掉那一份洒脱，生命在他已是一件無可奈何的負擔。既卸不下，又不得不馱它。總有一個落寞的情懷。已經卅歲了，還是一事無成。一個教員。天下有千萬萬個描繪着同一種生命。潮還未漲。海岸是那麼的骯髒醜陋。黑黑的爛泥巴。凌亂不堪的破罐子。都是一些遺棄物。等着海水掩蔽。從前也曾有過那麼一點點理想。但是就是那麼一點點也終於都沒有實現。淹沒了。就像那些破爛沉落在海底。

渡輪已經緩慢的攏向岸。

又要擠在人潮裏呆板的魚貫出去。像一列送殯的隊伍。沒有悲哀的感覺。只是那麼空洞且盲目地移動。

抬頭望月。月亮也病態。突然發覺月亮是那麼淒切。

倦之二

今天沒有牌局。

她躺在床上看愛情小說不知不覺竟然睡過去了。做了一個夢。夢見自己還是未嫁的時候

那一段可愛的少女時期。她和幾個朋友在熱鬧的板椰律逛。嘻嘻哈哈的吵吵鬧鬧。引來了許多人的投注。尤其是男孩子，坐在巴士旁警察總局的短圍牆上無聊向她們吹口哨。她高高的翻起嘴唇，差不多可以掛個小書包盪呀盪呢。哼。白了他們一眼。他們都哈哈的樂起來。男孩子有時候就是這麼厚臉皮。她們走過奧迪安。交通圈旁邊的豪華的美侖酒店突然冒出一個好胖好胖的洋女人。還歪歪的戴頂 BATIK 闊邊的帽子呢。

哎呀，媽呀。她誇張叫起來。妳們看她的肚皮。

大家凝神的看了看，也都怪笑了。

Aey，妳們不要笑。有一天我們老了，也會這樣的呀。不知道是誰那麼說了一句。好不煞風景。

她仔細的再向那女人看多幾眼。突然她的臉孔竟然熟悉起來了。竟像是那裏見過的。想想，哎，那是鏡子中常看到的自己呀！

她吃了一驚，叫起來。

醒了。

小鬧鐘在梳粧檯上，的的搭搭的响。中午十二點二十分。這裏是住宅區，中午這個時候總是安靜得可怕。

她下意識的按了按肚子，已經微隆了。三十歲還不到，而且才只生一個女兒，就已經叫她好不担心。

真衰。爲甚麼這樣食睏呢？

她懶懶的舒了一個腰。對着梳粧台看一會。頭髮有點亂了。她拿起梳子攏一攏。走下樓梯，看不見那張床，才抑下強烈的睡的誘惑。

樓下很靜。守寡的房東太太出去了。其他的房客也已經出去工作。她在軟綿綿的沙發坐下。修剪指甲。中午打牌，已經是一種習慣。房東太太今天不在。一局麻將湊不起來。習慣了的事情，突然一天不做，時間便空了好大一截，左右都不懂得怎麼打發。以前那裏想到會染上這個病呢。嘿。做夢也想不到的。熱戀了一年，中學才畢業，成績一公佈，就和他結婚了。那麼匆匆忙忙的。甚麼都不會。十二年的教育，教不懂她一點謀事的本領。要不然也可

以去工作了。免得這樣子呆在家裏，悶氣。唉。她現在的生活就是這樣：早上起來，他已經去教書了。她帶女兒穿好衣服，等學生巴士載她上幼稚園了，便上巴利。雞雞瓜瓜的買些東西回來賣。而後就是摸那麼兩圈麻將。兩點多他要回來了，才回樓上等他。那麼簡單得不能簡單。腸子也肥了。

她翻了翻茶几上的幾本服裝雜誌。都是一些少女的短裙子。都不屬她了。一分惆悵。一分唏噓。怎麼一下子就踏進中年了呢？手指也像日子那樣洗碗洗衣服都洗短了。那時候的手指是多麼纖柔。她輕輕柔柔的捏了又捏。突然想起他已經好久沒有親過這一雙戀愛時美麗的手了。總是那麼色情狂。莽莽撞撞的。然後就睡得那麼死。其實他早上出去，有時候她也是醒着的。只是他既然以為她還在睡，就索性不起來了。橫豎都是倦死了。誰還有那份熱情？過了這麼久的一段日子。他還不是也這樣？其實，噯，也難得有幾個不厭倦。人都是這樣的。新鮮的就好。久了，就厭了。早就知道小李不是好東西。嘴唇厚厚的，總是性飢渴的人。這雙手，洗牌的時候，他不知道已經揩過幾次油了。還那着那一雙淫眼珠。慵懶爬上身。把雙腳長長的伸出去。整個身子都陷在沙發裏，舒服極了。

偽

一天已經過了半日。

他站在門口揩汗。又感嘆起來。妻已經在沙發裏睡過去。她的臉那麼胖嘟嘟。他端詳又端詳突然詫異自己竟然已和眼前這個女人一起生活了七八年。七八年赤裸的生活！他打了一個顫抖。但是許多煩躁突然自他臉上消逝。妻還蠕動一下。他摸摸妻的髮。妻正在做夢。掛在唇邊的微笑迅速淡開。換上一臉驚慌。她正抱着小李在床上。發覺是丈夫，她很快又換上一朵微笑。那一朵他最愛看的。

吃驚了？他帶着一些關懷。

沒有。她在他懷裏撒嬌。

他或許已經忘記月亮。或許不。但是月亮沒有忘記他。晚上它會再出來。照在他的小樓的床上。

一個單身漢和鎖

我從太陽底下回來。

太陽這樣烈，雖然坐在車裡，臉還是黑了半邊。

熱死了。

抽出鑰匙開門。但是插得太快，竟然穿到另一邊去。

這真是一個荒唐的門。

每次都要特別小心開它。要不然，鑰匙被鎖住，轉不動了。或者，就像現在，直透鎖的那一邊。給它氣死了，也急死了。有時候我的脾氣好，還覺得真好玩。有時候，哼，索性讓它留在那裡，掉頭走開。不管是從外面回來進屋裡小眠或者有事要出去，都全部取消。

就那樣等到我的守寡的房東太太發現了，把門弄開了，我才進去。或者出來。

或者是那個一直陪着她媽媽沒有出嫁的房東小姐好心的爲我打開它。

我的脾氣是真的很不好。真糟糕的。

今天我的脾氣還算好。

我細心的把鑰匙抽出來，再插進去。

但是到底弄出來幾聲滴里答拉。

鐵門後有一扇木門。房東小姐果然聽到了。

「Cat?她說。給絆住了？」

噢。我漫不經心的應她。

我來幫你。我聽到了兩聲踏踏的拖鞋聲。她果然已經走來。但我已經成功了。

謝謝你啦。我弄開了。

木扇門開了，她就站立在我的跟前。她本來有我這麼高，但是屋內的客廳鋪得比屋外高幾寸，我居然就站在她的鼻下。瘦削的臉，都是紅紅的青春豆。她的頭還是那個雞窩，亂蓬蓬的。還是那一身攏邊的睡衣褲。

突然發覺，她更瘦了。老了。

放學啦？她的眼鏡聳動一下。那雙眼睛，似睜未睜的。眼鏡框已經發黃，有一邊鏡耳還是用樹膠圈縛接起來。

噢，我說。

唱機在旋着一首交響樂。她手裡有一個很老的玫瑰封套。又是這一首？我說。跳上了樓梯。那首討厭的交響樂。一聽就怕了。

——沒有信？我略微大聲的問她。

她沒有答我，大概是聽不到了。

我用力的把房門推開又關上。聽。大概她又罵了。管她。桌上有一張請柬。

但是果然還是沒有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天沒有信了。應該是了結了吧？

奇怪我的心竟然能够這麼的平靜。出奇的平靜嘛。

一點感覺都沒有。

要說有嘛，就是空空洞洞的一點感覺都沒有的感覺。

窗外的芒果樹，年紀輕輕的，就生了好幾十個芒果。這個世界好像到處都有很會繁殖的東西的。怎樣想都想不透。

熱天氣。一點風都沒有。

除下了衣服，我便倒在床上。想閉目養神一會。想起也許還有一個蘋果，又起來。

果然是有一個。還冰凍的呢。一定是房東小姐早上我出去時拿去凍的吧？

還是她媽媽？

總之是她們兩人中的一個就是了。她們待我真不錯的。可是我說我要搬了。

我的全事常常說：這樣的房東太太，難得難得。你怎麼捨得搬呀？又幫你整理房間，又請你吃飯。還有一個女兒待字閨中。又有一幢房子。Ack，交正桃花運囉。你——好——自——爲——之啦。

哈哈，笑話。

又不是沒有吃過葷，老處女也要咩？

這一班朋友總是這樣，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總得要有一張公開性交的證書，才敢做那一回事。

真是好笑死了。

又是一張請柬。紅請柬。龍鳳呈祥。哈。

寄請柬來給我，不是笨瓜，就是冬瓜。我從來就不去管結婚請柬是誰發的。好像現在桌子上這一張一樣。拿起來，如果心情很好，就用剪刀剪一個「死」字。要不然，手掌一合一開，揉成一個紙團丟進字紙簍裡，算了。還管是誰發的？橫豎請柬還沒有來，我早知道它的來處了。總之，全事間，朋友間，最早的會這樣免費爲那一對笨拙的夫婦發請帖了，還須要這樣累贅的去看護發的嗎？是不是？

買一份禮物，恭喜他們已經獲得這個已經死了的社會制度公認他們是可以性交就算了。還要做甚麼多餘的事嘛。

我從來就不爲這些鳥事情操心。

能够躺在床上啃蘋果才是一件開心的事。把它咬碎了，聽那些汁滋滋流出來，或者閉上眼睛胡思，亂想，或者甚麼都不去想。才真是我想要的。這其中真有莫大的快樂呢。

這種單身漢的生活，真逍遙死了。怎麼能不迷戀？怎麼捨得就去結束它呢？

我們可以住在一起。我說。但不要結婚。我是說我要的是和結婚相反的，那些鳥人所說的全居。我討厭那種我們這個社會的結婚法。我的結婚的心又是建立在兩個人的愛情上的。而不是那種買賣的簽合全式的註冊法或公開的宣佈法。我相信我們的愛情不會死。那麼我們就可以一起住到我們死了，愛情也死了的時候。而不要甚麼合全。萬一我們的愛情死了，就分手好了。還要買了一件東西，覺得不愜意，退貨，原金奉還那樣，才是好笑死了。

我不做。

小百靈說你不答應，媽媽要生氣。

我說生氣就生氣好了。

所以一連九天沒信來了。

這實在很荒唐嘛。是不是？

小百靈的媽媽真狗眼看人。她以為我會吃了小百靈然後不認賬，我知道。而且，她也一定怕死我來這裡會搭上另外的女孩。拋棄小百靈。哈。哼。這樣的事情，我自己也看過很多多了。

我的朋友就常常鼓勵我在這裡另起爐灶。可是，我會這樣嗎？我能嗎？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和小百靈做過那回事呢。

如果真要簽合全，然後性交。不就是在做買賣嗎？真要這樣，我倒不如去峇都巷的淡紅燈光裡找一個女人抱抱更好。也許她快樂起來還可以給我一兩個新玩意呢。可是我就是不要這樣嘛。要不然早就去了。這有甚麼稀奇大不了的事？我讀到……的時候就會經和另外兩個朋友去旅社找過一個。那時候我們都沒有太多錢。而被窩底下那一陣子的騷動硬就是不能抗拒得了那種自然的要求的衝動，就三人湊上了錢，去了。在板城牛干冬路的一間小旅社。我們三個等在門後。她來了。一個好像，好像我目前的房東小姐那樣的女人推開了門站在我們面前。她還沒有脫衣，我們就衝上去。塞了她一塊棉花。然後就摸呀捏呀親呀的，弄個不停。（她已經又老又醜了。醜得沒有人有。）我出的錢最多。所以，那一回事當然就由我來做。我甚麼都不會。本來以為可以好好的玩一場的，誰知道一下子就軟了。他們兩個站在旁邊

等沒有東西看，氣死了。一直罵我。

我從此以後就沒去那種地方了。

所以你說結婚典禮有甚麼意思，是不是？誰知道那個披着白紗的女郎是否真的是新娘？是不是？

腳舉得太高太久，酸死了。

其實人真的是不可理喻荒唐透頂的。

人本來就像蒲公英。隨風飄蕩，落在哪裡就在哪裡紮根。發芽。再結另一朵蒲公英。再繁殖在另一塊土地上。

麻煩死了。

人已經很無可奈何了。還這樣優優的去生幾個小東西再生幾個再生……

噯。

蘋果已經啃完。只剩一截快要變成黃銅色的核心。五個小孔，五顆種子。那個樣子就像一個終年不刷牙的老頭子，突然張開嘴給你看，噁心死了。本來是多麼可愛的綠油油的一個蘋果，啃完了竟然有這麼醜惡。

我把它一揮，就丟進了字紙簍。

隱約的可以聽見沖涼房裡沙拉沙拉的。一定是房東小姐在沖涼了。

索性就多躺一會。那件大毛巾覆着我的臉。可以嗅見自己變了質的狐臭味的。那麼刺鼻。可是，又不想把它拿開。

牆上那幾個女孩冶蕩的笑了。我不知道她們爲甚麼那樣愛笑。而且愛在我睡眠時偷偷的進來。每一個月我都得在被窩底下摸索一會了。弄得第二天早上總是疲倦的開車去教書。

不知道房東小姐可有這樣？

——一百巴仙沒有吧？

女人和男人，不管如何，總是不相全。不平等的。

一個男人，已經三十三歲了，還未結婚，也沒有人講我甚麼。

可是房東小姐也許三十未到吧，我的許多見過她的全事就已經拿她來開玩笑了。

老處女總是心理變態的。他們常愛說。
哈。老處女？

小心她賊勁一來，晚上鑽進你的被窩裡呢。哈哈。
哈哈。

我站起來移到窗口，向下探望。那五條晾衣服的铁綫，竟然空的一無所有。今天竟然一無所有。三角褲。粉紅的底，白色的碎花。或者米黃色。還有肉褐色的乳罩。每天總有幾件夾在那些有花邊的襯裙呀沙籠呀之間，飄呀飄的。可是今天竟然一無所有。
今天的太陽也許太大，早就晒乾收起來了？

我知道她喜愛戴特大型杯狀的乳罩。其實她的乳房並不很大。我還記得的。女人真是一種誇張型的動物。

不可思議的女人。

沖涼的聲音已經停止了。我起了那件大毛巾，就向沖涼房走去。

沖涼房的搭一聲，房東小姐走過來了。她裹在一件淡藍色的毛巾裡。臉上的笑有點靦腆呢。她的頭髮有點兒濕。那個胸脯居然那麼白哲可愛。而且本來不很大的乳房，居然有一道頗深的乳溝呢。

我以前居然會錯過！

有兩顆水珠突然從她的頭髮滴落那在個美麗的胸脯上，徐徐的滾進那道溝裡。

我突然發覺，她自己這樣的性感！

不可思議極了。

蓮蓬的水淅淅瀝瀝的噴下來。流過了我的髮。我的頸，我的胸膛。流遍了全身。不可名狀的快感便漾起了。

那個白哲的胸脯。兩顆漂亮的水珠。我的手輕畫着頸和胸。就是很奇怪的忘不了。我已經不能控制自己。

終於打了一次手槍。這半個月來的第二次了。

那個微沾幾點水珠的鏡子裡的男人才回復了正常的神態。但是他的兩眼已經充滿惘然。

我還是十四五年前那樣的不中用。洩氣得太早了。她的眼睛微闔。口微張。她的慾念給我逗起了嗎？

我不知道。但是我很頹喪。也很羞愧。

對不起。我說。

她無語。

我很難過。我說。

她還是無語。

不過這樣也好。我們沒有做錯甚麼。是不？我說。

她嘴角掛着一抹笑。我猜不透她的意思。

我們當然都沒有錯。不過我是有點失望。原來你也並不是一個有甚麼特出的人。她說。她裏住自己，走出我的房門。

我還記得的。

我伏在床上哭了起來。

口渴極了，我推開房門，朝廚房走去。

我拉開了雪櫃，手已經顫抖異常了。水杯碰着瓶子，叮叮噹噹的發出幾聲怪異的聲音。

媽媽不在嗎？我說。

Aey。她的眼神居然有點挑達。

怯感稍退，我的野性已經萌芽。

上次——媽媽沒有發覺麼？

你害怕了？嗯？她說。你並沒有傷害我甚麼。你不能。

我沒有開口再說甚麼。把杯子放在桌上，便繞到她的背後去。裝着要看她背後の日曆女郎。突然由背後把她摟着。

給我第二次，嗯？

她推開我，顯然她已經微怒。

但到底她還是和我上了樓梯。躺在我的床上。

事情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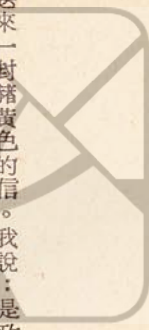
我突然想起小百靈。愧疚一下子爬進我的胸懷。她提了一件毛巾，裹住自己，就推開門，出去。

我對着天花板的那一片空，發呆。羞愧無比。我失敗了。澈底的失敗了。



其實，

今天不是祖母生日



話說前天下午灰色的郵差送來一封赭黃色的信。我說：是政府的傳票呢。爸。父親那張臉常常是皺起來的苦瓜。那天竟然很不在乎的說：管他。停了一會，又問：哪一個部門的呢？所得稅的。我說。要你後天早上去居林的法庭過堂。他點點頭，便不再說什麼。早上我起得特別早，才七點正。你知道？我這個長假常常睡到小鳥叫了又叫，才醒來的。那是八點或九點或十點的事。但父親起得更早。我還在揉眼睛時，他已經反手鎖上那個欲倒欲爛的籬笆。我看着他既高又清瘦的身軀一步一步緩緩的踱進蓊鬱的樹林，陰暗一陣，又走出那座林，走在朝陽下。突然想起，今天是祖母的生日。也不知道怎麼會想起的。我年年都不記得。我突然要哭出來。其實祖母也不是今天出生的。但是祖母的生日却是真的在今天。那是她自己選的。六歲的時候，外高祖父高祖母就死去。得了瘟疫。祖母還有九個兄弟姐妹，都在一個月內死光。她和她姨婆命大，沒有死。四歲時就已經許給祖父，所以那年就給一個親戚背着到祖父家。她在人家的背上時還一直插着：我要阿爹，我要阿爹。但那畢竟是告別小孩的年齡最後的一句話。日子是她織布機上的絲，一根一根的抽長，她也一根根的長大。就和祖父正式成親。就生下爸爸。這個苦命的爸。那時祖母是二十三歲。祖父也是。爸爸五歲的時候

喜歡他。我後來吊屍魂，原來是給那個死去的女鬼招去做丈夫的。可是我的鬍子也挺漂亮的嘛，是不是？我說。祖母看都沒看一眼，就搖搖頭：沒有。你公公要白淨得多呢。噯，沒辦法。你爸爸命最鹹。五歲死了爸爸，七歲就跟我逃紅白。我常常帶他過河避子彈。可是子彈還不是照樣在我們的身邊擦過？有一顆還劃破我的耳背呢。我們躲在石頭後面，等槍聲停了出來看看。那些大石塊都是一個洞一個洞的子彈孔啊。戰爭，哼，你們好命多囉。你知道戰爭的日子是怎樣難過麼？我當然記得她愛提起的拾蕃薯的日子。父親還小，那時候。拉着祖母的衣裙，在那些貧瘠的土地上翻檢人家翻過的紅薯。還有，有一次她提了食物送給田裏的人吃。碰上兩個日本兵士。他們用槍咀的尖刀挑起食籃，踐踏在田陌上。槍柄一托一擊，就把祖母敲得昏在乾旱的稻田裏了。所以我的頭才隔一陣子就要頭風哩。都是那一次死不去留下的。祖母一邊按她那個小得可憐的假髮。那幾縷灰白的頭髮，臭到不得了。祖母每隔兩天就鬆下來梳一次，梳得油光滑亮的。我說這有什麼用呀，婆。臭得衝破我的鼻孔了。人家站都不敢和妳站在一起囉。祖母就會把彎下去的頭抬起來，白了我一眼。真的。白了我一眼。哼，你不要臭咀好不好？我兩個月前才洗的呢。兩個月？我誇張的尖叫起來。做什麼呢？祖母裝蒜。其實，我放這四個月的長假，都在家裏，都不見祖母的髮洗過一次呢。祖母會說謊呀。我還記得三年前考H. S. C.，沒有錢繳考試費。可是到了最後，祖母竟然中了兩角錢非法的千字票。總共有一百三十元。我驕傲的說：妳看，我這個五兩六的命的人，自是吉人天相，是不是？哈哈。祖母也哈哈的笑。笑出眼淚。然後我突然說：婆，妳那三個金戒指很久沒戴了，去拿出來戴，好不好？我就裝腔做勢的要到床下去取。祖母於是就哭了。你這個小鬼，都知道是拿去當了，還裝不知道呀？我還以為能騙你呢。哎呀，妳看妳，嗚嗚嗚，哭得好不難聽囉。我笑着說。祖母的感情脆弱得像蝦餅。每次去當東西回來，就要哭。典當典當典當，典去那三個金戒指就十指空空，雙腕白白，一無所有了。難免要傷感一場。其實當東西在我們家還不是家常便飯？只是祖母不知道我以前有過典當的經驗而已。那時候我讀 Form One。媽媽還沒有憂鬱去世。爸爸剛剛辭掉三哩外一座小鄉村的農業合作社的文書

職。他在合作社已經工作六七年。和許多許多的農夫很要好。因此也很知道了一些種植養雞養豬的經驗。又是一個頗有腦筋又頗自負的人。以為這次能靠農作發達起家了。就在五哩外的土地上種菸。施了好幾千塊錢的肥。想想，這該是好大一片菸地呀。只爸單槍匹馬的衝撞。所以我常常坐在爸爸的腳車後座去幫他捉蟲。那些專噬菸葉的毛毛蟲。我沒有哥哥姐姐。爸爸就一個人一担一担的挑水去澆。烈午的陽光下，汗水在爸的背上閃呀閃的發亮。土地就像一個吃人的魔鬼張開大口拚命的吞下去。毫不厭倦。貪婪。爸一共掘了三口井。他從斜坡上的第一口井汲水開始澆下來。澆到第二口水井時，就停歇一下。我掀一掀草帽，看見他一口一口的吹朱律。草帽太寬大了，我整個臉都罩在陽影裏。爸爸那邊的草寮，蓋的時候只是隨意的用一網一網的茅草疊上去。經過一些日子的風吹和烈日的曝曬，破了許多的洞。陽光照下來，他的胸口正劇烈的起伏。我走過去，他抬起頭來對我說：再過幾個月，爸抽的朱律就是自己種的菸葉了。那些菸葉有些已經有爸爸的巴掌那麼大。綠油油的在風裏撩撥。我也就是像爸爸那麼想。我們是要有收穫了。可是我却又有種很不安寧的想法。萬一這些菸都死光了呢？我每個晚上都夢見自己是一隻大大的毛蟲。悉索有聲的捲噬那些菸葉。每個晚上都做同樣的夢。上齒和下齒也常常跟着夢境磨擦起來。媽在隔壁房裏聽到了，過來用我的日本拖鞋拍我的臉頰。但是迷信歸迷信，傳說歸傳說。我依然睡得夢魘遍遍。北風一吹，旱季到了。水井的水乾得無踪無跡。父親放棄斜坡上的兩口井。專注於坡下的第三口。他一鋤一鋤的挖。挖到二十幾呎以下，猶不見水源。只有塗了一身泥漿爬上來倒在草寮裏。菸，死了。媽媽常常哭。父親也是。那時候祖母還沒有從大陸回來。祖母是在我二年級的時候從大陸來的。那時媽剛好生下大妹七個月。躺在醫院裏打了三百多支的針。瘦得好像個猴子。家裏沒有親人。爸爸每天早上就早早的把我載在腳車後去合作社工作。我也不是一個很乖很聽話的孩子。在合作社附近的小學上課也不肯規規矩矩的上。常愛在休息時間鑽出籬笆外，去看一個瘦瘦小小的男人抽鴉片。那是一間很黑很小很簡陋齷齪的小木屋。那個男人真的是一隻油膩的蝦米。彎彎曲曲斜倚在床上一搭一搭的抽。看起來蠻有趣的。他的臉有時黑，有時白。如果他的臉一發白，我就會說：阿伯今天沒抽兩口呀？他狠狠瞪我一眼，絕不開口。我的舌頭自然的就伸出來好半截。口香糖魏顛顛的貼在我的舌尖，要掉下來了。那一天他一定不愛說

我的腦際儘是他僵硬的臉一張張的疊起的畫面。忍耐不住，我便抱着頭吼叫一聲往外衝。書包吊在我肩後盪呀盪的不休止。來到那間黑黝黝的小木屋，看見那張靈黃的臉下胸口還一上一下的呼吸，我又楞住了。爲什麼？爲什麼？我自己也惘然不已。他平常時候愛磨墨寫大字。那對鏡片，一圈一圈的圈着，好似有三四吋厚的樣子，把他那個鼻子都壓扁了。我很喜歡帮他鋪紙張寫字。磨墨我可不要。手很癢疼的。看他抽足鴉片寫大字的神態。我都呆了。他寫的，就是人家裏供奉的「神」。神原來也是人創造的呀。有一個早晨我跑去他那裏，突然發現他屋子旁的一口水井邊堆了一些泥。一個陌生的女人正一桶桶的從水井下打上來。她是一株稻桿。瘦乾瘦乾的。兩邊的長褲脚都已經沾滿泥土了。我站在一旁冷冷的看她。滿肚的疑惑她是那裏來的。她是誰？我一直弄不明白。井底下傳來那個男人的哼唷聲。過了一會，井口便很驕然的冒出一個白灰色的頭顱。誰？我驚叫一聲。那真是一個童話故事裏才能存在的水怪。我跑開在一截枯爛的木頭上坐下。靜靜的看那座黑色的小屋。只有一個小窗子的小屋，剎那間變成一隻獨眼的怪獸了。牠正蠕蠕而動。身邊的髒垃圾已經輕輕的鬆開。我跑呀跑的回到了父親的合作社那裏。以後就沒再逃課了。而那時候媽媽已經出院。拖着一臉的病態。祖母不久也從大陸回來。我以後聽說那對男人和女人只是那樣隨便的碰上的。就睡在一起。就一道生活了。那女人抱着琵琶沿戶彈唱。幾年後，有一個晚上，那個男人給一個年青人打死了。就拋在那個他自己挖掘的水井裏。有人說年青人是女人的兒子有人說男的是年青人的爸爸。不知道。爸爸種菸失敗，媽媽常常拿着首飾去當。她不好意思去，所以我去。那時我很瘦小，個子還不及櫃檯那麼高。有一個下午我收下當金後突然聽見小學時候的校長在櫃檯後說話，害得我急急的就走出去了。其實我想起那對小屋的男女，我的生的意志就特別強烈。我也不知道什麼。我典當東西是羞恥的嗎？不是。所以我以後去，就很坦然。其實當的日子我過得很長。到我的胸高過櫃檯時，還去過。那還是去年。也是大學放長假的時候。元龍高臥。醒時在桌上發覺父親留言去板城的地方法庭過堂。他身無分文，是打算去坐監的。言下不勝唏噓。我哈哈一笑，就趕過海去。父親是該在第二法庭過堂的。但是守門的警衛竟然指導他去第一法庭。我趕去時，名字已被提過。而父親「缺席」。三萬所以已經

擬就待發。父親向傳譯的要求下午再過堂。他不准。我鳥了他一場。父親作好作歹，賄賂了五元才行。罰款一百五十元。幸好那時我有助學金。抵消了。那案件只是因為父親無知，以爲和人家合股的生意失敗了，關閉就算了，不用報所得稅。政府就罰他個逃避所得稅的罪名。我還遇到另一個熟悉的養雞販。也是全樣的情形。雞已經因為瘟疫死光，也得去找百五的罰款。其實這種怪異的例子還不是多着。法律本來就是荒唐的。只看你能不能適應它。偏是父親又是個糊塗蟲。去年的案後又沒去報告生意已倒閉。祖母哭了一個早上。我說妳依依嗚嗚的，Yes——難聽死啦。哈哈。你這孩子還會做鬼扮怪呀，哼。果然是破涕爲笑矣。我去買肉給妳生日，哦？乖阿婆。我說。我的人已在門外。





墓（我沒有爲媽立墓）

我早上起來，手淫一次。想起了我的媽媽。媽媽已經死去，我每次做這件事就會看見她在黑暗中監視我。我於是撇開頭；不去想她。那時候妻還躺在我身邊睡。她是側身的。我們的黑被單有一半滑跌在床下。金黃色的朝陽鑽進深紅的簾照在妻圓光雪白的臀上。我又迷惑了。妻是赤裸的。我也是。因爲我喜歡這樣的赤裸着肉與肉磨擦時的快感。妻並不高興這樣，但我固執，她也只好答允我。我曲着膝做那一回子事。妻也許醒了。而且也許醒得很早。醒在我以前。也許她根本都沒有睡，昨天晚上到現在。我當然不希望她是醒的。她雖然不敢說什麼。但是她會在臉上掛一副諷嘲的笑容，却是我受不了的。那種嘲弄與輕蔑曾經使我痛苦流淚過。我曾經因此用剃鬚子的小刀片割腕自殺，但終於沒有死去。它幾乎使我在人們的面前抬不起頭來。而後我竟然改變我的態度了。和朋友談話竟然一改往昔那種嗯啊啊一儘點頭稱是的作風而慣於大聲的說話了。我每一個星期六下課回來，就去車站旁邊那個飯依回教的印度人開的小攤子買兩盒避孕套。F.L. Two Packets? 我還沒有進去他的小攤子，他就會不懷好意的微笑着問我。當然。我給了他一個結實的回答。他包紮好給我，總是扶扶他黑色的 Songkok，你真可以。然後哈哈的笑起來。我也誇張的大聲地笑。那裏。他媽的你不要侮辱我太太。我蹣跚穩健脚步走出他那攤子。那傢伙是個多舌的男人，我知道。黃昏的時候我常常來找他。我們就站在他的攤子前看巴士上上下下的女人和女孩。他指着那些短裙子白大腿的女孩告訴過我許多去 OHERAS ROAD 找妓女的故事。他第一次去找，給

一個有經驗的中年妓女整得好慘。沒有兩分鐘，事情就完畢。到現在還無限憤懣無限惋惜。啊？我心頭亮一亮。這麼快的嗎？真沒用。他竟然視規的抗議：什麼！我現在找得着她，非好好的玩她死去活來不可。自此以後，我便知道他又是一個性無能的男人了。我每週買六個避孕套，他自然會和附近的男人提起。那麼所有的人便知道了。他就是這樣，越是性無能，越愛玩笑這方面的事情，籍以掩飾自己。我的右手在妻軟滑的胸放肆。妻厭惡的把它拉開了。哼！沒用的東西。她原來是醒着的。那麼她知道我又在做什麼了。羞愧要爬上，我便把它壓抑下去。我把濕濕的左手在床單和被單上抹抹，就用強去擽她。妳說甚麼？妻掙開我。你要裝腔作勢了吧。我認識你呢。妻那股酸溜溜的背後也許還藏着無限的壓抑和難過，我突然這麼想。我的微忿便消逝了。妳不要氣我。我 Sayang 一下，好不好？我輕輕的說。不要——妻擺一擺擺動身體，把被單拉上來，拉高到她白玉般的頸下，不睬我。我就那麼癱瘓在一邊，平擺着。妳知道，我很難過？我近乎軟弱無力的說。妻沒有開口。我對不起妳。我仰首上望。妳說話嘛！天花板上角落處的小蜘蛛網微微的顫抖着。我又看見它了。昨天我才對它凝視良久。磨機的聲音潑潑的响，震得床也抖動起來。房東太太發達了，就嫌原有的 mosaic 地面容易藏垢，難洗。把它敲碎了，引來兩個鋪砌花磚的男人。那三個磨地面男人也跟着來了。一個傢伙牽着磨石機，推來推去。妻竟然對他那一身結實的肌肉看得出神，忘記我回來了。摩多聲很吵，妻拉開嗓子大聲的叫；你真有力呀。我爬上樓梯，還可以聽見妻的叫聲。那時候已近黃昏。我坐在床緣，支着下頷看那個夕陽慢慢的老去。光影在我那座彫塑上移動，移過了我的鼻樑，暮色便突然四合了，妻仍舊不懂得上來。懸懸約約可以聽見那個傢伙和妻同扯嗓子高聲說些什麼。我尖起耳朵聽，那只徒然。我躺下去，突然發覺有一隻細小的蜘蛛在牆的一角結一個小小的網。小蜘蛛慢慢的腫漲，變成一隻翹翹起頭噴光亮的黑屁股的黑寡婦！我打了一個顫抖，忙把被單蒙起來。你怎麼了？妻有些詫異我的怪誕動作。我一句話也不說。你媽媽今天做忌，記得嗎？妻搖一搖我的身體。那時候我已經轉過身體，以背向她的背了。怎麼會不記得呢？我說。其實我已經忘了。媽媽已經逝去三四五年，我怎麼還會記得呢？人死了。也算了。我前面有許多許多的苦難待受，還有種種的快活沒有過，自然忘記媽媽是在那一個月那一天去世的了。我只記得我沒有看見媽媽臨終的那一眼。二哥打電報給我

時，已經是黃昏七點多了。那時我和幾個同學正在屋前談笑。我讀過緊急的電報後便繼續和他們談下去。我的朋友問我是什麼事，我說：我要回家去分財產。他們都笑起來。我等他們回去後，才去沖涼換衣服。距離九點十分開的火車還有一個小時。我還在客廳裏看了一齣牛仔電視片集。第二天清晨回到家，媽媽已經去世了。二舅母說：你媽媽一直盼你回來。你早幾小時到就好了。但是我終於是不見媽媽了。清冷的早上，靈堂裏只有幾個表弟和表姐。爸爸沒有兄弟，我也沒有堂兄弟。才搭起的帳篷下，擺了幾張桌子，幾張條凳供人搓麻將。這時候桌旁邊也是冷清的沒有一個人。媽還沒有收檢，靜靜的睡在蚊帳裏。我蹲下去在她臉上撫摸了又撫摸。可是我沒有哭出來。我沒有想哭。這時大哥二哥不知道從那裏先後走進靈堂。你不讓眼淚掉在媽身上。大哥提醒我。我知道你害怕媽沾了我的淚後不會找我托夢。發財的夢，當然。我們有這樣的傳說。而媽又是最疼我的。可是我那裏來的淚呢？我沒有流淚。我仔細的打量媽安靜的臉。我看不見她有一點痛苦的痕迹。我倒在媽的身邊，睡到那些做功德的菜姑敲起木魚誦經超渡時才醒過來。這以後我跟在大哥之後二哥之後大哥啣着尼姑的道袍繞着媽的棺材兜圈子。大哥和二哥的眼睛都紅了。他們哭過了嗎？我不知道。我却自始至終都沒哭。我聽見舅母和姨們的嚎啕聲，已經厭死了。所以我常常跑去看人家賭博。Balangkai。十一張。麻將。十胡。看他們大大聲的叫喝，項際的靜脈都貫張了，怪有趣的。好像在人們的喜宴上慶祝一樣。我比較喜歡玩十二張。一塊錢可以贏十二塊。那個做莊的傢伙幾年前醫生告訴他患上癌症只有一年的生命。所以他玩得更兇。但是終於玩出了人命，沒有死去。我押了七次賭注，每次都是一塊錢。中了六次。贏了五六十元。三舅母說是媽疼我，庇蔭我發財。她也跟着我押。我因此就不賭了。大哥和二哥看見我站在桌子旁邊便罵我。三舅母說讓他去吧。他太傷心了。出殯的那天，九指伯要我唸祭文。我用小學時老師們罵爲趕火車還是趕飛機的速度唸過去。驢約間我聽見幾個婦人私語：他有一點神經了。有一個說：阿御姐真沒福氣，有這樣的不孝子。她們竟然爲此而爭執起來。真是吃飽太空閒。載着媽的棺材的囉哩開了四五哩突然停下來。火車要經過，阻路攔已經豎起。不能通過。好一會兒，火車才衝衝衝的開過來。只是那麼短短三節車廂的 Railcar。我不禁又想起大學裏的課業了。我曠了五天課。回去一定得趕到沒有老命。我也不知道媽死了爲什麼要這樣排場。若說

是爲了報答媽媽才這樣拖延前後六七天，誰都知道那是不應該的。心裏都不舒服。但是還是要做。家裏因爲這次喪事，開銷多少，我不知道。總在四五千吧。如果媽媽知道這樣亂花錢，一定用她那把黑布傘柄敲我們的頭顱的。媽媽一直就是很標準的一個中國婦女。又勤、又吝嗇。天天早上搖着她那把布傘上街抱一大堆衣服回來洗，洗瘦了身體。中福利部彩票的頭獎後還是這樣。我常常罵她。她也不肯聽。我也沒辦法。從山上的墳場回來。二舅問大哥媽媽的墓要不要也趁此就立起來？這三個月內若不建立，就要等三年才可以做了。大哥說問二哥。二哥指着我说：你說呢？我說我怎麼知道？其實我早就說過要給媽媽火葬的。讓骨灰隨海水流去，什麼都沒有。很早我已經知道大哥二哥會爲墓的事吵起來的。媽中彩票時分十萬塊錢給大哥十萬給二哥十五萬給我。我們分的財產不多。多財產的都不知道，我們怎麼知道？我說我當然不知道！就去房間睡覺。那一個晚上我又從板城回來吉隆坡了。我已經曠課七天。墓因此就那麼擱下，沒有建成。三年了。如果要給媽媽建墓，還有一二十個三年好等的。大哥二哥他們懷恨在心裏，是不會妥協的。而我，根本就沒有立墓的意思。我知道媽媽已經去世，所以我夢裏沒有過媽媽。我也知道媽葬在那裏。够了。媽幾時去世的，我根本已經忘記。妳怎麼能記得那麼牢？我說。妻要推開我。你真荒淫。媽媽的忌辰你也要。噲哩噲嘛。可是妳也要嘛，是不是？嗯？我還記得讀 Form 2, Form 3 時我常常跑去 Leboh Teh Soon 印度人的舊書攤找黃色小說看。那時候我是在一間著名的華文中學唸書。雖然是著名，那學校的學生也是良莠不齊的。而且行政很注重考討，把一些精明的書蟲都調集在三四個班級，悉心調教。不管其他的生死。所以乖的乖得不得了。見到教師們總是蛇長蛇短。奴顏婢膝。壞的學生則壞得壞透了。我就是最壞的一個。可是我的媽媽說我很乖。鄰居也這樣說。妳看他整天都坐在桌子旁用功。我愛孤獨自己。在桌子上做一些東西。看小說。她們不知道。有一次我一邊看書，一邊在被窩裏摸索，適逢媽媽端了一杯 MILK 進來給我，我忙把手擦在被單上。我不知道媽媽有沒有發覺我的手是濕的。她只囑咐我早點睡，並沒有說什麼。自此以後，我既不能革除這習慣，也不能不在恍惚間看見媽媽的監視。我的手一鬆開，妻便溜下床去。太陽都照在你的屁股上了，還不要起來嗎？太陽也照着妳的胸脯呢，我說。妻的胸脯雪白如粉。美麗如斯。

父親

父親走來我這裏只住一個月就要回去。

他說：我想我還是回老家的好。吉隆坡我實在住不慣。

他也知道父親是不能適應吉隆坡的。父親在老家是悠閒慣了，一下子走進吉隆坡，車來人往，四周都是嘈雜的聲音，他那裏會習慣呢？在我的故鄉巴東色海，左右前後才只有四條大街，車輛又少。騎腳車的話，父親他老人家有時候不知不覺的騎入大馬路中央，也不會有什麼意外發生。那麼的自由自在。而且老鄉老友滿街滿巷都是。那裏像吉隆坡？那裏樣的冷漠無情。

是的。老家就像祖母。父親是舊觀念下古老的人，是一定要回家去的。

但是，最叫父親感到侷促不安的還是我們住的組屋。父親來我這裏住的一個月，不知道已經提過幾次了：住在半天空，腳都沾不到一點泥土，有什麼好？

父親每說這一句話時，我知道他多少都帶有一點輕蔑的。當然並不是看不起他的兒子的住處，而是對整個發展中的城市不滿意。

其實，像我這樣的人，一個的士司機，能夠有機會住在這種並不是廉價的組屋裏，已經算是够幸運了。最低限度，我住處的四周還是一個住宅區。有一些單層與雙層的排屋，還不

然而，父親就是瞧不起這種住宅區。這種居住的環境。

每天早上，我七點鐘出門時，父親便已經從附近散步回來。這一個月裏，我已經習慣於他的早起。正如以前我在老家時，凌晨五時還未到，就讓父親洗臉嗽口時的吼聲吵醒一樣。父親最近還是這樣早起，而且還學會了甩手運動呢。

你告訴過我那些鴿子屋是多少錢一間？父親說。他指的就是那些單層的屋子。父親就是有他的鄉下人的驕傲。

四十多千啦，我漫不經心的回答父親。因為我知道父親接下來的會是什麼話。四十多千。哼！屋前的那塊地也叫地啊？還不够我種一行甘蔗呢！

父親就是這樣。才出來一趟吉隆坡，就蠻不是味道兒。幸虧父親不須要永久住下來。要不然，他將如何過日子呢？

其實父親一開始就不想來吉隆坡住的。無奈我一直要他來；叫了四年多了，終於才寫信來答應。而且還是因為他就要申請回去中國大陸探探二伯的病也順便回去潤別了將近四十年的故鄉看看，才肯來和我小住一趟的。

父親最瞧不起吉隆坡的，就是它的繁忙和居住的地方狹窄，沒有一點伸腳的地方。

不要說吉隆坡這個發展得這樣激烈的大都市沒有空餘的地方，父親要看不起；就是巴東色海我的老家，父親也一樣不大中意。我還記得，遠在我唸小學的時候，晚上我們全家在屋子前的空曠的院子裏納涼。父親偶然談起他的故鄉，就會感慨萬千：

我們的老屋啊，一座就是三個廳，十五間房。那片田地，站在這一角看不見那一頭。那裏像我們現在住的這樣呢？窄窄小小的。

我也還記得到我升中學唸高中三的時候，父親還是那樣重複他的懷舊，鄉思。

總之，父親雖然離開他的故鄉已經那麼久，他對它的懷念還是那麼的摯烈的。

奇怪，我離開故鄉都已經四年多了，却從來不曾有他這一種感情。難道說，沒有鄉土情就是我們這一代的特徵嗎？

父親說回，果然就回去了。他的性格就是這樣。幾十年了，依然沒有改變。決定了一件

事，就是那麼固執的執着。

我知道父親是不會再回來吉隆坡的了。

我送父親上火車後對他說：

等您回唐山的航期肯定後，我再帶錢回去家裏。

父親堅決地說：不用帶錢回去。如果到時候你有空，回家去一趟就够了。

火車鳴鳴的蠕動起來。我彷彿看見父親就是這般疲憊的火車。辛勤勞苦了一生，為什麼還不休息下來呢？老家裏有的是大哥的三個孩子，留在家裏含飴弄孫不好嗎？為什麼還想要回去唐山呢？

每次我回去，父親都向我提起唐山的事。我總是這樣問他：

您這樣搏命做什麼？人都已經在這裏住下來了，還念念不忘於它。唐山有個大蕃薯等您回去挖呀？

你知道什麼？我就是四十年來都還沒有回去看過，才不瞑目。你二伯年紀又大了，我們這一世總要再相會一次才甘愿呀。父親生氣的說。說你孩子就是孩子。一點都不明白事理。父親說我不了解他老人家？他真的才是不了解我呢。父親他老人家當年飄洋過海到這裏來，還不過十一二歲。就像其他從中國別的地方來的前輩一樣，披荆斬棘的故事，不但屈指算也算不完，就是抓起一把頭髮來比喻都還嫌少呢。他們的苦難，我們今天是看不見了。但是他們的滄桑，做爲子孫的我們還會不能感受到嗎？

中國大陸一直都是父親的故鄉。像朝聖者一生中一定要去一趟麥加才能了却心願，我了解父親也是這樣的一種心情。

父親在那裏出生，雖然不是在那裏長大，但是父親是雁，到了一定的時候，是掙扎着也要回去的。

我要父親忘記他的鄉土，也只是講講而已。父親有他的故鄉，他那裏能像我們這樣的想法呢？做慣了的士司機，到那裏那裏便是家。所以如果父親真的要回去大陸，做兒子的我能够不湊一筆錢讓他回去敘鄉思麼？

自從我高級劍橋考到却没有能力進大學以後，這四年裏的工作，好歹也存了八九千元。

那七個同學的目的，和他會快開長途的士種存下來的。我是一個好青年，不抽煙不喝酒，也不賭博。雖然找過一兩次女人，但也只是在極無聊的時候。我最大的興趣就是買書看書和聽卡式音樂。一本書幾個卡式已經够我消磨一個晚上或者下午了。沒有別的消遣，賺的錢便一點一滴都存起來，那是留待急用的。

這一種漂泊不定的長途「的士」的生活，令我又喜歡又厭煩。

有時候我想，父親說的也沒有錯。一天裏我到底有幾小時是結結實實的踩在土地上的呢？

難道說我今年才二十四歲，從此便認定要過這種漂泊不定的生活嗎？好像父親四十年沒有回去中國那樣漫長的四十年嗎？

認真想起來，我的心都會塞呢。

父親回去許久都沒有寫信來。

這些日子裏，瑪目已經不想駛的士。

他說想把車賣掉。然後去板城的板棚律賣咖喱飯。板棚律近來發展得飛快。高樓大廈一幢一幢的浮起來。往後的日子，遊客一定會很多，生意相信也一定會很好。再說他經過了一次車禍，開始對這種生涯產生了懼怕的心理。倒不如回去安安穩穩的賣飯好。

我寫一封信回去告訴父親，我很快就會有一輛「馬賽地」的「的士」了。瑪目要賣車，我索性就以六千元向他買過來。車的路牌我則每年向他租。

這是一個我已經等待許久的機會。一旦就要實現，我真的急不及待興奮莫名呢。

父親的信很快就回來。

他隻字都未提我買車的事。也沒說起回大陸。信上只說最近去一舖路外看一塊地。地大一畝。蚯蚓索價十三千元。他很有意思要買。我驚異於父親的富有。又要回大陸省親又要買地，這是可能的嗎？何況我們的老家，閩主又是遠房的堂伯，從來沒有提起要我們搬遷，為什麼父親要那一畝地呢？

我一夜未眠。

那塊地我知道得很清楚。日本南侵時曾在那兒紮過軍營，一共還留下七個十來呎高的圓

牆。小的時候我就常去那裏玩溜滑遊戲。還自己騙自己，說聽見鬼唱歌呢。那塊地有點陡，種菸是不錯的。建屋才像食風樓呢。

奇怪的是我似乎也有點遐思。幌幌的憧憬未來的屋子。如果能够，就讓我建一座三個廳十五間房的屋子吧。當然，圖還是要聽父親的回憶。

我回去的時候，父親並不在家。他帶大哥的孩子福來去買鞋子。意外的是大哥並沒有出車。他駕的囉哩是輪班值的。今天他休息。

大嫂的肩上結一塊黑布。我眼睛尖，看到了。大哥赤裸上身，當然沒看出瞞頭。

阿爸那裏來這樣多錢？我問大哥。又買地。又要去大陸。

阿爸已經不回唐山。大哥忙綠於洗刷他的爬山虎。

爲甚麼？

你還不知道啊？二伯在唐山已經去世三個月了。大嫂說。她有點欣慰。

阿興伯要來把地收回去。所以阿爸才買那塊地。大哥接着說。等下阿爸回來，你不要提起這樁事。他火氣大得很呢。他說住阿興伯的地又不是白住。每月要交租又要幫他看守果園又沾點親戚，也不念我們的好。

總之住人家的地不好就是。大嫂說。

那麼地買成啦？

十二千半成交。又過名又簽字又吃茶，統統十三千一就是。還差五千多元呢。

福來遠遠的叫跳着進來。我說：

你買鞋做乜用？

讀書啦。

你去年考第幾？

二十三名。

幾年級？

二年級。

書又不會讀，鞋子却買了一雙又一雙。哼！大哥罵福來。

阿公阿公，我以後要買一百畝的土地。這樣多這樣大。福來的兩隻手臂拼命的向後張。父親也給他逗笑了。幾個月不見，父親已經蒼老許多。

叔叔叔仔，ㄇㄚˊㄚˊ頭先要查阿公的登記，阿公拿給他看。他還說ㄅㄚˊㄚˊㄚˊ要慢慢走呢。

ㄅㄚˊㄚˊㄚˊ是甚麼？

老人啦。你不懂？

大家都是人間的人，幹他娘還要查我的登記。我把他幹幹幾下，他還得和我說好話呢。父親一高興，粗口也跟着來了。

我可以感到父親的得意。

也不去提起回大陸的事了。

我只是想回去時再寫一封信給父親，順便也寄上三四千元和我那張十五間房老屋的圖讓父親修改。橫豎屋子是建在自己的土地上，要怎麼建法，只看自己的喜歡。

我只希望有一天會有一間屋子適於父親住。不會再聽到父親講：「窄窄小小的像甚麼？」或者是「脚也沾不到一點泥土，有甚麼意思。」就好了。

吳森住的那間屋子，地上有個破洞，還是在他未遷徙進去時就看到了，那個破洞在廁所裏。吳森原來也沒有怎麼去管它。舊屋子嘛，牆上的漆斑剝脫落，地上破一二個洞，又有甚麼稀奇呢？

不過發現地上那個洞也屬偶然。

吳森搬進去住，是在辦完父親的喪事以後。他匆匆忙忙變賣那間老屋，就帶着惶惑的心情離開那座多風多雨的小鎮。

經紀人摩根帶他來看這間屋子的黃昏，夕陽已經西墜，照得天空是一片冶艷的金黃。吳森跟在摩根後面，走過一座樹林，終於到達屋子跟前。

摩根從一串一斤多重的鎖匙中找出一把半呎長的門匙插進由八片玻璃砌成的大門，答的一聲，門依呀的開了。屋子裏有七八個月沒有人住，霉氣剎那間鑽入吳森的鼻腔，打了三個噴嚏。

吳森走過客廳，飯廳，再走進有一個北歐式壁爐的廚房。黑黑的壁爐，依然有前一任主人煮咖哩魚遺留下來的腥味。吳森故意深吸幾下，差一點嘔吐出來。

推開廚房的門，便是四百方呎的天井。那天空，雖然黃昏已逝，蔚藍與金黃混淆得那麼

怪異。

吳森仰視天空，跨過了天井，踏進廁所。

自始至終，摩根都陪着吳森。看見他走進廁所小便，他便遠遠的走開了。

吳森門也不關，撒完尿，便猛力抽水，一口氣試了七八下，去撞去撞的亂極了，水才滾出來。黃濁濁的，就像吳森家鄉的河泛濫時候的泥巴。

吳森拉了拉鍊，臭罵着退出來，腳底下踩了一個空。半隻皮鞋陷入地面去了。

摩根聽見吳森的怪叫聲，匆匆的趕來，臉色是一片蒼白。

怎麼啦？

腳踩進去了。

受傷沒有？

吉人天相，毫髮無損呢。吳森嚇出了一身冷汗，猶自勉強說笑。

很好很好。摩根鬆了一口氣。

他們出來後，把大門鎖好，門口的街燈都亮了。繁密的星星在涼似水的夜空綻開來。夜更加剔透了。

摩根轉過頭來，意味深長的對吳森說：

先生，那個洞，你最好補一補。不要讓它再擴大下去。

其實，那個洞也不過只有拳頭般大小。兩隻拳頭就是硬擠也擠不進去。操心甚麼呢？

吳森早上起來，第一件事便要上廁所。時間也一定是清晨六點零五分。二十多年來一直都這樣準確。也許，這是小學開始就養成的好習慣麼？

偶然一二次失靈了，吳森便要竟日憂心忡忡。次日必定生病不能工作。

慢慢的，都變成機器了。吳森常笑自己。

有一天，吳森蹲下來出力，一面認真的凝視那個地洞。地洞裏黑魯魯的，似乎深不見底。一時興起，吳森又站立穿好褲子，接了一條塑膠管把水沖射進去。

吳森一連射了幾小時，只聽見水聲隆隆，却不見滿溢出來。嚇得他心驚胆跳，丟下塑膠管便往屋裏跑。

地洞里常常有蟑螂出入。

第一次看見蟑螂的觸鬚從洞裏探出來那個早上，正好是吳森要去拜訪一位總經理遊說他購買一百萬元的火險。那蟑螂竟然猖狂的從洞里施施然探出兩根雷達。吳森迅速抓過去，總算給他捏個正着，把牠提出來。誰知道蟑螂的屁股下竟然一隻纏着一隻，跟了一串好幾十隻。一時鬧滿廁所飛舞。就像北風刮起的落葉。

吳森奪門而出，趕到總經理室時，他已經等得心焦焦，不耐煩極了。你遲到了。總經理不高興的說。

對不起。蟑螂霸佔了我的廁所，一時分身不開。

蟑螂？

是的，除了蟑螂，還有蟪蛄。天陰雨濕便汪汪的唱山歌呢。

怎麼可能呢？

噢。我的廁所所有個地洞，牠們都寄生在那兒。

你應該填掉它。

填掉它？

是的。

真是談何容易。吳森也不明白爲甚麼從來就沒想過要去填它。天天都這樣忙。可是朋友却說他空死了。保險襄理嘛，時間大把的抓在手中霸任他揮霍。吳森最生氣的就是朋友這樣近乎妒忌的美慕他。他常常覺得，自己的車輪子簡直就是在和時間競走。早上起來，就不停的滾轉，到了黃昏，偶然打打羽毛球。再沖涼，吃飯。看電視。睡覺。一天就輕易的流過去了。

日子過得似乎很充實又很渾噩。連個目標也沒有。

人家說，快活得像隻蒼蠅。吳森却不以爲然。

也許像那些蟑螂吧。吳森這麼想。天天只知道進出那個地洞。

吳森的媽媽在搬進來住後也不止一次吵他填補上了。

那麼齷齪，就是蹲下去小便都害怕。她說。

吳森着實吃了一驚。素來溫文爾雅的母親竟然和他提起小便的事。難道是嚇壞了嗎？

吳森突然想起媽媽小便時的惶恐表情，吃吃的笑起來。你不再填，我就要自己動手了。

吳森媽媽提醒他。

你不要急啦。我有空自然會來填。吳森推搪着。

一天黃昏，吳森從北賴的一家鋼鐵廠接洽完一單保險回來，屋裏竟然闌無人聲。媽，吳森略為提高聲音。

他推開媽媽的房門，發現媽媽竟然在發囔語。

他搖搖媽媽的手臂。她醒了。

睡覺？吳森問。

嗯。吳森的媽媽漫不經心的答。

天暗了，吳森去把窗關好。再拉攏布簾。房裏剎那間陰暗了。

剛才上廁所，有一個五角錢不小心掉進去？

那裏？

那個破洞。

哦？

我檢起來了。

那麼骯髒，你敢伸手進去？

怎麼不敢？只是手擦傷了一點。

在那兒？

吳森提起媽媽的手檢視，食指上有道破痕。只有半吋長。

吳森幫媽媽裏好傷便去看電視。

半夜裏，吳森只聽得媽媽的呻吟清晰的傳來。他趕進房裏看個真切。原來媽媽的手指已經腫得透明。好像烤好的臘腸，肥滿欲滴出油水來。

拿杯水給我。吳森的媽媽想要抬起手招呼他，但是不能如願。只好放下了。

吳森找出兩顆止痛藥片讓她吞下。她才漸漸睡去。

吳森再去看廁所那個破洞。蹲下去的時候，又有一隻蟑螂探出頭來。兩條觸鬚擺來擺去，根本不把吳森放在眼裏。

吳森凝視良久，想起父親生意慘淡時的店舖。父親的臭魚賣不出去，蒼蠅便在那些囤積起來陰濕的草蓆袋上繁殖個不亦樂乎。哼哼哈哈的，吳森奔上奔下，拍打得團團轉，汗也流濕了他那老爺的日落洞式底褲。可是依然打殺不完。還有那些蠕蠕而動的幼蟲，密密麻麻，無聲無息的在地上爬。腳有時簡直不知要放在那裏是好。大多時候他不小心，赤裸的腳板踩在軟軟的蟲身上，嘔吐馬上湧上喉頭。但是追殺蒼蠅的快意很快就把它壓下去。過後氣喘難支，才去破爛不堪的沖涼房沖洗。但是那些蟲都不是安份守己的好東西。一下子一桶水由井裏打起，七七八八的浮在水桶裏的白色東西都是蟲的屍體。把蟲屍撈起撥開，掬了兩掌水往臉上抹洗一番，吳森便得又再去打蒼蠅了。

打都打不完的蒼蠅。

那時候他才高中畢業，徘徊盪漾於日子河中，竟然過去了。

父親的生意始終是一蹶不振。吳森轉入保險界工作後，他的父親更加拮据了。在吳森的印象裏，他的父親簡直就是這些蟑螂和蟾蜍。偷偷的從洞裏爬出來，尋尋覓覓。找到點東西吃就開心。人來了，馬上又再縮回去只有拳頭般大的地洞。一開始就活得那麼的自卑無助。也難怪後來周轉不靈，投井自殺了。蟑螂。蟾蜍。天黑出來。地洞就是牠們的世界。世界也只是是一個地洞。是生是死，都在那裏。

吳森的媽媽天亮以前臨終囑咐：

你一定要把洞填好。

吳森辦完喪事，也為自己買了五萬元的保單。受益人是誰，一時竟想不出來。在這世上，只有他孤單單一個人了。

吳森在鏡子前對着自己哭到曙光微現。他一直努力的擺脫父親的影子。雖然他終究是搬出來了，但是他更加感到那麼的無助。冥冥中，他越感到不能不走上那條道路。

他頂着料峭的微曦，巡過鎮上的每座咖啡攤，終於找到做泥水工的阿三。這個洞，你一定要替我填好。吳森帶他回去屋裏，指着地上的破洞說。

阿三蹲下仔細的察看一遍，抬起頭來。

對不起，先生。這個洞不能填。

爲甚麼？

就是填了也是白費功夫。

不管如何，你一定要填平它。

但是，這是一個無底的深淵呀。

你不填，我就對你不客氣了。

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要走了。

吳森只好睜着眼睛看阿三離開。阿三野馬哈只留孃孃輕淡的藍烟。

吳森買了半碼的沙和四包石灰，一共花掉兩天的時間才算把它填妥。

他看看已經平坦的地面，滿意的笑起來。

半夜酣睡間，只聽得轟隆一聲巨响。吳森趕出來看個究竟，只發覺日間填平的地洞竟然

陷成一個大洞。足可容納一個人。

吳森茫然的凝視着它。媽媽臨終曾提醒他一定要填平。恍惚間，地洞那裏有一隻手在向
他召喚，那隻手，赫然竟是媽媽的那隻。漲大得像拜祭神祇的麵龜。膿水在半透明的皮膚下，
只差沒有用針紮，快要崩潰了。

(十二月初)

謀之外

禮拜天是休息日。福安沒有開店。前一個晚上他就這麼告訴淑娟。醒來時他再提醒淑娟一次，他今天要去當醫生，動手術。私心裏只希望淑娟能產生一點興趣。但是淑娟正趕着出去，匆匆忙忙地，看都沒看他一眼。

我今晚可能會遲回來，看看淑娟走到大門口，他大聲的說。

好。只聽見淑娟漫應一聲，就鑽進車廂去。

那是一輛白色的馬賽地（Mazda）。白茫茫的在陽光下閃爍，刺痛了他的眼睛。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墨色的車窗紋得密不透風。福安總是怎樣伸長了頭，莫說聽不到兩人的談話，就是要從淑娟翕翕而動的唇形猜臆出什麼話來也不能够。

黑黝黝的車窗，根本看不透。真是太可怕了。

就是動手動腳，我們也不知道。

淑娟才走，便有一個男人推了架腳車過來停在福安店門外打風。他一邊去取壁上掛着的橡皮管，一邊說。劣質的雪茄叼在咀邊，一抖一抖，沒有一點烟燃起。

福安轉過頭去替他開了鍵，摩多便「打打打」的吵。

自從淑娟半年之前去紡織廠工作，福安心裏就蹙足了氣。雖然稍稍的略施壓力，依然不

福安是一個安貧樂道的人。在小小山鎮裏生也在小小山鎮裏長大。他的生活就似他從已故的父親處承襲過來的腳車店那麼簡單乏味。恰恰能滿足他沒有野心的性格。

但是淑娟不同。淑娟從山下嫁上來給他只有兩年，就開始眷戀山下。山上的風，山上的樹都留不住她。

我們一定要趁着年輕努力賺錢，將來才有好日子過。她要出去工作的那個晚上，這樣安慰福安。

淑娟是一個對生活有企圖的人，她所說的話，頭頭是道。福安也想不出有什麼不對的地方。

開始的時候，每個早上或黃昏淑娟都在鎮上破陋又潮濕的車站等工廠的巴士。車站就在斜坡下面。要上工的時候，精神飽滿，又順着斜坡走，一點疲倦也沒有。只是回來時，拖着疲累的身體，爬上斜坡，喘得她半死。那已經是半年之前的事了。才開始學習掌管纜軸，莫說對硬幫幫的機器生疏，就是圓滑的全事也沒認識幾個。等到兩個月之後，淑娟昇了組長，工廠的巴士便自自然然的停歇在淑娟門口，只是老舊的油屎車，引擎沒有關死，吵得人家耳聾。

那個男人把橡皮管按在輪胎上打風，還兀自喋喋不休。

剛才的女人，是你的查某吧？

福安沒有睬他。男人又再接下去：你的查某真美麗。

福安突然渾身不自在。

你不害怕她走掉嗎？

淑娟三個月前的一個黃昏突然不坐嘈雜的巴士而改乘一架白色漂亮的汽車回來。下車的時候，頻頻的謝了又謝。福安蹲在地上補貼腳車的內胎，抬頭望出去，只見妻子左手拉開的門裏，坐着一位瀟灑的男人。畢挺的白衣，紅艷艷的領帶。臉上正堆滿笑容。福安抬起手來招呼，沾了萬能膠的食指和中指涼翻翻的，直涼進心底。

要不要進來坐？他提高了嗓子。

那男人只把巴掌搖了搖，也不知是不是回答他。妻子把門一推，呼的一聲關上了。車子一呼便直往更高的山上衝去。

他媽的。

那個人是誰？黃昏以後，關了店門，福安頭也不抬，仔細的盥洗十根沾滿油垢的手指。

誰？鳳凰的經理呀，你不認識？

淑娟除了淺灰色的制服，套上一件沙龍。乳罩沒有脫掉，兩條吊帶黑墨墨的嵌在白嫩嫩的肩上，泛起一片光彩。

福安抹乾了手，便在餐桌旁坐下。

他的馬賽地真漂亮。

五萬多元呢，淑娟一口飯還在嘴裏嚼，聲音也含糊了，我們這一輩子也休想要坐上這款車。

馬賽地？有什麼稀奇，街上的德士多的是，五角錢就有得坐了。

福安知道那傢伙明明是要取笑他，却又不太敢做得太露骨。這一陣子，他已經是小山鎮出名的人。那個人不認識那輛車、淑娟？還有他。

起初大家都只在遠處觀望白色的馬賽地把淑娟載來載去。彼此像懂得很多似的發出曖昧的微笑。淑娟走後，福安便蹲下來裝配或者修理腳車。從一開始，福安就這樣蹲着了。廿多年來，有那一天不是這樣子蹲在人家腳下再抬頭向上望？斜斜的向街對面的店舖望，油漆剝落後的竹簾捲起來，那些洋貨店的小老板們白皙的臉上就像是諷刺捏成。看到這裏，福安就好比聽見他們說：

你看，又載去了。

福安有一種恐慌。感覺上，淑娟和他是越來越生疏了。淑娟有的是向上衝的力量。福安要想留她在身邊，他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却又不肯讓人看出來。甚至是淑娟。在淑娟面前，她的鋒芒蓋過了他們。

每天你看着自己的老婆給人載東載西，會不會生氣？

生氣？笑話。我的老婆可是監督，那男人是經理呀。

「啊，輪胎爆了。」

其實福安並沒有真的下山看醫生。下山的路蜿蜒漫長，九九八十一彎似的，沒有一個不艱險。他看見椰樹上的果實都遠遠的在他腳底下，頭便會暈。太難走了。

可惡的男人走後，福安就把門閤起來。他在樓下沖了一個涼，把身體洗得像嬰孩那麼乾淨。然後一步一步咚咚咚的步上高樓。陰暗的樓梯，發出一陣陣難堪的聲音，使他的心情更沉重不安。

一切都已經準備好。剃刀剪刀火酒和藥水皆鎖在梳粧檯的抽屜裏面。他知道，淑娟一定不會發覺這些東西。就是發現了也好，她也不會有什麼懷疑。都是些剃鬚子用的傢伙，又有什麼稀奇？雖然他一根鬚也沒有。淑娟的興趣越來越廣了，不再拘限於閨房。淑娟的慾望大，她的企圖，福安不能控制。

都市的發展就像一粒吹漲了的皮球，慢慢的擴展到他們的山脚下。工廠天天似小兒的熱氣般冒出來。福安住在山上，雖然又高又遠，依然得竭心盡力的和這種發展競爭。在他的感覺中，他差不多已經失敗了。疲倦已經在無聲無息間爬上來。

淑娟第一次給馬賽地載回來，滿臉春風。原來她又高昇了。手下有四十八人。權力的滋味使她高興得哼起小調四周團團轉。福安燒好的菜也不吃。那個晚上，淑娟興奮之極，破例允許福安壓上她冰清玉潔的身子，而且高潮還來了幾次，抱着福安頻頻地呼喚他的名字。福安只覺肩頭一陣刺痛又一陣刺痛，原來淑娟禁不住竟然狠咬噬他的肩膀。福安一時也慌了手脚。那時候，淑娟還吃避孕丸。興之所至，便可以為所欲為，不帶一點牽掛。

福安解下褲子，一把瘦嶙嶙的骨頭即映現鏡子中。一對多心事的眼睛只顧往生殖器凝視。這是一副健康的器官。黑茸茸的恥毛茂盛的滋長，蓬蓬鬆鬆蓋過了一片兩巴掌大的地帶，對照下，不見陽光的大腿是那麼蒼白無血。

已經很久沒有發洩了。

自從淑娟出去工作以後，福安寂寞空虛越來越濃。他的心煩躁似十二月的野草，一把火就要熊熊的燃燒起來。

淑娟自從那個晚上因為昇為監督興奮忘形之後，便開始不給他一絲絲機會。連碰一下也不可以。

福安拿起剃刀在巴掌上刷了刷，便從大腿外側開始朝內剃刮。鬚曲的毛如風吹過的蘆葦，紛紛飄落。

淑娟拒絕的理由是，她不再吃避孕丸了。避孕丸害她開始浮現一個不美麗的肚臍。

誰告訴她的？

同事都說。淑娟把福安探索的手拿開。

是不是經理？

你——

用如意袋也可以嘛。

那只有九十多巴仙。

子宮帽呢？

不要就是不要。

為什麼？

我怕萬一。

生一個孩子不是熱鬧嗎？

你知不知道？有了孩子我就休想再爬上去。

這樣才好。

你那麼想要，去絕育啦。我就夜夜都給你。

恥毛雪雪掉下，在福安脚下積成一個小灘。黑亮亮的，剎那間便浮現一片青慘慘。

福安撕下一塊棉花，蘸了一點火酒在大腿內側近私處上抹了又抹。福安掄起剃刀再在口邊呵了一口氣，刀峯上便濺上一層白霧。剃刀靜靜的舉在空中。對福安來說，這一刀已經是他全部希望的投注。這一刀割下去，也不知是否能夠挽住塞滿慾望的淑娟。但是這究竟是一種嘗試。如果再不採取這個動作，他差不多就要被壓下去了。彷彿是山下的工廠突然飛出來一個齒輪，輾過他的身軀。福安的左手在青慘慘的皮膚上撫摸了幾下，右手的剃刀終於割下



，血球只像汗珠一點點的泌出來。慢慢的瀝成了一道又一道，便滴落在福安蒼白浮現青筋的腳掌上。福安用棉花按了又按，血終於不再洶湧的滾出來。他抹了一些藥水，乾了後再交叉地黏上一塊藥布。事情弄妥，虛脫的福安已經倒臥在柔軟的床上。

福安有太多的幻想。他想到淑娟上當後挺着一個大肚子的醜態。而他便可以準備做爸爸了。不過最少這也是三個月後的事。這幾個星期他一定要努力控制自己不衝動。再過一段日子，等疤結了，福安便可以展示給淑娟看。這一道又黑又紅的疤。他已經付出多少心血。淑娟一定不會知道他騙她。因為她絕不會看過紮輪精管的手術是應該在那裏留下疤痕。他只要告訴她，丁醫生說這只是一個小手術。而且這幾星期內還不安全呢。淑娟看看他沒有那麼急躁騷擾，還會不相信嗎？一旦淑娟曉得，她都已經懷孕了。計謀已售，福安只希望那時候，淑娟將會和他乖乖的守住這一破舊的腳車店，在這冷寂的山鎮上。

淑娟將會多麼憤怒和痛苦呢？福安不禁開心的笑。

黯淡的燈光下，淑娟只覺赤裸的福安站立在那兒是那麼的孤立無助。可憐得像小丑。燈光在他憔悴的身上印下凹凸不平的陰影，一泓泓的似乎盛滿他的心事。在淑娟的注視下，福安居然觀覷了。

我已經動過手術。你知道嗎？很安全的。

他向淑娟展示。黑暗中，淑娟的手觸及福安小腹上的疤，悲哀還勝於訝異。福安向她示愛，淑娟答應了，而且答應得很爽快。福安心裏儘是驚喜。淑娟也沒有向福安提起什麼。甚至連你的手術是假的，她都沒有揭破。淑娟又開始服食避孕丸。這是一個秘密，只屬於淑娟一個人。





*
附錄
1
*

潘友來

小黑談小說

*寫作畢竟是一條寂寞的路

小黑寫小說，獨樹一格，令人叫好。他說其實不敢接受這次專訪，是硬頂下來的。他更說自己不是舉足輕重的人，那更好，我們可以談得更自然。

緊急法令頒佈後的第三年，即一九五一年，小黑出生於吉打州的巴東色海，是家中長子。十六歲時，由於父親生意失敗的打擊，畸形的早熟在無意間包圍着他。甚至到今天，嚴峻的父親和善溺的祖母在小黑身上留着深刻的痕跡。

小黑清楚告訴我第一本自己買的书是徐速的「櫻子姑娘」。他一度沉溺於五四文學與古典通俗小說。一九六七年和新創刊的「純文學月刊」接觸以後，終於跳出那圈子走進現代，和「蕉風」呢，則是十四年的老友記了。

小黑說開始認真寫作是在完顏藉先生主編南洋商報的文藝版時，他感激完顏藉，雖然至今不相識。完顏藉曾經是一位最特出的編者，小黑說。

□：您是在怎樣的情形下開始去寫第一篇小說的？當時是爲着要寫小說而構思，還是先有了某種內在激情，想以小說來表達它？

：我想我的第一篇真正含有小說素質的作品應該是發表在一九七〇年九月號蕉風的「黑」。那時候還在雙溪大年唸書。每個星期我回家的路上都要經過一幢園坵經理的漂亮洋樓。洋樓前面有一大片如茵的綠草也引起了我很多的聯想。那時我實在沉迷於創作，你知道，那種年齡充滿的盡是激情。我常想在這樣的一座洋樓裏，設使只有夫妻兩人，那種生活會多麼單調枯燥？那幢洋樓遠處郊外，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而我們又習慣了文明，享盡文明，突然有一天電流中斷了，又會是怎樣紛亂呢？我是指心理上的。所以我寫下「黑」。黑也許是我喜愛的顏色吧。

□：是否這以後的創作都在這種情形下完成？

■：是的，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有一個意念要傳達才寫小說。

□：（小黑寫了不短時期的散文，可以這麼說——小黑是寫散文起家的。）個人覺得，您的初期小說帶有散文的影子。是不是您在散文不能滿足您的要求下才改寫小說的？

■：是的，除了您提起的「不能滿足自己」的原因以外，我的興趣慢慢轉向小說也因為我覺得散文已有很多人在寫，小說則不然，而且我以為小說比較能讓我表現自己。

□：你能舉例一兩篇在散文不能滿足自己的要求下而改寫成小說的創作嗎？

■：七六年的「走江湖的夏老頭」和「畸形的菊花」都是，刊在商報。

□：對於寫小說，是否有給自己訂下一個「準繩」？

■：嗯——請問你「準繩」的意思是——？雖然多數朋友都說看不出我小說情節、人物的刻意安排，事實上我對我每一篇小說的要求都很高，所以常常為了一篇小說的細微情節符合情理與否而苦惱。多數時候都費了很多個晚上才不情不願的寫下來。所以我到今天也沒有一篇真正自己喜歡的小說。

□：家和親人是最容易影響一個寫作者的用情的。您是否也同樣受着這種感情筆尖的影響？我是指在題材的選擇和人物刻劃上。

■：我同意你的話。差不多所有的作品都有我溫文儒雅，但是經常受生意失敗打擊的父親和善溺子孫的祖母的影響。事實上我有些小說裏的片段皆是得自父親和祖母近乎傳奇的遭遇。

□：在那幾篇小說的人物有着他們的影子？

■：比如「父親」，刊在蕉風。還有「其實今天不是祖母的生日」、「墓」、「跳躍」，還是在軌迹中」（學報）。

□：對這種「寫了出來」的情形，您對它會有什麼感受？會否多一層偏愛？

■：覺得似乎是交代了些什麼，發表的時候會喜愛，但是，過了一些日子也就淡然了。人畢竟是要向前走的。

□：對於這種「流露」，有何看法？

■：其實，這種流露是逼不得已的，因為有極深的感受，才有那種要寫的衝動。不過，這究竟是不恰當的寫法。

□：您是否覺得寫作者的遭遇，在在影響着他的作品，甚至「創作慾」？

■：唔——也許。我的每一篇作品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遭遇。

□：有人說，一個生活環境不好，或者一直處在失意貧困下的寫作者，就更能寫出好作品。

您對這種說法有何意見？

■：這也不見得。如果一個人窮得連兩餐都沒有辦法解決，連蚊子蒼蠅都沒有氣力趕走。還能夠寫出作品嗎？更不用說好作品了。然而，失意貧困到底是一個見仁見智的說法，有人三餐不缺却依然喊窮那也沒話好說。我覺得要緊的還是對名利心境要淡泊。

□：一個環境不好的寫作者，一旦生活改善了便放棄創作，這種情形我們看到不少。您對於這種事的看法如何？

■：一個對文學創作真正有心的人，寫作環境的改善只有更方便於他的創作。要是說一個寫作者的生活環境改善，寫作的興趣便銳減，我以為那種興趣事實上不是叫興趣，只是一時的迷惑。若真的如此，還是趁早覺醒的好。創作畢竟是一條寂寞的路。

□：一位寫作者的成就，和他在求學時期和文學方面的接觸，是否有着極大關聯？

■：一般上來說，是的。

□：談談您在求學過程中，對你寫小說所有的影響。

■：我寫小說純粹是靠自己的摸索。有一陣子——初中的時候——我很喜歡魯迅、周作人、

郁達夫、沈從文等作家的作品；我早期的作品就多少有他們的影子存在。尤其是在文字訓練方面，獲益不少。年紀一大，看的書當然比較雜。

□：你的小說，取材偏重於「兩代間」，可有什麼特別用意？

■：是嗎？我本身就活在三代之間，一定會有多少的感觸。用意倒沒有，只是一種激情下的作品，特別是寫我媽媽的。因為我媽媽英年早逝，留給我很多懷念。

□：能否舉例幾篇說明上述情形？或者談談您所表達的。

■：就拿「父親」裏的父親和我來說，文中的我是整天在奔波的士司機，一天難得有停歇下來的時候。這是現代文明中一個繁忙又疲憊之人物。雖然和中國的親戚有血緣關係，但是他的根還是紮在這裏。父親則不全。父親和伯伯有一條臍帶連在一起。所以父親一直想回鄉省親。對於他的故鄉他有着不可磨滅的懷念。只有在伯伯死後，父親才能够下定決心不再回去。文中的孫子會講 *It's a* ——警察，表示他和他的祖父甚至叔父又有另一層不同。

□：三代之間，到底是隔了不短時間，時間和背景都不同。

再來談談您小說中的男角。我們發現他（男主角）常是一個在面對傳統或道德觀念下的悲憫人物。相信這點是您有意安排的，能否針對這點談談？

■：你、我、他都是道德傳統下的孩子，大家都劇烈想突破這張網。究竟誰有這個能耐？而且我想人勞勞碌碌一生，到頭來只是一杯黃土一把白骨，你說是不是值得憐憫？我憐憫自己所以也憐憫我的小說人物。

□：您的小說人物不少以你、我、他來寫，您是否有意提醒讀者而個人物可能就是您，可能就是您，可能就是您？

■：是的，依你看我的小說人物是不是可能就是您、我或他呢？哈哈。

□：您的小說多少藏有自己的影子，是嗎？

■：是的。

□：那您是在一種不自覺——潛意識——的流入小說人物裏面，還是刻意這樣作的呢？

■：我想是刻意的，因為我只有在最清醒的一刻才寫作。比如說「困」，爲了加強夢魔的氣

氛，我曾經提起吳森和父親慘淡的生意，那些蠕動的蟲原是我自己的經驗。

□：但是我們知道，小說寫作者能抽身事外，清醒地，並且避免對小說人物的「正面攻擊」才算最成功。在這種情形下，您可有擺脫個人的影子？

■：我最近的幾篇小說都有這種嘗試。

□：您會不會很注重小說人的的刻劃？

■：會？

□：爲什爲？

■：事實上小說寫的就是環繞着人的事。有時候爲了突出那個主角人物的性格，就連他的姓名也是小心選擇的。

□：您寫小說，對小說的語言要求怎樣？

■：每一個小說人物都有他扮演的角色，語言當然要符合他的身份。小說人物取材自生活，但不是生活中人物的翻版，他們的語言是作者淨化後的貼切語言。

□：在您處理小說人物的「命運」時，您通常根據那幾點來「判決」他？

■：我想應該說，在我未寫下他們的命運時，我已經判決他們了，有時是根據情節的和諧發展需要。有時則依人物性格的必然趨勢。好像說「謀之外」本來處決那個女主角，後來反而是男主角。因爲我覺得處決男主角的話，會更增加小說的悲劇性。

□：您早期小說少有刻意安排的高潮情節，這與一般小說大不相同，您個人對這種表現手法是否有偏愛？

■：那種風格是我當時的偏好。

□：有原因使您選擇這種寫法吧？

■：當時我有一種創新的企圖。不過，近來又想嘗試比較傳統的寫法。我覺得能够多方面的嘗試是比較有意義的，所以並不想給自己製造一個囹圄。

□：您認爲目前自己的這個改變，會一直保持下去嗎？

■：人總是會變的，你說是不是？

□：從過去到現在的小說，希望您能舉出幾篇比較喜愛的來談談。

：我每一篇都喜愛，那是在剛剛發表的時候。不過，過了一陣子之後，我每一篇都覺得不滿意。如果真的要舉例的話，我想在蕉風上發表過的作品中最初喜歡的是前面提到的「黑」。它是第一篇有小說模型的小說，所以鍾愛，而且「黑」多少展示我以後的路。還有就是「老人」，那時悄淒讓我在學報的四人專欄佔有一欄，所以寫了一陣子的短小說。

：爲什麼對它喜愛？

：我喜愛「老人」，因爲它是我的另一種風貌。另外較喜愛的是近期的創作，因爲我慶幸自己終於進入另外一個階段了。

：您覺得寫小說能從中得到什麼嗎？

：能夠得到的就在創作的過程中，寫的時候雖然辛苦，究竟是一種滿足。尤其是看見自己從一個階段走出來又走入另一個階段。一步一步的邁向自己的理想典型。

：您寫小說可抱有一定的目的？例如灌輸或傳達某種思想或意識什麼的？

：你大概不是說「載道」這回事吧？這是最討厭的。我只希望在傳達一句話的全時也能夠娛樂我自己。我不會畫畫也不會雕塑，只好在文學上找尋藝術。不過，這終究是一種費心神的事。

：您現職教員，是否對寫作環境和題材的發掘有幫助？

：現在教員的待遇已改善許多，要寫作，時間和環境是沒有問題的。只是在發掘題材方面有待自己的努力觀察。你知道，我們接觸的是純潔的孩子，繁複的社會還在校園之外。而小說正該有其繁複面。

：在所閱讀的文學書籍中，您曾否強烈地受過任何一位作家的影響？

：我相信沒有，你說呢？我覺得就算是一位成功的作者，有長處也一定有短處，這是免不了的，也就犯不着心甘情願地接受他的影響了。正如大家知道的，影子下的生活始終是蒼白的，何不走自己的路呢？可能這也是我的悲哀吧。

：對於本地小說，您是否非常要求它具有本地色彩，達到本國的「時空背景」？

：是的。如果稍爲觀察，從我們的先輩離鄉背井來到這一片異土，披荆斬棘歷盡千辛萬苦才在這裏建立起家園開始，我們的生活裏原來就充滿很濃厚的地方色彩，能够把這些色

彩溶入小說中，也是一件很獨特的事。

□：您本身在這方面的努力成績如何？

■：你說呢？哈哈。

□：對於本地小說作者，您認為是否應該負起什麼使命？

■：在我來說，小說原是一種藝術，透過作者的眼光記載了一個地方一個時代的風貌，但是不應該也不能夠告訴我們該有什麼樣的變遷。

□：在結束我們這段訪談之前我想知道您對馬華文壇，在小說方面的地位和表現，有什麼看法？

■：令人失望。





葉嘯

論小黑的小說及其中心人物

(一)

在馬華文壇寫現代小說的作者當中，小黑是少數能引人注目的名字之一。事實上他的小說創量並不多；而他却能在衆多小說作者羣中有超越突出的表現，奠下他在文壇上的地位，這至少說明了他的小說具有其攝人的特質在內。

小黑早期小說的結構是頗「弩扭」的，它們沒有應有的嚴密結構，主題鬆散，字數也長短不一。他寫過長達數千字沒有題目的「小說」（學生週報八一二期，一九七二年二月）；也寫過短得祇有三百字的小小說（如「老人」）他甚至在作品裏用了不少近乎詩的意象和象徵，或者用散文的形式去寫「自己的畫像」，盡情抒洩個人的感受，全然沒有顧及他所用的是什麼文體。實際上他早期的作品可以屬於任何類型：散文、小說、寓言或戲劇，沒有任何鮮明可資辨認的結構形式。

這時的小黑是尚未定型的，他在學生週報文藝版發表的作品，是他創作上的「啓蒙時期」寫的也純粹是個人的平出瑣事和感悟。由於個人主義的色彩太濃，所以學生週報時期的小黑是不成熟的。

小黑寫過「老人」後，他再交出的三篇小說：「一個單身漢和鎖」、「多麼無奈的月亮」和「墓」，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及探討的。這三篇小說的主角皆屬同一類型的懦弱人物，他們即使不是性無能者，也是具有病態且值得悲憫的。像「墓」中在母親的忌辰也要和妻子造愛的男主角，其實就是一個軟弱無比、典型的性無能者，他祇能對着赤裸的妻子偷偷手淫，他恐懼嘲弄和輕蔑，甚至曾經用小刀割腕自殺，却死不去！後來他改變態度，每個星期轉而向「車站旁邊那個皈依回教的印度人開的小攤子買兩盒避孕套」，然後才踏着腳健步走出他那攤子」。這種行為在我們看來無疑是幼稚可笑的，然而男主角却是以這種自瀆精神來滿足自己。無形中，更加强了讀者對他的嘲虐。

表面上他對母親的去世無動於衷，語氣平淡：

「媽媽已經去逝三四年，我怎麼還會記得呢？人死了，也算了。」

「我知道媽媽已經去世，所以我夢裏沒有過媽媽。」

「媽媽幾時去世的，我根本已經忘記。」

這種冷峻，實際上祇不過是用以掩飾內心的歉疚而已。小黑在小說將近結束時告讀者他在讀書時「常到印度人的書攤找黃色小說看」，其實是別有用心，尤其到最後他說：「有一次我一邊看書，一邊在被窩裏摸索，適逢媽媽端了一杯Milo進來給我，我忙把手擦在被單上。我不知道媽媽有沒有發覺我的手是濕的。她只囑咐我早點睡，並沒有說什麼。自此以後，我既不能革除這個習慣，也不能不在恍惚間看見媽媽的監視。」和小說一開始的「我早上起來手淫一次。想起了我的媽媽，媽媽已經死去，我每次做這件事就會看見她在黑暗中監視我。我於是撇開頭；不去想她。」正好相互呼應，更使人感覺到他對母親逝世的痛悼和愧疚。瀰漫「墓」全篇的正是這種「小人物式」無聲的痛苦。從自己的性無能、妻子對着鋪砌花磚男人的肌肉出神，甚至母親的去世，他所能做的也祇是避開別人的輕蔑而已。這種自憐、自虐的精神薄弱低能症，也見諸小黑的其他小說。

「一個單身漢和鎖」的「我」是另一個性無能的傢伙。小說開始，小黑即用鑰匙和鎖來

象徵「性」，手法頗見成功：

「抽出鑰匙開門。但是抽得太快，竟穿到另一邊去。這真是一個荒唐的門。」

每次都要特別小心開它。要不然，鑰匙被絆住，轉不動了。或者，就像現在，直透鎖的那一邊。給它氣死了，也急死了。有時候我的脾氣好，還覺得真好玩。有時候，哼，索性讓它留在那裏，掉頭起開。不管是從外面回來要進屋裏小眠或者有事要出去，都全部取消。

就那樣等到我的守寡的房東太太發現了，把門弄開了；我才進去。或者出來。或者我那個一直陪着她媽媽沒有出嫁的房東小姐好心的爲我打開它。

我的脾氣真的很不好。真糟糕的。

今天我的脾氣還算好。

我細心的把鑰匙抽出來再插進去。」

一個「每一個月我都得在被窩底下摸索一會兒。弄得第二天早上總是疲倦的開車去教書」的單身漢，已經三十三歲了，還未結婚「祇因爲她對那種賣買的簽合同式的註冊或公開的宣佈法」的結婚感到極度厭惡。他認爲「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總得要有一張公開性交的證書，才敢做那回事」是很荒唐的。

把結婚證書形容成「公開性交的證書」，可見他對「這個已經死了的社會制度」之反感了。

所以他反對女朋友的媽媽提起這「醜陋」、「累贅」、「噁心」的事，他不想人生就是無聊的結婚生孩子，他認爲，這是很不理喻的事情：

「窗外的芒果樹，年紀輕輕的，就生了好幾十個芒果。這個世界好像到處都有很會繁殖的東西似的。怎樣想都想不透。

「人本來就像蒲公英。隨風飄蕩，落在哪裏就在哪裏紮根。發芽。再結另一朵蒲公英。再繁殖在另一塊土地上。

麻煩死了。」

「做人已經很無可奈何了。還這樣優優的去生幾個小東西再生幾個再生……」他企圖抗拒和反叛這種世俗，在矛盾和不願妥協的狀態之中，他竟和房東小姐在「沒有公開性交證書」的造起愛來了。房東小姐起初被他這樣形容：

「瘦削的臉，都是紅紅的青春豆，她的頭還是那個鷄窩，亂蓬蓬的。還是那一身邋遢的睡衣褲。」

那雙眼睛，似睜未睜的。眼鏡框已經發黃，有一邊鏡耳還是用樹膠圈縛結起來的。」

形象是瘦老且醜陋的，可是她第二次再度出現時，竟然充滿誘惑感：

「胸脯居然那麼白晰可愛」、「本來不很大的乳房，居然有一道頗深的乳溝」。

這意味着貪婪的慾念經已向他侵襲：

「我突然發覺，她是這樣的性感！」

然而當「她眼睛微闔，口微張，他卻洩氣了：

「我還是十四五年前的那樣不中用，洩氣得太早了。」

「那個微沾幾點水珠的鏡子裏的男人才回復了正常的神態。但是他的兩眼已經充滿惘然。」

房東小姐由始至終說過兩句話：「原來你也並不是一個有什麼特出的人」、「你並沒有傷害我什麼，你不能」對他的揶揄是極其尖刻的。

雖然她還是再一次地跟他上了樓梯，躺在他的床上，但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無能：

「我對着天花板的那一片空，發呆。羞愧無比。我失敗了。澈底的失敗了。」最後兩句，是他「受辱」羞憤的叫喊，也是小黑其他小說裏卑微人物的內心吶喊。在小

黑的小說世界，情境、命運及人物，都是被困縛着的。小說中的人物雖然盡力托掙、抗拒、反叛、最終還是被現實所挫敗。

比如「多麼無奈的月亮」的中學教員，過着的是刻板單調的教書生活，雖然倦死了，但七八年來，還是得每個早上「從妻的懷抱中溜出來，就趕出板島到半島上。吞下了粉筆灰，再由手指吐出一些數目在黑板上。」這樣的生活，也算是生活嗎？在無法（無能）改變現狀

的情形下，他唯有無奈地自慰：

「其實，每個人所走的路容或不同，還不都是朦朦朧朧中摸索。不能預料明天是什麼色彩。也在朦朦朧朧中庸庸碌碌的死。」

生命，來了算了。去了，也算了」

生命對他來說已是一件無可奈何的負荷，既卸不下，又不得駄它。另一方面，妻子的生活亦一樣空洞：

「早上起來，他已經去教書了。她幫女兒穿好衣服，等學生巴士載她上幼稚園了，便上巴利雞雞瓜瓜的買些東西回來煮。而後就是摸那兩圈麻將。兩點多他要回來了，才回樓上等他。那麼簡單得不能簡單。腸子也肥了。」

甚至連性生活，也顯示出「橫豎都是倦死了，誰還有那份熱情」的厭倦心理，即使偶而的溫存，即將要忘掉那無奈的月亮時，「月亮」卻不忘記他。晚上它會再出來。照在他的小樓的床上。」這又是多麼的無奈呢？當他準備忘掉重複呆板的生活時，單調蒼白的生活卻不會隨之而去，像那月亮一樣。它依然高掛，雖然「病態」，雖然「無奈」，但他仍要如斯平庸地生活下去。既是無法衝破厭世的藹，他仍註定成為另一個殘陋、悲哀的人物。

小黑在描摹以上三篇小說的中心人物時，極盡了嘲弄的能事，他甚至一再地以性無能來強調他們的脆弱，並透過「慕」裏的妻子、「一個單身漢和鎖」的房東小姐、「多麼無奈的月亮」的月亮意象，以及一些猥瑣的動作（手淫），加以揶揄，他也許認為，面對巨大無可抗拒的現實勢力時，人的尊嚴和努力將輕易崩潰，因而顯得迷惘、無助。在作者的刻意譏諷之下，悲劇力量往往增強不少。

（三）

小黑自小生長在北馬的一個鄉村（巴東色海），所以在他筆下的人物，都是帶着濃厚的鄉村色彩，形象是保守、樸實的。小黑寫他身邊所熟悉的人與物，大多數是自己所敬愛的祖母、父親或母親……寫他們的生活、掙扎、努力、歡笑和眼淚……這些特質在「其實，今天不是祖母的生日」裏表現得最多，在本篇裏，小黑用了不少的文字去描繪喜于溺愛兒孩

出一連串的童年往事，以及一些現在的所見所聞和內心感受，情節未做安排，過程缺乏變化，致使小說的骨幹被破壞不少。因此，「其實，今天不是祖母的生日」充其量祇是一篇真摯感人的散文，却不是一篇成功的小說。

小黑會把祖母的感情形容作「脆弱得像蝦餅」，所以在接下來的「有，爸爸吃魚還吃肉呢」，他惟恐傷害到這份「脆弱得像蝦餅」的感情，不想讓祖母知道她記憶中的兒子已經不復人間，故而把她送到道堂去，再隱瞞她說，父親的病已好了，不止吃飯，還吃魚肉呢。（「但是那都是祭品。祭拜爸爸的。」）

他不禁喃喃自問，編造了這殘酷的謊言，「是罪惡麼？」、「是善行嗎？」我們不難想像他痛心疾首的悲楚，要喊却喊不出！小黑寫「其實，今天不是祖母的生日」與「有，爸爸吃魚還吃肉呢」時，感情是完全真實地投入的，筆調雖不盡相同——一個輕鬆，一個低沉。但是同樣可以感受到那股倫理情懷，及其出道精神。甚至發展到「父親」及「困」，小黑仍然是本持着濃郁的愛心，去關懷父母及其家人。

「父親」裏年輕的的士司機，住在廉價組屋，過的是庸碌的駕駛生活，整天奔波漂泊不定。年老的父親和他同住了一個月，就嚙着要回老家去了。因為，他對城市的生活感到侷促，住又住在半空中，「脚都沾不到一點泥土，有什麼好？」

父親與兒子各懷有自己的憧憬：兒子希望賺多點錢湊足買一輛「馬賽地」的「的士」；而父親滿懷鄉思想回大陸省親一趟，更冀望有一畝地，一開大屋。兩代之間的理想各異，間接中已顯露出這之間的隔離。畢竟，時空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

兒子的角色反映出一般市井小民的疲憊生活。他們不敢多作奢想，雖然有時會「幌幌的憧憬未來的屋子」，但那畢竟是「遐思」而已。而父親十一、二歲從大陸飄洋過海到這裏，披荆斬棘歷盡坎坷後，他所追求的是一間大屋子，結結實實的建在自己的土地上，這是年老者眼中的碩果，亦是他們努力幹活後換來的結實成果，因此，這種冀求在他們來說並不算非份之想。

小黑寫父親懷鄉，像雁一樣，到一定的時候，掙扎着也要回去。似乎意在喚起年輕的一代對鄉土之情的感懷。「沒有鄉土情就是我們這一代的特徵嗎？」以及小說最後一句：「脚也沾不到一點泥土，有什麼意思？」另涵機智，值得尋味。

「父親」過後的「困」，是「墓」的意象延續。因母親去世而深覺悲慟悸痛的夢魘，仍然像鬼魅一般，不時地侵擾着小黑。這篇充滿象徵意味的小說，比過去整篇都具結構。小黑以廁所裏的一個破洞來象徵無可迎抗的——命運。吳森的母親就是喪生在這個洞裏。雖然他臨終的時候囑咐，一定要把這個洞填好，可是吳森最後還是失敗了！

事實上吳森在買屋時就看到這個破洞。但他想：舊屋子嘛，牆漆斑剝脫落，地上破一二個洞，又有什麼稀奇呢？「所以，也就沒去管它了。經紀人摩根也會「意味深長」的對吳森說：「先生，那個洞，你最好補一補，不要讓它再擴大下去」但吳森不受告勸。他搬了進去，仍然忙忙碌碌的過日子，生活「似乎很充實又很渾噩，連個目標也沒有」。

結果，那個地洞進進出出無數的蟑螂和蟾蜍。「偷偷的從洞裏爬出來，馬上又縮回去只有拳頭般大的地洞」，在吳森的印象中，他逝世的父親就像這些蟑螂和蟾蜍，自卑弱小，因生意一厥不振，周轉不靈而投井自殺。

當小黑在文中敘述父親生前經營的店舖，由於生意慘淡，臭魚賣不出去，蒼蠅與幼蟲在陰濕的草蓆袋繁殖。蠕蠕蠕動的幼蟲與密密麻麻的蒼蠅嗡嗡而飛，所營造的意象是污濁且嘔心的。

「世界也只是一個地洞。是生是死，都在那裏。」他的父親便是第一個失敗者。

吳森的母親爲了拾起掉進地洞裏的五角錢而擦傷了手，手指腫得透明，「好像烤好的臘腸，肥滿欲滴出油來」。他母親最後終告喪生！所謂地洞，間接中便成了無形殺手。吳森辦母親的喪事後，請了一個泥水工去填補破洞，但泥水工不肯，他說：「填了也是白費心機的」，因爲，它是一個無底的深淵啊！吳森無奈，惟有花了兩天時間自己把它填妥。然而半夜酣睡間，轟隆一聲，那填妥了的地洞又陷成一個大洞，恍惚間，吳森母親的那一隻手，從地洞裏伸出向他召喚。（你豈能感受不到那種恐怖的心悸？）他結果也步父親和母親後塵，栽倒在命運這口無底的深淵裏。

小黑在抒洩個人哀傷的同時，且把它提昇至悲天憫人的主題，反映在小說中，讓我們更覺他的愧疚。重要更是，他曉得怎樣平衡理性與感性，兩樣兼具，使他的作品不致於流入個人的感傷，熟練地控制小說的形式與結構了。

(四)

「謀之外」是繼「困」後，另一篇出現情節高潮的作品。顯而易見地，小黑寫至「謀之外」，他已步入創作的另一階段，以更嚴肅的態度和更緊密的手法去建立小說的骨架。在文句方面亦顯見改變，不像早期每一行皆予分段的「斷腸式」文句（如「一個單身漢和鎖」等篇）；要不然則是「一氣呵成」，整篇小說由始至終皆未分段（如「墓」等篇）。小黑同時努力把自己從作品中超越出來，作者的影子在「謀之外」幾乎已蕩然無存。

文中的福安仍是一個典型的卑微人物，廿多年來祇得「蹲在人家腳下再抬頭向上望」。他是「個安貧樂道的人，在小市鎮裏出生，也在小市鎮裏長大。但福安的妻子淑娟可就不同，她從山下嫁上來，對生活又充滿企圖，這和福安沒有野心的性格剛好相反，形成衝突。淑娟在工廠上班並且當上組長之後，竟不坐嘈雜的巴士，而改乘經理那架五萬多元的馬賽地來回，福安祇好看著老婆每天被人載來載去；小黑描繪福安隔著絞得密不透風的墨色車窗，怎樣伸長了頭，也無法從淑娟翕而動的唇形猜臆出她的那男人在講什麼，這種陰影隨著淑娟職位的高昇而擴張。福安明白，如果他不再做一次決定，他將被重重地壓下去。」

淑娟說：「你知不知道？有了孩子我就休想再爬上去。」、「你那麼想要，去絕育啦。我就夜夜都給你。」她的慾望太大，連閨房之樂也不感興趣了，並且以不服避孕丸的理由（怕浮現一個不美麗的肚臍），三番四次推拒福安的求愛。而福安的計謀正是：偽裝絕育（紮輸精管），讓淑娟懷孕，看著她挺著一個大肚子的醜態，那時，淑娟將會和他乖乖的守住破舊的腳車店，在這冷寂的山鎮上。福安的心裏這麼以為。

他以剃刀、火酒、棉花等完成他的計謀後，遂向淑娟示愛，淑娟答應了，答應得很爽快。福安心裏盡是驚喜，讀者也為他感到慶幸之際，小黑竟在最後的一段文字，使到福安的夢

想完全破滅——因爲，淑娟暗地裏又偷偷服食避孕丸，甚至連福安的手術是假的，她也沒揭穿。這不止是小黑如此地安排，用戲劇性的突兀變化判決了福安的命運，一股強烈的悲劇感直迫得我們不知所措。小黑在「謀之外」除了成功塑造出福安這類小人物外，他也似乎有意替這篇小說注入所謂社會性，以加強作品的價值認同。

淑娟的不安於室，向外爭取更大的權勢，一意想往上爬，這仍象徵着文明社會的發展趨勢，不是人所能抗拒得了的。

福安即使恐懼，但他也了解「都市的發展就像一粒吹漲了的皮球，慢慢的擴展到他們的山脚下。工廠天天似小兒的熱痧股冒出來」。他雖然住在山上，又高又遠，依然得竭心盡力和這種發展競爭。在福安的感覺中，這就像「山下的工廠突然飛出來一個齒輪，輾過他的身軀」。

實際上福安確是社會巨輪下被輾的受害者。

(五)

縱觀小黑這麼多篇小說，我們可發現他作品下的中心人物，具有正反兩面的特徵性。

正面者皆是傳統禮義（理性、道德）下的耿介青年，受着極重的倫理醞陶，對他的家庭、親人、長輩，無時無刻地流露出道德責任感，且充滿愛心。「其實，今天不是祖母生日」、「父親」、「有，爸爸吃魚還吃肉呢」、「困」、「墓」等篇，表現手法各異，但同樣是一份對長輩的憐愛和關懷。傳統的倫理觀念，沛然地流溢在這些小說裏。當年輕的一輩對華人傳統的家庭觀念逐漸淡忘遺棄之餘，小黑之特別注重倫理，一再隱示強調這點，可見其用心良苦。

至於反面特徵性，不外是頹廢、懦弱、失落、自憐、自虐、病態以及對習俗不滿，而欲圖抗拒無力者。「一個單身漢和鎖」、「多麼無奈的月亮」的中心人物可作代表。然而不管是正面或反面的特徵性，小黑的中心人物都具有共同的形象，那便是卑抑與無能。我們想像得出，小黑之如此安排他小說裏的人物，是有他的用意與目的的。在正與反、倫理與病態、道德與罪惡、努力與失落的互相揉合交織下，悲劇力量便隨着愧疚與罪惡感焉然而生，有力

地衝擊着讀者。而所謂悲劇力量，往往是一篇成功小說所不可乏的特質之一。

老實說，個人對小黑的期盼是相當大的。在馬華小說尚未有任何豐富碩果出現前，小黑之放棄散文，專心一致地往小說方面發展，使我們感到振奮，並且倍信心；至少，在馬華小說作者羣中，我們多了一個可以指望和期待的名字。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七日

● 附小黑在「蕉風」發表作品年表

- ① 黑（二二三期。一九七〇年九月）
- ② 老人（二三二期。一九七二年六月）
- ③ 一個單身漢和鎖（二四二期。一九七三年四月）
- ④ 多麼無奈的月亮（二四三期。一九七三年五月）
- ⑤ 墓（二四四期。一九七三年六月）
- ⑥ 其實，今天不是祖母的生日（二四五期。一九七三年七月）
- ⑦ 父親（二八六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 ⑧ 有，爸爸吃魚還吃肉呢（二九三期。一九七七年七月）
- ⑨ 困（二九九期。一九七八年一月）
- ⑩ 謀之外（三〇一期。一九七八年三月）









蕉風出版社出版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M S2.50 senaskah